

震摇摇撼

李泓业摇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摇翻印必究

摇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摇震撼 钟永源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12

摇ISBN 978-7-306-06111-1 Ⅰ. 钟... Ⅱ. 钟永源 Ⅲ.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Ⅳ. I257.4

摇 I 震... 摇 II 李... 摇 III ①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② 抗震救灾—英雄模范事迹—中国—当代 Ⅳ I257.4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3456 号

摇出版人：叶侨健

摇策划编辑：钟永源 摇沙子浩

摇责任编辑：钟永源

摇书名题字：陈颂声

摇封面设计：林绵华

摇责任校对：李海东

摇责任技编：何雅涛

摇出版发行：中山大学出版社

摇电摇摇话：编辑部 020-85212345，发行部 020-85212346

发行部 020-85212347，020-85212348，020-85212349

摇地摇摇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13 号

摇邮摇摇编：510275 摇传摇摇真：020-85212349

摇网摇摇址：网址：http://www.zhuangyuan.com.cn 电子邮箱：zhuangyuan@163.com

摇印 刷 者：佛山市南海印刷厂有限公司

摇规摇摇格：787mm×1092mm 1/16 摇印 张：12 摇字 数：300 千字

摇版次印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摇印摇摇数：5000 册 摇定摇摇价：25.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题 《震撼》

——代序

陈颂声

汶川地震
震惊全球

天灾无情
人情深厚

举国支援
八方伸手

学生泓业
心系神州

少年作家
奋笔思构

小说震撼



一挥而就

情景再现
十日悲愁

故事感人
环环紧扣

患难相扶
催人泪流

掩卷沉思
感同身受

二〇〇九年八月八日
于中山大学

目摇摇录

噩梦降临	1
摇暴风雨前的宁谧	1
摇挽救生命之始	7
摇妈妈，我爱你	20
摇黑夜后的黎明	28
献出爱心	33
摇救援志愿军	33
摇这世界有爱	40
摇生者相逢	47
志愿英雄	55
摇志愿组织	55
摇王强疯了	60
摇英雄倒下	66



第一小队	71
摇噩梦惊醒	71
摇地底故事	75
摇徒步行军	82
 兄弟之间	 87
摇谁偷走了救济粮	87
摇信任	93
摇杨仁坚之“死”	101
 存在失去	 106
摇存在于世	106
摇爱，离去	113
 心向北川	 119
摇向北川出发	119
摇送不出去的糖果	126
 沉痛哀悼	 133
摇合离散聚	133
摇默哀三分钟	140
摇出征青川	147



爱的誓言	154
摇缓解仇恨	154
摇还能再救一个	160
摇震撼的爱	166
终章：沉默的死者	170
摇摇那些人们一直很安静	170
后记.....	李泓业 173

圆月缘圆

噩梦降临

暴风雨前的静谧

曾经雪白的露水湿润了寂寥的清晨，摇摇
飞舞的晚霞被拉成了橙色的黄昏。

日子轮回转动着晃过了多少岁月，
绿色的春，红色的夏，金色的秋，白色的冬。
没有谁会杞人忧天般时刻防备着未知的灾难，
于是它带走了课间的欢声笑语，
沉重的书包孤独地躺在尘埃里。

时间如果重新来过，
曾经是谁笑着说“我爱你”，
是谁满怀着希望告诉她：“我要带你去环游世界！”
然后牵起手的瞬间，
爱成了永恒。

那天的风儿依旧轻拂着云朵，像是牧羊人在赶着
羊群。

天空澄澈得像九寨沟小池里的水，净明深邃。牦牛
在水边“哞哞”地仰首叫着，放牛的小姑娘好奇地跑过



去查看，才发现牦牛身上柔软顺滑的长毛里，汗毛如临大敌般全部竖起，显得十分不安。

女孩敏感地连忙往四周张望……似乎并没有发现异常，她于是拥抱着牦牛的项背，抚摸着说：“长毛乖，安静一点点啦……”牦牛却好像有什么事情要投诉似扭头蹭了蹭女孩可爱的脸蛋，逗得她“咯咯”直笑。

……

那天的水儿依旧奔流在都江堰上，像是前赴后继的冲锋勇士。

李冰父子建造的水利工程在千百年后的今天依旧起着作用，让这个前来旅游的男生不禁感叹起古人的智慧和才能。一阵玉米的清香从身后飘来。这个男生推了推鼻梁上的墨镜，转身看见那个卖玉米棒的老大娘，玉米棒儿在那辆小车上冒着热气。

“你好——大娘，给我来两条吧！”男生想起他和跑了去照相的女朋友都还没吃早餐。

“好的，小伙子……给，小心烫喔，一条 猿块，拿着吃吧。”

“谢谢，哎，……真抱歉，我这里只有 缘块钱。”男生翻着背包，颇不好意思地说。

“呵呵，没关系、没关系，年轻人！就当是大娘俺请你的好了，快趁热吃……”

“大娘你真好！”

……

那天的香儿依旧袅袅地随风而逝，像是仙灵宝气在缭绕升腾。

武侯祠和二王庙里有人虔诚地祈求着家庭幸福，合家安康；有祈求生意兴隆，事业有成的；也有祈求百尺



竿头，更进一步的……穿梭在大街小巷上的民众们还欢喜地议论着奥运圣火的传递到了哪里，是谁做火炬手，又怎样地威风凛凛。

高考的逼近，高三的学生们埋头在书堆里几乎喘不过气来，老师比学生们更急，一份份试卷在复印机里吐出来，再分发到每一个学生手上。家长们会准备好丰富的菜肴，等待孩子们回家用餐。

……

所有的一切，都在按照平常的轨道行驶，又怎么会想到前方是脱轨的悬崖峭壁呢？

窗外的麻雀在枝头盲目地乱窜着，失却了平时呷着小嘴梳理羽毛的惬意，是一种十万火急的焦躁。“叽叽喳喳”的叫声和平时悠游自在的不同，激烈得如同夫妻俩因为男的外面包二奶而发生的争吵一样，吵得没完没了。杂乱无章的第八音符使讲台上的老师心烦意乱，她突然放大了自己讲课的音量，直把坐前排的同学吓了一跳，差点把正在抄笔记的笔扔了出去。

“该死的麻雀，还让人不活了？”坐在窗口边的陈明咬牙切齿地小声咒骂着。可怜的他抵抗在麻雀噪声的最前线中，好几次一气之下就想把窗户关掉。但关上之后整个课室闷得像蒸笼，尽管天花板上几把吊扇还在摇晃着脑袋喷出散发着男生气息的热风。

扔下笔，满桌子的课本本来就很烦人，陈明撑着脑袋，纳闷地看着黑板上的粉笔字。而旁边的杨仁坚却正在偷偷看漫画书，还不时发出低低的哧笑声。陈明用手肘撞了撞他，他立即干净利落地把漫画书往课桌里一推，装作思考的样子改看向黑板，发现老师还站在讲台



上讲课，并没有发现他走神的迹象，于是他疑惑地望向偷笑的陈明。

“干啥？”杨仁坚有点不快地问。陈明搂住他结实的肩膀拍了两下：“你就别看漫画了，难道你没有感觉吗——我都快被那些麻雀烦死了！”杨仁坚眉头轻皱，棱角分明的脸孔十分俊秀，他无奈地耸耸肩，道：“麻雀问题我可帮不到你，要是有关猎枪的话你可以给它们来一下。”杨仁坚说着，向窗外飞来飞去的麻雀看了一眼，才有点同感地又说，“不过，今天好像真的挺反常呢！”

见杨仁坚的注意力被成功转移，陈明立即打开了话匣子，一口气地说了起来。“是啊，是啊，好像还不只是麻雀呢，前两天报纸也登了，说青蛙们都跑到马路上来了，问会不会是什么不祥预兆，林业局的人却表示那是因为咱们四川的生态环境更好了，呵呵。”陈明还傻笑着。

“说不定咱四川的麻雀还真多了呢！天知道是福还是祸？”杨仁坚也调侃着说道。也许他看的书较多，还特别对灾难那类型感兴趣，基本上什么《崩溃》，什么《理解灾变》等书都让他翻了好几遍，他说就是刺激。“难道雪灾要来了？”陈明想起春节时在报纸上看到的新闻，愣了一下问道。

“雪你个头，不看看现在是几月了，还雪灾！”杨仁坚用手指戳了一下陈明的脑袋。陈明反而嘻嘻地笑了起来，“那倒不一定，要是真来个‘六月飞霜’那就……噢，或者，说不定会是海啸，你没听地理老师讲过么，海啸之前好像也会发生这样的事！”

“你才没听地理课吧！四川要是能来一场海啸我就拜你为师了，你以为这里有个地中海啊！”杨仁坚说着，



不禁和陈明一起笑了起来。棱状的光线透过窗玻璃折射在两人的脸上，随树影摇动的光斑显得有些耀眼，电风扇吹着桌面上的课本纸页“嗒嗒”而动，有种安静舒适的感觉。

“陈明，杨仁坚，你们给我站到走廊上去！”任课老师显然发现了这两个窃窃私语的小子，像是俯视猎物的豹子般双手按在讲台上怒瞪着两人。两人顿时笑不下去了，只好悻悻地往教室外走，路过第一排时梅依可偷偷在杨仁坚的大腿上用力地捏了一把，痛得杨仁坚直吸凉气，又不能喊出来，只好强忍着快步向走廊跑去……

“怎么，你现在知道痛了吗？我说过多少次课堂上不许聊天了？”梅依可扯着杨仁坚的半边脸蛋走在校道上，杨仁坚痛得眼泪都快要出来了，只好含糊不清地哀嚎着：“小梅大人我下次不敢了，你放过我吧！好痛耶！”看见杨仁坚可怜的模样，梅依可松开了手（再捏下去今天中午就不能吃午餐了），可怜的杨仁坚怜惜地摸着红肿的脸蛋，怯怯地跟在梅依可后面走向校门口走去。

“不是说好了要好好学习，到时候赚钱带我一起去环游世界的吗？怎么又上课说话啊！”梅依可又开始教训起来，不过杨仁坚知道她已经没事了，每次提起环游世界的事，梅依可都温柔得像个媳妇。杨仁坚看到她眼神中闪过的失落，手不禁攥紧了书包带，暗暗发誓从下午就开始努力学习，一定要实现这个梦想。（不过在这之前，还是先推卸责任，陈明你可千万不要怪我喔！）

“都怪陈明那家伙，说什么有不祥预兆嘛，害我吓一跳，才说话的啦！”杨仁坚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前面的梅依可突然停下了脚步，杨仁坚差点一头撞了



上去。

“坚，说真的，这段日子我也觉得浑身不舒服，老是梦见些奇怪的东西。”梅依可沉默了一阵，转身有些担忧地看着杨仁坚，语气沉重。“啊！梦见什么了，肯定是梦到我了把！”杨仁坚见状立即打算逗笑她，可是梅依可瞪他一眼，冷冷道：“梦是梦到你了，不过你被石头砸死了！”

“啊？！”杨仁坚当场愣住，梅依可见了他的表情不禁露出了些许笑意，大步向前走去，杨仁坚很快跟了上来，沉着脸道：“那是梦，不可信！”“我知道，但我的梦一向很准！”梅依可平静地反驳，杨仁坚哭丧着脸，“你就这么希望我命赴黄泉啊，呜，我伤心死了！”那样子逗得梅依可终于笑了出来。两人走过北川中学的大门口，停下脚步。因为他们的家正好不同方向，不过却挺近。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对吧？”梅依可突然抬头问道，长长的眼睫毛下那双眼睛满怀期待。杨仁坚看着阳光在她脸上留下一截剪影，伸出手轻抚着她雪白光滑的脸庞，很坚定地道：“会的，一定，我答应你，无论以后怎样，我们都会在一起！”梅依可“扑哧”一声笑了，轻轻推开杨仁坚，然后转身，长长的黑发随风拂动，“那我先回家啦！再见！”说完，开心地挥手作别。

杨仁坚微笑着也转过身，举起右手中指上的情侣戒指，在唇上亲吻了一下，朝自己家里走去。

走在路上的梅依可刚走过红灯口，裤袋中的手机就响了起来。“喂……什么！我马上过来！”她焦急地张望着四周，快步跑向一辆公共汽车……



挽救生命之始

世界上有没有一个魔法，
可以让时光倒流？
我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
去进行这次等价交换。
当漫天的尘埃掩盖了你的视线，
当遍地的狼藉勾起了你的哽咽，
当生存与死亡只剩下仅有的一线之隔，
我双手合十用心去祈祷：
上界降临的天使啊！
请用你神圣的光辉，
将那个流尽了黄沙红尘的时之沙漏，
倒转重生。

“糟了，迟到了，迟到了，这回肯定要给小梅骂死！”杨仁坚狂奔在大街上，眼前北川中学的牌子越来越近。抓紧了那件出门前母亲硬塞过来的校服外套，衣袖在书包之后飘舞着。他喘着气看了看表，十四时二十七分，已经上课七分钟了，于是他又加快了脚步，门口的保安还在打盹，杨仁坚一个闪身就冲了进去。

如果说一切都是冥冥中已有安排的话，那老天爷的这个玩笑，也开得有点过头了。

杨仁坚只觉得地面突然疯狂地扭曲起来，他一个不稳，扑跌在地上，手和额头都擦伤了不少，心头闪过无数的惊恐。怎么回事？由于年少阅历不足，所以并不明



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世界末日般的恐惧在瞬间充斥满了整个脑海，身体因为恐惧而颤抖。头脑变得混乱，几乎无法思考。

大地像是一条巨蟒在蠕动，如是地球因为愤怒而气得发抖的身体。地面崩裂，碎石乱溅，万物都失去了平衡，摇晃着倒下来。杨仁坚被一股巨力抛飞，直撞出几米远，翻了好几个跟头才停了下来，种植在校道两旁的绿树都先后倒下了，还好并没有压中他。可他还是手脚都被擦得冒血，后背也被撞得传来阵阵痉挛。

思维能力像是在那一瞬间停滞。所有的动脉、静脉以及毛细血管中的鲜红都停止了流动。除了直抵神经末梢的惊恐和震撼外，已不能有什么感觉了。呵，原来人只是一具如此苍白的躯体啊！

地面疯狂摇摆，波浪似地起伏不平，杨仁坚则像一叶小舟，在暴风雨下狂荡的浪涛中翻滚，咆哮的大海仿佛要将他生生撕碎。

只是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摇晃，眼前十多米远的教学楼更是摇摇欲坠，许多惊心动魄的尖叫和哭喊声从里头传出，仿似鬼哭狼嚎。

杨仁坚面色苍白地抬头，却看到眼前的教学楼“哗”的一声，自上往下地坍塌。以往看上去坚固的石柱此刻软弱得像细长的干柴，“噼啪”地断成两截，楼层于是无所承托，在剧烈的摇晃中崩裂成碎片散乱地压了下去。“轰轰”声震耳欲聋，大片的尘灰扑面而来，直呛得杨仁坚不断咳嗽。而刚才还一大片的哭喊声，此刻像突然关掉的收音机，转而被更多的“轰轰”的声音所代替。这前前后后，只不过是几十秒的时间，几十秒，安定祥和的人间摇身变成了惨不忍睹的地狱，变化



之快，任谁都会惊魂未定。

杨仁坚的脑海中此刻一片空白，他无法想象整个钢筋水泥筑造成的城区这样地不堪一击。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眼前的教学楼已经成了水泥石板堆，再看远点，整个北川似乎都变成了废墟。但是就在刚才，就在刚才一切都还是好好的啊，高楼平房，什么都好好的，现在却在一下间都塌了，都灰飞烟灭了，什么都没了。

渐渐地，杨仁坚的耳边开始能够听到一些比较细微的声音，他才深呼吸一下，狠狠地咳嗽起来。刚才的自己恐怕连呼吸都停了吧！是地震，这时他已经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情。等等，杨仁坚猛然想起了什么，小梅和同学老师们都还在里面啊！一种本能让他一下子站了起来，他用慌忙的手把沉重的书包甩了出去，跑了两步被脚下的粉尘滑了一下，差点儿跌倒，他用力跨过断裂的地板，快步跑向废墟。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啊，小梅，陈明，你们，你们怎样了？

“小梅！陈明！”杨仁坚疯狂地吼了起来，布了一层灰的脸不停抽搐。他冲到废墟之前一把跪了下来，膝盖与地面擦了近半米距离，两只手已经快速地翻开表层的碎石块。他双眼发红，浓重的喘气声像一只愤怒的兽，声音也变得沙哑，不停地喊着“小梅，陈明，李滔，老师……”这些熟悉的名字。

为什么？要在一刹那让我们阴阳相隔？

废墟上仍然烟尘腾腾，一些未倒下的柱子上还挂着乱石，遍地的玻璃碎片和瓦砾，不时从石块间见到分裂的课桌一角，弯曲变形的钢筋像是一双双从地狱中伸出来的修罗的爪，要擒住漫天的灵魂向下扯去。



杨仁坚用力抛开一块较大的石板，手指不小心被突出来的钢筋棱角割伤，鲜红的血冒出，但他似乎没有察觉到痛一样，又用力翻开一块巨石，然后突然无力地哭了出来，凄惨地哭，哭着喊道：“小梅，你不要死……你怎么可以死，我们还要一起环游世界的啊！小梅！”他嘶喊着，一拳击落在身前石板上，膝盖上已经跪得擦伤出血，泪不断地从眼角溢出，滑过脸庞，在下巴上因承受不了重力而滴落进废墟之中。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他的肩膀颤抖着，低声哭问道，也不知道是在问谁，只知道声音已经变得十分沙哑，面对巨大的废墟，他是这样的无能为力。他睁开眼，泪还是源源不断地流着出来。他的脸上黑一道白一道的，纵横交错。咬着牙收回拳头，能看见石板上多了一个血印，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再次用力把眼前的石板扫开，以至于手被割得流了更多血，刺痛感让他哀嚎一声，收回了手。

或许从地震的那一刻开始，原来的那个拥有着梦想和希望的少年已经死去，留下的只是苍白躯壳，在这个瞬息变幻的世界里。

如果这只是一场梦。

如果一切可以重来。

如果……

杨仁坚看着自己血肉模糊的双手有了一种不想活的迷惑，大家都死了，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们都死了，而明明前一刻还是好端端的，明明昨天还在一起上课，一起聊天，一起诉说着自己梦想的！

……都死了。

突然的啜泣声勾起了他的注意，他缓缓转身望去，



看到那几个地震前逃出来的高一学生正惊恐地坐在一旁，而那个守门的保安也呆滞地看着废墟，一脸难以置信。可能他还以为自己在发梦吧。杨仁坚低下头，这些都是和自己同样的苦命人，失去了生存意义的他们甚至开始觉得自己逃出来是一件错误的事。然而，就在那么一刻，他心头突然颤动起来，产生了一丝侥幸的想法。或许，或许还可以救得出人吧，他读过很多关于灾难的书，深知这样的塌崩很有可能还有人被困在里面，而且小梅他们说说不定也……

说不定还有希望，因为杨仁坚是高二级的学生，他们班的教室本来就是高层，如果塌下来的话，也不会埋得太深！杨仁坚眼中终于露出了些许希望：对，得赶快去找！尤其是心中的她，说不定她还活着，说不定可以救回她，说不定……他小心翼翼地挑一些结实的落脚点，一步一步地往里走去，还不断地喊：“下面有人吗？”他这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声音虽然沙哑，但已经比刚才好很多了。

喊了好一会儿都没有什么回应，四周寂静得像一个墓场，又或者已经是一个墓场。

杨仁坚多少有些气馁，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吗？靠他自己的话，根本抬不起遍地的石板啊。这时他瞥见那几个还在发愣的学生和保安，有几个已经离去，但还是有五个男的一个女的还没走，可能他们也在牵挂着废墟中的某些人吧！杨仁坚心头一痛，快步跑了过去，站在他们的前面，这些人都用呆滞的目光望着这个从刚开始就四处喊话的人。

“喂，你们……”杨仁坚开口了，自己脸上的泪痕还没干透。他发现其中有一个学生是自己认识的陆强学



弟。他说：“与其在这里哭也没有用，不如大家都动手吧，说不定还有人活着。”他这么一说，众人有了些反应，一些是像杨仁坚那样感觉有回了一丝希望，一些则麻木地看了杨仁坚一眼，还很是消沉。但那个保安已经反应了过来，他捏了自己大腿一把，才发现这并不是在发梦，连忙急得手足无措。

“叔叔，我们需要铁锹之类的东西，知道哪里吗？”杨仁坚冷静地对保安发问，他发现自己现在真的很冷静，头脑很清醒。有三个男生也马上站了起来，脸上已多了一份坚定。“啊，啊？什么？铁锹是什么？喔，铁锹啊！在哪啊？”保安慌得可能连自己叫什么名字都记不起来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在杨仁坚的安慰下冷静了不少，思索了一下，才道：“我记得花农是有一些，放在保安室后面的小储物仓库里，我去取！”说着就跑了开去，杨仁坚让三人中的两人去帮忙，自己则重新面对回消沉的一男一女，其中就有陆强。

我们都是剧中悲情的主角，我们还活着，却怎么有种被遗下的感觉？

“你们真的打算就这样什么都不做，一直坐到死吗？”杨仁坚的语气多了一份严肃，俨然显露出了他的领导气势。陆强疑惑地望向杨仁坚这个学长，不知道为什么他还能这样的冷静，而那个女生干脆放声哭了起来，哭得让人心碎。杨仁坚和身边站着的那个男生对望了一下，深呼吸着并闭上眼，缓缓放轻了语气道：“我也要把她救出来，我们需要人手，你们不帮也没所谓，我不勉强你们，这下面一定还有人活着的……”

杨仁坚抬头望了一眼那片巨大的废墟，又深深地呼吸一下，仿佛氧气供应不足，要借此用力压下浮起来的



绝望。他不断告诫自己别往坏处想，要想着希望，想着希望！这时保安和那两个男生扛着几把铲子风风火火地赶了回来，杨仁坚二话不说，接过一把就扑向废墟。陆强有些摇晃地站了起来，看着杨仁坚挖掘的动作，一下一下，他早已冰冷绝望的心逐渐暖和起来。他定了定神，即使自己陷入悲伤中也没有用啊，一切都已成为事实，不可改变的事实。既然活下来了，也许应该要出点力。他想着，站起来过去帮忙。

女生也停止了哭泣，因为她发现眼前正搁着一只宽厚的手掌，静静地停在她面前，等着她回应。她抬起头，看着这个素不相识的男生正向自己苦笑，她骤然发现自己失去了消沉的理由。那个陌生的笑容，无声地抚慰着滴血的心，伤口在愈合，她有了一种莫名的冲动。

于是，她颤抖却坚定地把我的手摆上对方的掌心，任由对方把自己稳实地拉起。就像是陷进了绝望的沼泽时，却被人用力地拯救起来的感觉，很干脆直接，不容质疑。他俩互相点点头，也没有说什么话，都快步地向其余五人赶去。

“哗轰”，废墟的一个角落突然坍塌，又掀起巨大的灰尘，杨仁坚看着手中的铲子，才发现自己太过冲动，竟然忽略了坍塌这个问题。如果再任由这样下去，人没救着，却有可能造成在废墟中的生还者遭受二次挤压的危险——他冒出一身冷汗。这突然的崩塌也吓了其余人一跳，都忧心忡忡地向那里望去。杨仁坚立即焦急地喊道：“大家都小心点，还是不用乱动铲子，我们先找一下哪里有人，仔细地听，不要忽略细微的声音！发现了的话就大喊！”

其余人听后，也明白他的意思，正要往下铲的铁锹



也猛地停住，转而改为呼喊：“下面有人吗？”喊声从偌大的废墟中交替着传了开来。其实，早就有许多学生家长 and 亲人们痛哭着用手试图搬开废墟上所有的石头，口中喊着各种各样的名字，凄惨的喊声直抵心扉，催人泪下。陆强生怕自己听不到地下传来的声音，直接把耳朵贴在石板和一些缝隙间，仔细地听一会儿才转移，但是这么过了很久，他们已经深入到废墟的中间，却还是没能听到一点儿回音。

连杨仁坚都有点失望了，看着自己受伤的手和拿着的铁锹，阵阵失神。自己，真的做对了吗？其余人的喊声也越来越低，越来越小，眼看就要重新归入沉寂。这时，陆强却惊喜地叫了起来，“这里！大家快点来，这里有人！”他喊着喊着竟然哭了，不同于小时候玩的藏猫咪游戏，第一次因为找到了生命而激动得哭泣，那种激动真的，无法压制的真情流露。

陆强的叫声简直好像一声号召，杨仁坚等人喜出望外，都不约而同地地赶快向陆强那个方向跑去，那个女生不小心摔了一跤，擦伤了手臂，但很快又匆匆地站起来，强忍着痛继续赶去。她那凌乱的发丝因为满头大汗而被胡乱地粘在额头和脸颊处，显得十分落拓。但是她紧咬着下唇，这一刻只想着如何把被困的人救起。

在发现被困者的那一刻，这一行七人似乎已经忘记了自身，整个脑海只灌满了笔锋坚决的两个字——救人。陆强正在用手刨开一个小洞，率先赶到的杨仁坚观察了一下地形，确定没有塌崩的危险，就让陆强扶住上面的石板，自己的铲子狠狠地挖了下去。很快，在七个人的协助下，终于成功清理出一个比较窄小的通道，而里面是一个地震时塌下来形成的一个三角形的空间，声



音就是从那里传来。

“你，还有你，去把那块水泥板抬起，看看力气够吗？”杨仁坚自觉担任起指挥的工作，即使他也很不专业，但已经是在场最合适的人选了，他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每个人都大汗淋漓，脸和手都是被泥灰染成了黑色，但没有一个人有半句怨言，只是一个劲地出力帮忙，他们的心情与下面的生还者连成一体。

那两个男生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块巨型石板竖起了半分，石板下面“哗”地滑下一大堆碎石，吓得在场众人面色都“唰”地白了一下。“陆强，还有保安叔叔快去石板后面顶住，千万不要让它倒下来，快啊！”杨仁坚当即喊了起来，陆强和保安也吓了一跳，连忙过去扶住石板，四人缓缓地将它放了开去，众人才齐齐舒了口气。

这时那个女生惊呼一声，指着废墟中的那半只露出来的手，而那人的身体还被掩埋在沙石之下，看来肯定是活不下来的了。杨仁坚把双眼闭上，强忍着悲痛的泪水，其余人也纷纷别过头去，不忍看着这一幕，那个女生更是跑开了几米，“哇”地一声吐了起来，她这一吐，让其余人的胸口也不禁翻腾起来，但都硬生生地忍住了。

那只已经黑得看不清掌上纹路的手粘满了尘土，却还紧紧地攥住那支用来写作业的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用力过度，手指握笔的地方露出了一块块淡黄色的皮肤，在一大摊黑色中显得格外刺眼。不晓得在沙石将他掩埋得前一刻他到底在做什么，但那抓笔的坚决，却像一把利刃，直接刺击到众人的心底似的，摇撼了某些不知名的情愫，以至于泪便又不断地从眼角溢了出来。



握笔的他又怎么会知道，自己将在下一刻生死两隔呢？也许他正用稚嫩的笔触编辑那些绚烂的故事，也许他还有小说没写完，一切都已成了残篇断章，永久地埋没了。

死者已矣，救出生还者才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杨仁坚用手臂在脸上抹了一把，不料由于手脏，整块黑脸被抹得像不均匀的泥塑，他上前抛开几块石头，终于见到了呼救的人。其余人也逐渐恢复回来，强压着心情，让眼睛不向那只手望去，他们第一次见到死人，想不到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而且还是刚才和自己一起上课的学生，这种精神上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

但救人的信念暂时把这些情绪压了下去，其余人纷纷围了过来帮忙，那个女生也摇晃着走了回来，站在一旁捂住胸口喘气，焦急地望着。这是个还十分精神的男生，若不是脸上因为割伤而流了半脸血的话，或许还很帅气。他只露出了上半身，下半身被巨石块压在里面，看不到情况。可能是因为刚才呼喊用了太多的气，现在他有些急促地呼吸着，胸膛也较快地起伏，他看着眼前的人，苦苦一笑道：“我，我没什么事，里面还有人，你们先……先救他们吧！”

他可能也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下半身被这样压的严严实实，若果硬是拉出来的话，说不定身体就分成两半了。所以只有从里面清理出压在他身上的石块，才可以将他救出，而且看着他还很精神的样子，说明他也许伤的并不重，既然如此，就先救里面的人，再一次过把他顺便挖出来。

杨仁坚认识这个人，他是三好学生张牧言，人缘极好的一个人，听他这么一说，杨仁坚想的也是道理，于



是点点头表示同意，便带头继续向内挖去，留下那个女生安慰、照顾张牧言。女生不断地安慰、鼓励着张牧言坚持下去。而张牧言则强忍伤痛，边微笑边看着这个手忙脚乱地找话说的女生，他也不断回答她的问题，直到杨仁坚突然转个身来喊道：“喂，让他保持体力，不要说太多的话！”女生才怯怯地闭上嘴，也不知是从那里找来的小手帕替张牧言擦去伤口的血，张牧言只好苦笑。

杨仁坚和陆强等人挖到里面，发现了里面躺了好几个人，但有的已经是因伤重而身亡了，依旧生还的还有三个，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神智已经开始模糊。了解了一下三人的情况，发现并没有石堆压着，只是身体被附近的课桌、玻璃碎片割的很伤，有个人则被石块击中头部，血还没完全止住，满身的鲜血让六人都有些畏怯不前，尽管救援起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不过，他们很快地冷静下去，于是分头行动，陆强和一个男生分别把几具尸体往洞外拖去，握住尸体的那种莫名的触感让他俩不住颤抖，幸好因为现在还属于灾难早期，尸体还没有发臭，否则真怀疑两人会不会当场就晕了过去。沉重的尸体有点像此刻沉重的心情，尸体身上穿着的是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校服，明明如此接近，却已经相隔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陆强和那个男生一起把一具遗体翻转过来，脸上的表情让人瞬间僵住。这人是，这个人竟然是教导主任谭老师。鲜红的血块还凝固在他夹杂着白丝的头发上，背上的伤更是像被打成筛子一样。只是死前那个张开双臂护住身下学生的动作，已经因为逐渐僵硬的肢体定格成了永恒，谭主任去了，去得很安详，他在去那个世界之



前，脸上并没有停留下太多痛苦的痕迹，可能是因为，他已经尽力了吧！

陆强第一次有了一种想紧紧地拥抱住尸体的冲动，因为在谭老师身下，赫然是那位幸免于难的生还者，他可能被压得太紧，浑身还瑟瑟颤抖着动弹不得，但却没有受到太严重的伤。谭老师以一个老师的崇高使命，在生命危难的一刻，义无反顾地诠释了作为人民教师的真谛。在众人面前，他不再是一具尸体，而是一个沉睡的英雄。

一行六人都默默地停了手中的工作，闭上眼为那具张开双臂的遗体哀悼……

“你们四个人赶快先把三个伤者送去市中心医院，那里应该已经开始了紧急救援，有两公里路，能行吗？”杨仁坚看着被救出来的三个幸存者，三人受的伤都不轻，时间紧逼。“没问题，我力气大！”保安点点头说道，其余三人也纷纷点头，飞奔似地跑出了学校。而陆强已经开始帮忙挖着张牧言身上的石块了，女生则对着躺在一旁的尸体发了好一会儿呆，才一把转过身，也扛起铁锹来帮忙，杨仁坚更是小心翼翼地一点点想把张牧言往外拉。

有的时候，尽管你已经虔诚地祈祷过了，可是上天依旧不会放过你。

余震突至。

女生尖叫一声，跌趴在地。杨仁坚只觉得身体向后一仰，连续滚了好几个筋斗，全身上下骨都要散架了，背上更是因为被一支钢筋划中，拉出了好长一条血痕。楼房坍塌的声音再次在沉寂之后响起，仿佛宣告着灾难的再次光临，杨仁坚已经怕了，他真的好害怕，地震实



在太恐怖了。

一些石块被震得从高处滚下来，幸好没有压在他的身上。他迷糊地从废墟中爬起来的时候，精神已经极度恍惚，手上的铁锹也不知道掉哪里去了，只知道他支撑着身体回到张牧言原来的位置的时候，那个女生和陆强都还在惊魂未定中，幸运的是都没有受伤，可是张牧言却再次被埋了起来，而且这次埋的是全身。

“张牧言！”杨仁坚喊道，手疯狂地扫开那一大堆沙砾。张牧言埋得不深的头部就露了出来，当他听到有人喊他名字的时候，本能地想稍稍睁了一下眼，却被眼皮上红色的黏稠状液体溢满，睁不开来。“不，不要睡，千万不可以睡，坚持住，很快我就把你救出来了，很快！”杨仁坚焦急地喊着，灰黑色的脸淌着热泪，夺过陆强的铁锹很快地铲着张牧言身上的碎石，一边不断喊：“不要睡，张牧言你这个混蛋，你让我先救别人你怎么可以先死去！”喊着喊着的杨仁坚不禁骂了起来，陆强也反应了过来，连忙加入挖掘。

那个女生则在张牧言耳边不断说话，可是，张牧言的气息还是越来越小，若有若无，直到终于断气。女生依在他胸前放声哭了起来，杨仁坚和陆强的铁锹也猛地停住，不甘心地看向张牧言，嘴也随着落泪在不断颤抖，仿佛是想说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为什么就坚持不住了呢？

杨仁坚的眼皮刚合上，泪水就溢了出来。

然后，是铁锹狠狠插石层的声音……



妈妈，我爱你

我记得曾经有一首歌曲，叫：

《叶子的离开，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在。

昔日那棵繁茂得一如既往的大树，

于某个雷电交加的夜晚轰然坠地。

片片落叶是记忆的碎片，

断裂的根茎处溢出的汁水，

是母亲悲伤的眼泪。

“混蛋，你为什么不再坚持多一会儿……”杨仁坚奔跑在回家的路上，想着刚才端坐在张牧言身旁所说的话。冰冷的雨点从天上飘落下来，击在他凌乱不堪的头发上，轻轻滑下到他灰黑色的脸庞。一滴，两滴，然后越来越大，杨仁坚有点麻木地抬头望向灰蒙蒙一片的天空，连天空都布满了让人喘不过气的灰色，仿佛最后的阳光也随之消逝得无影无踪，留下地狱般的人间。

下雨的话，救援难度会加大吧！那些还被埋在地下的人，也肯定会再次遇险，可是又如何，自己又能怎样？继续去救人，但，身体已经没有了那样的力气。刚才从废墟深处背着几具尸体出来的时候，发现原来学校附近已经聚集了好多学生家长和一批庆幸上体育课而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学生。那些家长有的还在废墟上乱挖，见到杨仁坚背着几具尸体出来，连忙涌上来了一群，像



盲头苍蝇，失了魂地涌动着。

杨仁坚说里面还有几具，陆强和女生还在帮忙，有一些心切忘我的家长就跟着他们进废墟。张牧言被背出来的时候，他的母亲抱着自己儿子的尸体哭得差点晕了过去，她紧抓着儿子冰冷的手，不断喊着儿子的名子，仿佛这样可以把儿子从另一个世界中呼唤回来一样。杨仁坚站在一旁默然看着这一群人，没发现自己的父母。他顿时急了，现在才想起了家人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他又回头看了一样废墟，梅依可不知道是不是压在下面。

又或者已经不在下面，去了另外一个陌生的世界。

可是，你为什么不带上我？杨仁坚已经记不得今天是第几次哭泣了，原本已经好久没哭的他，还以为泪腺早已退化，可是现在看来，似乎并不是这样。他有太平洋那么多的泪水想哭出来。暴雨浇醒了回忆中的杨仁坚，他把那件临出门前母亲塞给自己的长袖校服外套裹紧了身体，但还是感觉寒冷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直冻得浑身颤抖。

一路地奔跑，原本熟悉得闭上双眼都能走完的路途已经面目全非，显得如此的陌生。马路扭成了奇形怪状的石蛇，有的地方拱起又或是下陷，凹凸不平，巨大的裂缝看在眼内给人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路边很多民房已经化为平地，有的标志性建筑已变了废墟。

杨仁坚小心地跨过乱石水泥，有些倒塌的房屋崩出的砖瓦像胡乱抛出的红豆，溅满了马路。一辆被压得失去了车头的面包车静静地躺在一旁，幸好没有发现有人在里面。此刻，马路已经遭到严重的损坏，但一些临时担负救援的车辆正自发地抢运着伤员。

大雨还在下，入目尽是一片疮痍，恐怖的气氛弥漫



在街头巷陌，不敢想象这里原来有着怎样的繁华，怎样安定的生活。生命的轨迹被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拦腰截断，疯狂地扭曲成不可言状的线团，黑暗取代了黎明，明天到底在哪儿，谁也说不清楚。

死去的人已经死了，就像张牧言，杨仁坚能做的只是把他的遗体从废墟中挖出来，给他留下死后的尊严。然而，还有多少人还埋在里面呢？活着的人，在彷徨得看不见希望的生活里，简直生不如死。就像那些学校里的人。有的可能父母再也不会来接他走，而有的，是再也接不走自己的孩子了。

杨仁坚拐进一条大街，往自己家所在的位置奔去，现在的他，只希望父母不要有事，不要丢下他自己一个在这个世界中，独自孤魂野鬼般徘徊。他脸上的尘灰已经被雨水和泪水洗刷去了不少，但那张原本应青春焕发的脸上却没有一丝朝气，苍白得像失去了血色，几个钟头的挖掘，让他平时没有怎么锻炼的身体一阵阵痉挛的痛，全身上下几乎已经失去了力气，要不是回家心切，还有那不知从哪儿找来的毅力。恐怕他也早倒下了。

终于到了熟悉的街口，可是那栋熟悉的建筑却变成了一摊废墟，和附近的其他楼房一样，静静地躺在原先的位置，依恋着不愿离去。“爸！妈！”杨仁坚失声惊呼，眼前除了那堆倒塌后的断壁残墙，其余的视线范围已经变成了一片空白。他疯了似地跑了起来。全然不顾那废墟的危险性就一头往里面冲，但是双手很快被人抓住，架了起来。

“放开我，放开我，我爸妈还在里面，放开我，你这个混蛋……”杨仁坚拳头和双腿乱扫乱动的挣扎着，更多的人过来将他按住，稳了下地面。“冷静点小伙



子！”“是啊，我们已经搜救过了，恐怕里面已经没有活人，你这样贸然进去只会送上生命！”众人七嘴八舌的劝说起来，杨仁坚挣脱不了，缓缓地扭动着身体，抽噎着哭道：“呜……放开我……”声音却在无力地渐渐低了下去。

众人见他情绪稳定下来，才把他松开，把他带到避雨的棚下，他抱着双腿坐在地上就一个劲的哭，旁边的人也只能默然叹气，一旁的大婶认出了他，轻轻地来到他身边拍着他的肩，安慰道：“小杨，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阿姨我的儿子和你的阿呆叔叔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样了……”说着说着，也失声痛哭起来。

这个世界残酷冷血得不近人情，什么东西，说完就完，老天一句话，随便给你来个地震，就毁了多少美好平静的一切，以往那些没有仔细留意过的许多人、事、物体和细节，这一刻却涌上脑海，带来无边思忆的苦痛和折磨，还有深深的后悔。

记起了母亲给自己倒上一杯开水，坐在一旁静静地观察自己做作业的样子；记起了每一次她唠叨着该如何如何添衣，如何如何学习；记起了父亲看似对自己不闻不问，却暗地里偷偷关注自己的小事；记起了家里那台陪了自己三年的电脑；甚至还记起了自己房间哪里藏起了偷买的零食……

所有的场景以及那些演员都已经谢幕，一幅幅照片似的记忆浮现了出来，又被现实狠狠地撕成了碎片，在往天上一抛，“哗啦啦”地随风而逝。已经回不到过去了，这个时候，连平时活着这么轻而易举的事情也变得比登天还难，活着甚至成了奢侈。

一双粘满灰尘的腿拖着沉重的脚步在抱膝痛苦的杨



仁坚面前停了下来，黑色的西裤此刻残破不堪，一块块杂乱无章的白斑印在上面，像是无规律的涂鸦，几个阔大的缺口中露出灰黄的皮肤，还有几个小伤口。杨仁坚知道有个人站在自己跟前，但他连头都不愿意抬一下，他不知道失去一切的自己还活着到底有没有意义。

良久，站在他面前的人才有了动作，仰头吐出一口沉重的气，粘满尘土的双手在自己衣服上擦了擦，才按在了杨仁坚的肩上。一把熟悉声音在耳边响了起来：“小坚，你，你没事吧，没事就好，别哭，爸还在。”温柔的男声在脑海中炸成了轰鸣，杨仁坚的第一反应是自己是不是听错了。猛一抬头，父子俩的目光对在了一起。同样是灰头灰脸，父亲的脸上还有一道割破的伤口。这个平时在家支撑着，顶天立地的男人，在地震过后，没有赶去学校救自己的孩子，而是扛起工具就加入了现场的搜救。

“爸！呜……”杨仁坚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情绪，身体向前用力一扑，投进了这个温暖的怀里，双手在后背抓得紧紧的，生怕一松开一切又会消失似的。父亲没有多说什么，也只是搂紧了怀里差不多要高过自己的孩子，头上的白发似乎又多了很多，苍桑的脸庞看上去像个老年人。杨仁坚伏在这个单薄身躯的肩膀上哭着，很久很久，他才哭着问出自己也不敢问的问题：“爸，妈呢？”……

时间在那一瞬间停滞，那具单薄的身躯猛地颤抖了一下，看上去摇摇欲坠，仿佛是已说出了答案。明明知道迟早要面对，但是当自己真正到了面对的那一刻，还是禁不住自己身体某个柔软的地方，传来一阵阵酸痛。父亲似乎不想多说什么，他轻轻支起自己的孩子，带着



他到一个躺着很多人的地方，指着其中那个仍然仿似飘盈在身边无可替代的身体，话语出现了颤抖：“你妈，她在那儿。”

杨仁坚静静地看着那具像是在熟睡般的身体，她就那么躺在地上，一块不知从哪里找来的白布只盖住了她的半身，就像是因为怕寒冷而披上的被褥。但是，妈，现在正在下雨呢，你不冷吗？这样一张布单怎么能抵御那无尽的严寒。父亲用力搂了一下他，才小心翼翼地把 他送了出去，杨仁坚摇晃着走了两步，一下子跌跪了下去，放声痛哭。

第一次，他感觉到了“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哀，如此地真切，如此地清晰。他轻轻替母亲拨开额前的几丝秀发，抚着母亲和蔼的脸庞，上面的皱纹给了掌心刺痛的触感。以往，从来没有这样捧起过母亲的脸，这一刻做到了，原本以为可以无比地亲近，却像隔了千山万水般的遥远。杨仁坚的手轻轻滑落，抓紧了母亲不知道是不是太劳累而放下的手，透骨的冰凉。

“妈，你一定很冷吧！”杨仁坚端视着眼前的母亲，轻轻道。他紧抓着母亲的手，想带给她一点掌心的温暖，到后来，他干脆把自己的外套脱了下来，披在母亲身上。这本来就是你给我的，不是吗？杨仁坚看着那件校服外套，想起了当时的情形。

“小坚，今天下午可能会下雨，把外套带上吧，别凉着了！”杨仁坚的母亲对着急得手忙脚乱的他说道。“哎呀！妈，我已经迟到了！不要不要，我不会着凉的！”杨仁坚匆匆地穿上鞋子，背上书包，就要往门外冲，母亲硬是把他拉住，外套塞到了他怀里，眼睛瞪得浑圆，“拿住！”杨仁坚只好无奈地接过，嘟囔着“真



烦”冲出了家门……

可是谁又会想到这一冲了出去，就家也没，妈也没了呢？杨仁坚现在心很痛，无边的心痛好像黑暗一样想将他渐渐蚕食。晚上七点多了，世界昏暗一片，不知从哪来的光线勾勒出母亲淡淡的轮廓，恰静地躺着，这一刻，杨仁坚甚至想听一听母亲的唠叨，虽然以前十分厌烦，但是现在到了彻底失去的时候，却无比怀念起来。“妈，你就在唠叨我一下……”他轻轻说出了这么无可理喻的往事，但雨声中，只有苍白的声音扩散开去，没有一点儿回应……

过了很久，父亲来扶自己的孩子离开。路过一个拐角，听到一个三四岁小孩的声音问道：“妈妈，爸爸呢？爸爸去了哪里啊？”杨仁坚顿时停下了脚步。一把哽咽的女声从黑暗中响起，“你爸爸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呢！”父亲也停了下来，父子俩就这么静静地站着。“那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小孩天真地又问，仰着头用清澈的眼睛看着自己的妈妈，她妈鼻子一酸，强忍着悲哀，才说道：“孩子，你想爸爸的时候，爸爸就会回来了……”声音渐渐变得抽泣，令杨仁坚心头一痛。

“可是，妈妈，我现在就很想爸爸啊！”稚气的声音再次响起，在雨声中格外刺耳。杨仁坚猛地抬腿，紧随着父亲，走到铺天盖地的雨声中去。

你总说我还不懂事
维护我像一张白纸
你眼中的我，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
虽然我有好多心事
却不愿说与你知



我曾任性地排斥你爱我的方式

想逃离你到远方去

做我最想做的自己

当我陷落在人群里

我最想念的人是你

当离开了你想说给你听

喔妈妈我爱你

当岁月过去我欠你一句

喔妈妈我爱你

现在说会不会太迟

你会不会笑我还是

多像孩子

——张含韵 《妈妈我爱你》



黑夜后的黎明

黑暗的巨大轱轮重重地碾过一切，
粉末和碎片在风中散尽，
湮灭在时间长河里的，
弥漫着浓郁青春气息的堇色年华，
所有的所有，
都幻变成了千篇一律的黑暗。
黑得有如墨汁，
暗得有如灯灭。

由于通往老县城的路上破坏得很厉害，烟雾腾腾，又还有余震，所以大家都不敢往外走。县城里的人那天晚上就基本集中在县政府广场上。大难不死的县长慌张地主持着乱套的大局，不断喊话：“今天这是自然灾害，大家远离高建筑物。估计地震中心就在我们县一带。我们已经派精壮的小伙子去报告市里了。马上会有救援到来……”。

杨仁坚和父亲接到去“坝坝”集中的通知，背上母亲，没怎么说话，静静地跟随着大队人群走去。刚到广场的时候，就听到政府工作人员在说：“救援队快到了，大家保持足够的体力！”然后随便安排人群到了其中一块空地。这时雨已经停了，但地面上还是坑坑洼洼地留下许多小水坑，坐在上面很不舒服，尽管燥热的天气会很快把水分蒸干。

杨仁坚放下母亲，站起来举目望去，广场上一两千



人的样子，有好几百人是受了伤的，集中在一个地方医治。可能今早他救的那几个学生也在那里吧，他想。后来了解了一下，才知道医院已经塌了，整个北川的医护人员所剩无几，听说院长地震时正在做手术，所以……

后来有人从附近的一个妇幼保健站找到了些药品，主要是止痛药，都给重伤的人吃了，可是当天晚上，还是有一二十个重伤者死去。杨仁坚坐了下来，父亲不知道为什么没跑去帮忙，正坐在母亲的遗体边一言不发。

四周的黑暗仿似蠢蠢欲动的巨兽，随时会把广场上仅剩下的人吞噬掉，尽管广场上已经亮着几盏消防灯，但是却驱走不了人们心中的黑暗和恐惧。不断有人惨痛的哭喊声传入耳中。杨仁坚埋下头，那些是眼睁睁看着熟悉的人死在自己面前，却又无能为力的人。惨痛的哭声，在这魔鬼般的夜空下，不断回旋，久久不绝。

杨仁坚摸着自己手臂上的几个伤口，营救时的场面还历历在目。他又按了一下自己的肚子，尽管没有食欲，但本能还是会饿。他坐着，静静地，感受着悲伤在广场上蔓延，后来父亲离开了，回来的时候递给他一个苹果，说是从塌了的超市中找到的……于是，杨仁坚拿着水果，却又沉默了下去。

开始时还有点月亮光，但到了十点多，又下起雨来了。雨点击落在杨仁坚身上，他没抬头，一直像傻了一样愣在原地，像是在思考什么。父亲把外套披在他身上，他才回头看着满脸苍桑的父亲，久久凝视。父亲见到了他手里的苹果，还完整无缺地搁着，叹了口气，道：“小坚，吃点东西，我们还要熬下去的……”杨仁坚乖乖地点点头，才狠狠地低头宣泄般地咬了一口水



果，泪水往下掉。

那些缥缈在遥远异空间的记忆，渐渐又在脑海里回放出来。由刚开始的依稀可见，一直变到清晰逼真，每一个熟悉或者陌生的场景都在眼前跳动，就像是一部记录了十多年的影片，每段底片都涂上了记忆的字样，好让人仔细分辨。

地震开始之后到此刻，这些记忆一直萦绕着挥之不去。

都是些如此熟悉的东西，甚至那栋的老房子，现在也能够知道它右侧第二排第五块石砖是剥落了表层石灰的泥红色……然而，这都是让人无法抵御的悲伤。回忆总是与悲伤牵系起来的吧，不管回忆着的，是怎样开心的事情。

可能是因为回忆，它代表着无法回到的过去。

怎样都无法回到的过去，就像废墟无法回到原本楼房的样子，人也无法回到哪怕只是一天前的样子。

就连很多自己以为早已遗忘得一干二净的东西，也如此清晰地出现。毕业时试卷上的分数和红叉，家乡老家篱笆第七个木桩底下藏着的蚂蚁窝，还有去旅游时宾馆里用热水冲的泡面，氤氲的热气似乎还朦胧在眼前……。

每一段悲伤的、欢喜的、委屈的、酸痛回忆，就像河流一样在眼前淌过，它不会按照时间顺序或者空间顺序，它的逻辑就是没有逻辑。它杂乱无章地在眼前跳动，有意无意地让鼻子一下一下发酸，直到终于流下了眼泪，却还是不断地闪现。那是种类类似于自虐的倾向，迫使自己继续沉浸在回忆中。又或者是一种莫名的害怕，害怕以后再也没有记起来的可能……



这么大的县城啊！都可以在一瞬间灰飞烟灭，更何况区区一个人的记忆？

回忆着，沉思着，耳边恍惚响起了自己的饮歌，歌声很能勾起人更深层次的悲伤，这时候想起了她的面容，禁不住又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痛得锥心。但逐渐竟然释怀了，因为至少，至少我的记忆中还有你，那个属于我的，已经失去的你。

纵使以后只能在记忆寻见的你。

于是从记忆中渐渐清醒的人，突然明白了，原来永恒不在遥远未知的将来，而是停留在经已结束的过去。

汗水，雨水，泪水，混淆得无法分辨，也不想分辨。其实在灾难中存活下来，到底是幸运，还是悲哀？杨仁坚又咬了一口苹果，在嘴里用力嚼着。以前就想过了，人活着到底为的是什？难道仅仅有一个快快乐乐自由自在的人生就够了？现实冷酷地给出答案：不是的。

在灾难面前，活着就是人们最低的要求，然而此刻人生的意义还可以多一层含义——救援受难同胞。想着，杨仁坚的眼神从迷离变得坚定起来，他想起了今早拯救那几个生还者时的激动，知道至少还可以这样。父亲在一旁看着他，终于松了口气，看来这孩子是想通了。

杨仁坚吃完了苹果后，站起来想找个地方扔掉，最后还是随便扔在广场边的一堆废墟中。他四处走了走，顺手拔掉一个中年人口中的烟，在地上弄灭，笑道：“大叔，还是不要吸烟了，附近要是有煤气管破裂的话会很麻烦的，而且对身体不好！”那位大叔苦笑着看着杨仁坚生硬地点点头，躺了下去休息。



杨仁坚不打算走太远，又回到父亲身边。父亲拍拍他的肩，又看了看母亲的遗体，似乎已经收拾好心情，缓慢地说：“明天我把你妈送去卫生站，现在你也累了，睡吧！”杨仁坚点点头，像个听话乖巧的小孩，轻轻躺下在父亲不知从哪里找来的凉席上，闭上了眼睛。

他感觉到父亲往自己身上盖上一件衣服，然后意识逐渐模糊，全身上下肌肉的酸疼感让他倍觉疲惫，终于揣怀着不安在余震不断中睡去……

圆田康缘袁

献出爱心

救援志愿军

如果一切都没有发生，
自己会不会还麻木在许多无声的爱中？
如果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醒来的时候会不会懂得去珍惜？
流星般转瞬即逝的温暖，
消失在浩渺的星空尽头。
如今我携起别人的手，
为的是把心里你遗留下来的空洞填补。
被点燃的爱与希望，
幻化成了炽热的太阳，
在下一刻将世间照亮。

第二天一大早，人群分成 圆田人、圆田人的小组，开始往任家坪走去。因为四周都是山，怕石头掉下来会砸到民众，所以组织了迁移，一公里的路程却整整走了一个多小时，都是让老人、小孩、妇女走在前面，青中年人在后。



杨仁坚帮忙扶着一个瘸了腿的伤员走在人群中间，不断和其他人聊天。他说：“其实我们这些身强力健的，理应去帮助救援吧……”此话一出，他身边的人全部都是一愣，继而有些露出了思索的表情，一个叫蒲斌的中年男人显然也是早就相通了这点，他笑着说道：“是啊！发生这么大的灾难，单靠救援队的话是忙不过来的，所以我们也应该去帮帮忙！”

“也就是说越多人帮忙的话，灾难就可以越快过去？”一个叫王强的小伙子思考了一下问道。杨仁坚向他微笑着点点头，“不错，而且还可以让我们尽快从悲伤中脱离出来，比呆坐着等待救援要好多了！”他一边鼓动着，一边环视众人。

蒲斌双眼一亮，端详着杨仁坚，心道：这是谁家的孩子？真不错，能够看到这点上！杨仁坚用力扶了扶挽着的伤员，眼神中出现了沉重的悲伤，“其实这么大一个城市，肯定还有许多幸存者，它们在某个废墟里等待着我们施加援手，我以前看过一些书，它说震后 72 小时是救援的黄金时间，过了这个时间的话，死亡率就会直线上升，如果，如果可以充分利用这 72 小时的话……”眼神又出现了半分钟的迷离，是对生活的迷惘。

“嗨，兄弟！不要太伤心了，我支持你！”一个看上去更年轻的小伙子走过来拍拍杨仁坚的肩，道：“我叫奉彬，决定了，要跟你一起去救人！”杨仁坚对他笑笑，露出洁白的牙齿，诚挚地说，“我是杨仁坚，谢谢你！”

这时候走在杨仁坚附近的一大帮青中年人都已经热血沸腾，杨仁坚的父亲杨勇奇走到他身后，他正和别人一起抬着一个担架，上面睡着重伤的人，听了杨仁坚的话，他欣慰地笑了，酝酿了好久才说：“孩子，你要是



想去干，老爸一定支持你！”这让杨仁坚感动得差点热泪盈眶，坚定地点点头道，“爸，我一定干好给你看！”然后说干就干，立即组织身边的人报名参与志愿者队伍，很快，他附近的几个中青年人便组成了一支队伍。

王强，高一学生，和杨仁坚同龄，身体素质不错，地震之后父母还没有联系上，现在正打算参加这支队伍，顺便也找找父母。

蒲斌，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思想比较成熟，对地震的反应也出奇的冷静，地震时从工厂里逃了出来，是工厂的生产部部长。

奉彬，是个比较开朗乐观的初中生，对地震虽然深恶痛绝，却还能说得出笑话来帮大家消除沉痛，对于救援，他希望能尽自己一分力。除了他们三个还有四个小伙子加入，都是些身强力健的家伙。

上午 5 点多，他们终于到了任家坪。匆匆地整理了一下仅有的工具，一行八人就扛着钢铲奔向附近的救援现场。来到的是一所工厂，废墟上横亘着长长的钢柱铁线，救援人员已经在那里忙得热火朝天，赶着清理废墟，并探测着哪里有生命。

一个三十岁出头的武警穿着绿色军装，上面还挂着一件写着部队编号等的红色背心，头戴着一顶安全帽，正拿着一个电喇叭喊着指挥部下。场上有三十余人，绝大多数是用一个个竹篮装满石块往里外传递，效率极高。

杨仁坚带着一行八人就要上去帮忙，却被人拦了下来，带到了那个指挥官身前。那指挥官正喊着：“加快，加快，人命关天，时间就是生命，我们要不顾一切地拿下这里！”喊完放下电喇叭，环视了一下眼前这一批人，



皱起眉头用不太正规的普通话问道：“干啥的？”

“我们是志愿者，来帮助救援的！”杨仁坚上前一步说道，那指挥官打量了一下杨仁坚一行，拒绝道：“回去，回去，你们帮不到啥忙，瞎掺进来只会越帮越忙！”说着再也不看他们，认真地视察救援情况。“不，我们不会的，我们也可以听从你们指挥，我们答应你绝对不惹麻烦！”杨仁坚急了，他没想到得不到信任。

那指挥官更不耐烦地挥着手说：“去，去，你们有啥子经验，这救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们胡乱加入会打乱咱们部署的，走，走，走！”一连说了三个“走”字，那指挥官举起喇叭向一处突然坍塌的废墟喊了起来：“妈的，你们小心点，要是下面压着人老子跟你没完！”刚烈的性格，严肃的面孔，简直像是一只威武的雄狮，把在场众人吓得不轻。

杨仁坚可不甘心，这么希望当一回志愿者救一回人，却遭到了阻拦，但是偏偏人家又很有道理。“那个，叔叔，你就让我们帮帮忙，我们真的希望可以救人！”杨仁坚的语气中多了一分恳求，上前拉着那指挥的手道。谁料那指挥把手一甩，怒目而视，浑圆的双目恐怖得像是在盯着猎物，直接把杨仁坚吓退了两步。

“我说不行就不行，你们给我回去，别烦着老子救人！”他低声呵斥完，向愣在身边的新兵骂道，“还愣着干啥？赶他们走啊！”新兵马上反应过来，尴尬地走到杨仁坚身前，推搡着他劝他们离开。杨仁坚哪曾受过这样的气，气不打一处来，反吼他一声：“我要救人！我就不走！”说着又想走上去。

“妈的！”那指挥红了眼，“啪”地扔下电喇叭，撸起衣袖就上前一步，黝黑的肌肉结实刚硬，一副想打架



的气势。他走上前指着杨仁坚的胸脯喝道：“你娘的臭小子是不是想闹事，非要我把你们关起来不可啊？”那股军人特有的气势直压过来，杨仁坚就算倔强也被压得大气不敢出，后面的奉彬和王强也上来拉杨仁坚，说：“算了，兄弟，不要争了，我们还可以去别处帮忙的……”

杨仁坚强忍着委屈的泪，自己一片好心想帮助救人，却落得如此下场，怎不叫人受屈。他咬咬下唇，反瞪了一眼那指挥，掉头扛着铲子就走，奉彬和王强立即跟了上去，蒲斌毕竟是成年人，虽然也不好受，但还是向那指挥道了个歉后离开。

杨仁坚虽然气得不行，但还是没走太远就停了下来。身后的王强和奉彬也只好跟着停了下来，面面相觑。杨仁坚回头看着救援现场，又咬紧了下唇，手也抓成了拳头。他是多么想也去出一分力，救救人啊！可是现在他却什么也办不到。

“小杨，算了，别计较啦，他们救援也怪辛苦的……”奉彬以为杨仁坚还在生气，就开口劝说道。杨仁坚看着奉彬的双眼，直看得奉彬有些尴尬地别过头，杨仁坚的呼吸也渐渐平缓了下来。他拍了拍王强的肩，看着当初志愿参加救援的一行人全围在身边，平静地说道：“各位，我们看来遇上麻烦了，你们如果觉得帮不了什么就先回去吧！不过，我是要留下来的！”

他说得那样坚决，让在场的人都一愣，不明白他哪来的勇气。又见他苦笑，道：“他总会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总能帮得上忙的！”他这句话说得那样地不甘心，但是却也是那样执著说罢，他便迈步走向外围废墟的石堆，这些石堆是从里面挖出来的，堆放在一起，但是似



乎有点太占位置，迟早会放满这里，再挖出来的石头就无法堆放了。

杨仁坚毅地举起铲子，插入石堆，铲起，抛出，又停下，刚好瞥见了被遗留下来的几架手推车，便放下铲子，过去推一架过来，把石子铲到车子上去。其他人静静地看着他，渐渐了解了他想干什么。蒲斌先带头过去把另外几架手推车推过来，奉彬和王强等人也都上去举起铲子就帮忙。

很快，八个人不断把石子一车车往外面没用的空地运去，干得热火朝天，而且还觉得挺有趣，平时没干过这样的苦力活，尝试起来不免有些好奇，但很快这份好奇感过去后，沉重的压力和负担就让人喘不过气来，一个个汗流颊背，也因为过久弯着腰，开始有些腰酸背痛，手也在重复着简单的铲起，抛出的动作上缓慢了，甚至变得有气无力。

但是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运走了好一座石山，奉彬笑说自己竟然做起了愚公移山的活，逗得其他人也笑了起来。不远处那位指挥官却把这边的情况看在眼里，也觉得这样做的确有助于救援进度，即使杨仁坚他们不做，到了石山堆满的时候，他也迟早会派手下来清理，所以他默许了一行人的行为，也不大担心他们的安全。成功地清走了一座石堆，一行八人累得不行了，决定坐下来休息下。

杨仁坚接过蒲斌递过来的水瓶，说了句“谢谢”，仰头喝了两口，“吧哒”了两下嘴巴，就拧上盖子。杨仁坚心里明白，现在灾区的水资源紧张的要命。所以，杨仁坚没有多想，就把水递到下一个人手中……。

奉彬开口了：“想不到铲石头还真累，我现在有些



佩服那些工地的工人们了，天天干这活，我才干一会儿手都生茧子了！”说着一脸痛惜地抚摸这双手。王强无气地推了他一把，翻了翻白眼，道：“哪有这么女孩子气，平时做作业咱们的手不一样生茧子么！”说着队伍中的学生们都笑了起来，蒲斌则敲了一下两人的头，道：“你们啊，一点紧张气氛也没有！看看人家小杨，真是志愿者的典范！”说着向杨仁坚望去。

杨仁坚不觉脸微微一红，不过蒙上轻尘的皮肤没有怎么看出来，他尴尬地笑笑，目光一直在救援现场游移着，缓缓开口：“其实你们为什么要加入救援？”语气多了一份沉重。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王强先开口了：“我不想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那样我会被悲伤淹没，我害怕自己甚至会自杀。”他说的很淡，听的人都不禁心中隐痛，想起王强的父母至今依旧失踪，恐怕……

“我只想尽自己一份力，怎么说，这里始终是我的家乡，是我长大的地方！”奉彬也不禁感叹起来，其余人也纷纷表示自己的想法，其中有一个陈滔的白领青年说道：“我只不过想，死了这么多的人，我们侥幸活下来的总要做点什么吧！那些被埋的尚存活者，他们也有与我们一样活着的权利，最起码，我们要把他们救活！”他灰蒙蒙的眼眸里闪过一点精芒。杨仁坚拍拍他的肩膀，给了他最肯定的点头。

蒲斌抬头望向那飘着浮云的天空，阳光从云层的缝隙中露出来，有点儿刺眼。他叹了一口气，悠悠的声音道出了在场每个人的心声，“如果这是场梦，那该多好啊！”……



这世界有爱

你有见过彩虹吗？
七色的弧线蜷曲成梦的形状。
妈妈告诉我那是阳光的影子，
我好开心，阳光的影子居然这么漂亮，
不像我自己的，只有墨黑色的一片。
我问爸爸为什么？
他笑着摸摸我的头，
告诉我说：“因为世界本来就是七色的啊！”
是啊！
世界已经是七彩的了，
所以它的影子，
只能是黑色。

惨淡的气氛笼罩在北川的每一个角落，阳光也变得有点儿阴凉。“赶快，赶快，快把那管子拖进来消毒啊！都干什么来着？”工地救援指挥在电喇叭上猛吼，现在已经差不多正午了，救援人员清出一片区域，是没有生命迹象的，要用药水进行消毒。一行白色衣服的医护人员手持消毒枪，拖着软管冲了出去，但因为那废墟的地形，拖也拖不动，直急得手足无措。

其他人都在执行自己的救援工作，可没有时间分心来管这边，也不可能分心来管这边。指挥一时也急得无计可施，一个劲地蹬脚，他现在有点后悔刚才对待那些志愿者的态度，现在不知道他们肯不肯帮忙，他的眼角



不自觉地向那行正在休息的八人瞟去。

杨仁坚在发现情况的时候就想冲过去帮忙，被人一把拉住，问道：“你还去，不怕那指挥又把我们臭骂一顿赶出来啊？”杨仁坚的动作滞了滞，转过头向那指挥望去，发现他的眼神正不断地往自己的方向瞟来，他冷静地转过身，对着其他人说：“我们是来救人的，不是来赌气的！既然是救人，就把其他先抛开不论。”然后拔腿就跑去帮忙。

其余人也毫不犹豫立马跟了上去。越过警戒线，径直来到医护人员跟前，用力提起那蛮有重量的水管奋力往里抬，出乎意料地没有人来阻拦他们。有了八个人的加入，再加上各人安排不同位置施力，很快就把消毒管子抬到了指定地方，开始进行喷洒。八个人还每人得到了一个口罩。

志愿者的力量在这一刻就充分展现了出来，一连消毒了好几个地方，拖着软管跑了起码两个小时，才消毒完毕。尽管很累，但众人都十分有成就感，但一想起消毒的地方再无生命，又不禁唏嘘。那指挥四处巡视时正好经过杨仁坚身边，杨仁坚行了一个礼，道：“谢谢你让我们帮忙！”那指挥一下子停下了脚步，脸有些涨红，他点点头，没有说什么就走了，过了好一会儿又踱了回来，略微尴尬地吞了口口水，黝黑的脸冒着热汗，小声说了句：“之前，那个，呃，对不起！”然后有点手足无措地玩弄了一下手指，似乎道歉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没关系的。”杨仁坚摇摇头。“那个，你们不如也过去废墟找找，看看有没有生还者好吗？”指挥那模样，动作似装作模样，杨仁坚身后的奉彬不禁捂嘴偷笑。

杨仁坚点点头说：“好，我们这就过去！”然后组织



了一下，再回头问指挥官道：“那叔叔，你叫什么名字？”那指挥显然一愣，不明白为什么要问他名字，但他还是说道：“我叫宫华治，我是奉命负责这一区域的救援工作的！”说完突然听到手下的呼喊，他又连忙跑了过去。于是，杨仁坚领着一群志愿者，分散开来向废墟缓慢推进，一边喊道：“下面有人吗？”

奉彬还找来一个胶制喇叭，却不是用来喊话，他把小口放在耳朵上，大口对准废墟，这样可以将废墟下微弱的求救声放大几十倍。他仔细地听着，每一处都听很久，走起路来还要小心翼翼，他害怕下面踏着有生命。

搜救任务开始不到二十分钟，就听奉彬鬼叫般地吼了起来，神色间欣喜却夹杂着慌张，“有人有人，这里有生还者，快来救人！”他又急了起来，杨仁坚等人以最快速度赶了过去，救援组的官兵们也操起工具就冲了过来。

“让开点，让开点！”杨仁坚把志愿者们往外推，留出位置来给救援人员，救援人员果然是救援人员，可专业多了，而且工具也多很多，带得最多的是千斤顶、倒链、滑轮、大力钳等，这比用铁锹来挖可强得多了。

千斤顶可以顶起楼板，而且力量均匀，没有回劲，既可以节省人力，又可以使压着的人避免二次挤压，必要时还可以用来开路，把巨石移开。滑轮可以省力，改变力的方向，这是初中就学过的知识，杨仁坚等人也十分清楚，想当年学的时候觉得麻烦，没想到还真有一天派上用场。倒链是件极好的救援工具，一端固定，可吊起或拉起楼板，用得好的话可谓事半功倍。大力钳不用说了，废墟里的断钢筋极多，它就是用来清理的。

救援人员动作极为迅速，探测，制定计划，动手，



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确认坍塌危险不大，他们立即开始救人，把一大块巨石移开，并清理四边的杂石和钢筋，从各个方向开展挖掘工作，并不断向下面的人喊话：“坚持住，马上就救你出来！”

杨仁坚等人确实帮不上什么忙，就负责把挖起的石块运出去，很快，一块空地被渐渐清了出来，也看到了那个生还者。而这时候，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钟头，杨仁坚等人都有点吃不消这过度的劳力劳动，但当见到生还者的那一刹那，他们激动得想哭！

沙砾上粘着凝固的血迹，玻璃碎片满地都是。巨大的石块横压在他略显瘦弱的身体上，仅露出来的脑袋也被压在石板之下，动弹不得，只能听到他微弱的呼吸声。他，已经在废墟下面熬了一整夜！纵然原本皙白的脸上积满了灰黑色的尘土，但那双睁着的大眼睛，依旧纯澈干净。“你别怕，马上就可以救你出来了，马上！”杨仁坚不知怎的喊了句，他只觉得这人很惨，心头一阵酸痛。

他很有可能是想点点头，但办不到，最后只好用那双纯澈的眸凝视着大家，似乎是想记下这些人的模样，众人被他盯得一阵心虚。几个救援人员在他身边忙得翻天覆地，研究着如何把他救出来。蒲斌把水拿了过来，他刚见到水，眼中便闪过一丝渴望。但因为他这种姿势脸一直横侧着，所以喝水的话有点困难。可是从他渴望的神色喝舔干裂嘴唇的动作中，可以看出他是何等地需要喝水。

王强接过水瓶紧贴在他嘴边，缓缓地把水倒出来。清水滑过他的嘴角，流到他嘴边。他焦急地吮吸着，生怕落下一滴，也许因为太急的缘故，他咳嗽起来，应该



是扯动了伤口，他面容扭曲，十分痛苦。王强连忙把水瓶拿了起来，在敲开的石缝中伸进手去轻拍着他裸露的背，道：“慢点喝，别急，水有的，还有很多……”男生过了好一会儿才止住咳嗽，呼吸变的浓重，他眨了眨眼，终于可以发出一丝沙哑的声音：“嗯！”众人因此雀跃起来，王强再次小心翼翼地给他喂水，当他伸出刚才拍男生背的那只手时，浑身一颤，一把扯过一个志愿者来接替他的喂水工作，跑到一边去了。奉彬等人都奇怪他干什么去，只有杨仁坚看到了他伸出来的那只手，手上染满了殷红。

“快，加快！”施救的人只管一个劲地喊，手中的铲子早已扔在一旁，正试图用千斤顶支起这块巨大的石板，然后把男孩拉出来。医疗人员在检查他露在外面的伤口，并不断给他心理安慰，也有问他叫什么名字。男孩却只顾着喝水，过了好一会儿，才停下来，一字一顿的说：“我，叫，游，凯，德……”

“哦！是这样啊，名字真好听。什么时候出生的啊？”心理医生笑着问道。任谁都看得出他笑得很辛苦，面对着这样的环境，谁又能够笑的出来呢？游凯德又喝了些水。干裂的嘴唇终于湿润了些，终于恢复了一些光泽。“我是 1997 年 缘月 员猿日出生的。”他说得似乎很骄傲，众人一愣，他才 1 岁啊。多么年轻的生命，希望伤得不是太重，可以不截肢。

细心的陈滔偷偷惊呼了一声，“缘月 员猿日，不就是今天么？”众人这才猛然惊醒，眼光“唰”地都看向这个伤者。若果没有地震，那他今天一定还在和家人快乐地庆祝生日吧。而现在，他的生日差点就成了他的忌日了。杨仁坚不禁鼻子酸酸的，想到自己上次生日的时候



父母和同学一起帮自己庆祝的热闹，而现在，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当时，大家还唱生日歌，让人讨厌的陈明把蛋糕涂上别人的脸，吹蜡烛许愿时，梅依可听到了我说要和她一起到永远的话语。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在满目断壁残垣中，显得如此不真切。陈明和小梅，你们现在在哪里呢？我终究还是不相信，你们已离我而去。

王强从远处咳嗽着走了回来，脸色一阵苍白，走路也摇摇晃晃的样子。奉彬跑过去扶他一把，蒲斌还在一旁和救援人员努力搬石。在一直努力到傍晚六点多的时候，压在游凯德身上的石板终于被翘起，救援人员顺利将他营救出来放上担架，然后匆忙地赶去下一处发现生命的营救点。

担架上的游凯德浑身是伤，或深或浅，或粗或细的伤口如红色的蛛网，在他的身体上纵横交错。他却并不紧张地笑着望向众人，洁白整齐的牙齿很好看。夜色渐浓，头上的天空能见到几颗寥落的星星，不知道谁突然开口，唱道：“祝你生日快乐……”

在场的人的心骤然揪紧，情不自禁地也开口唱了起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歌声渐渐嘹亮，最后响彻整个废墟。歌声中颤抖着的哽咽，更让坚强生存下来的游凯德潜然泪下，除了“谢谢”再说不出任何话。

有一种催人泪下的东西，叫感动。

杨仁坚无法解释在那一刻，他的心情随伤者的救援而起落，在那一刻，他觉得眼前的人儿都是如此地亲切，一点儿陌生的感觉都没有，他的泪也可以为别人而流，他的力气也可以为别人而出。从来没有想过要索取



任何回报，这个想法连闪现都没有。那一刻的救人，完全是一种本能。

目送着游凯德被送离医治，杨仁坚抬头看了看灯光强烈的营救现场，手抓成了拳头。



生 者 相 逢

那初恋仿似流沙，
吹散无从留下。
小时候天真如孩童的呓语，
笑说风筝可以载着我俩遨游世界，
谁知时间长河却将诺言撕裂成线，
交错遗失在繁嚣里。
无法寻觅与你的交点，
像平行线般失去了两端，
我只看到你消失不见的脸。

快到晚上八点的时候，奉彬跑来找到还在帮忙搬石的杨仁坚，气喘吁吁地说他父亲找他，要他回去广场一趟。杨仁坚愣了一下，手里还是进行着运石的动作。奉彬又告诉他，道：“听伯伯说，你的同学在等你呢……”这回杨仁坚的手立即停住，抬起头双眼有些发红地望着奉彬，会是小梅吗？又或者是，其他同学？但是，也只有小梅会回来找我吧！他想着，连忙交代了一下，匆匆地扯着奉彬就走，这突然的变化让奉彬措手不及，几乎要跟不上杨仁坚的脚步了。

因为王强身体不太舒服的关系，蒲斌一早就陪他回去了，其余志愿者也因各种原故逐渐离去。只有杨仁坚还坚持在前线工作，但此刻听到有同学的消息，一心只想快点见见这个同学，他多希望会是小梅，现他想小梅想得快要发疯了。



幸好那个抢险点离临时聚点不远，两人很快就回到了那里。但是当杨仁坚见到陆强的时候，心凉了大半截。来找我的竟然是陆强，呵，我真是太天真了，小梅又怎么会来找我呢？我也许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陆强微笑着拥抱了一下杨仁坚，道：“坚哥，我想死你了！”杨仁坚板着脸，不明白他找自己是什么事，如果就是见一面的话，杨仁坚已经有点生气了。“陆强，找我到底什么事？”杨仁坚尽量压住自己的情绪，不表达出来，陆强还是嬉皮笑脸的，一副欠揍的样子。“是有个人想见你啦，我带她过来而已。”他还向杨仁坚挑了挑眉毛。

“啵”什么东西在杨仁坚背后掉落在地上，发出碰撞的响声，然后是低低地带着质疑的语气：“小坚？”

时间在这一刻变得缓慢，甚至凝固。杨仁坚惊愕且生硬地转过头去，那张日思夜想的脸容映入眼帘的一刻，令他失声喊了起来：“小梅！”即时他俩由衷地毫无顾虑地拥抱在一起，同时泪花闪烁，唯恐这是一场虚渺的梦，不抓紧的话就会破灭粉碎。

“我有认错吗？是你吗小梅？我好想你，我好怕，好怕会永远失去你……”杨仁坚断断续续地说着，颤抖的身体显出他的激动，泪水早已流得满脸都是。小梅也紧伏在他的肩上，低泣着道：“是我，小坚，是我，我没死，我是小梅，我也好想你，我一直担心那个梦灵验了，见到你真好……”

两人拥抱在一起，一直互相倾诉了许久，才渐渐愿意松开，杨仁坚捧着梅依可憔悴的脸蛋，吻了又吻，吻去她脸上的泪痕。梅依可也任由眼前的这个男人胡作非为，她不愿意再承受失去爱人的滋味了。那是孤独的心



痛欲绝的滋味。

那种感觉，至今仍萦绕在心间，挥散不去，即便是每次想起，都心有余悸。在那座已陪自己度过一年多韶光的教学楼轰然倒塌一刹那，我最想见到的就是你。不知道是抛起的烟尘还是落下的泪水模糊了双眼，有一种叫做撕心裂肺的感觉，在我体内蔓延。

再次见到你真好，我已经没有任何奢望的东西了。只要你还活着，还活着，这样就已经够了。我们的诺言还会继续，还可以环游世界，要知道，我们还要进入教堂，白头偕老啊！我们真幸运，上天对我真好。

杨仁坚于是和梅依可坐在一边聊了起来，陆强和奉彬识趣地跑开了，杨仁坚轻抚着她柔长此刻却带上了粘稠的头发，而梅依可像一只小猫咪，温柔恬静地躺在他怀里。

原来梅依可在回家路上接到电话说外婆病危，要她速速赶往医院，因为她的母亲是个医院护士，所以，手术没有拖延太长时间就开始了。一直到了下午两点二十八分地震发生，做手术的院长和她的外婆就再也没有出来了。在地震来临之际，她刚离开医院到正对面的公园旁小卖部买饮料，也亲眼目睹了地震全过程。

想起来，总是那么的虚渺不实，但实际上它又是这样地让人不可不信的真切。

“之后我和母亲就一直在帮助伤者包扎，用仅有的药水消毒处理伤口，然后在下午的时候见到陆强，我就问他有没有见过你！你知道吗小坚，当我知道你还在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再之后陆强带我来找你，却只找到你父亲……”

杨仁坚用拇指拭去梅依可脸上的泪珠，轻轻说道：



“小梅，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家乡的小山坡上我对你说了些什么吗？”小梅抬起头从下巴的角度端视着他，眼神中有些疑惑。她清楚地记得那天他们被大人们取笑成青梅竹马之后，偷偷跑到了小山坡上呼吸新鲜空气，然后……。

洁白的浮云随风漫无目的地飘动，它也许游遍了整个地球，再次从两人头顶掠过。梅依可抱着双腿坐在草地上，小手也用力压着险些被调皮的风儿吹起的红色裙子。她嘟着小嘴有些生气地说：“我妈真是的，乱说一气，小坚你别放在心上。”

躺在她身边的杨仁坚正张开四肢，仰头望着蔚蓝的天空，小草有时会弄痛他的皮肤，但他并不在乎。他就像没有听到梅依可的话，只是开口道：“小梅，你看那云，如果我带你坐在它上面，和它一起去环游世界，你会喜欢么？”年幼的杨仁坚扫开了额前的刘海，脸上多了一份调侃的笑。

小梅显然一愣，她伸出肥嘟嘟的手指，戳他的额头。“你今天发烧了吗？”小杨仁坚有点晦气地坐了起来，白了她一眼，道：“我说小梅，你难道就不知道什么叫浪漫吗？”小梅依可眨巴着大眼睛，微笑道：“那好啊！你要守承诺喔！带我环游世界！不可以反悔，我们拉勾勾。”

说着，两只小手指勾在一起，小梅依可又担心起来，问道：“如果我们等不到那个时候怎么办啊？”小杨仁坚伸出手捏了一下她粉嫩的小脸，“小傻瓜，我们怎么会等不到那个时候呢？”脸上又露出了戏谑的笑。梅依可急了，扁着嘴：“我就是在说如果嘛！”说完凝视着杨仁坚，杨仁坚只好一摊手，道：



“那我们就永远在一起。”

“那我们就永远在一起。”年少的呓语，此刻从口中再次念出来，却多了一份苦涩的感觉。杨仁坚低头又吻了一下梅依可的前额，然后两人欣慰地笑了。杨仁坚又把自己从教学楼废墟救人和今天做志愿者的经历对梅依可讲了，到了一些惊心动魄的时候，也会吓得梅依可香汗淋漓。

这世上相逢是缘分，经历劫难是不幸，死里逃生是幸运，生者相逢是福分，没有什么比失去了的东西更重要，失去过，才明白这个道理，才后悔以往没有好好对待，才懂得以后要好好珍惜。失而复得的东西最珍贵，没有谁愿意再去尝试一下失去的滋味，再次沉浸在空虚与悲痛中。

生命有时候很渺小，渺小得一如蝼蚁。但生命也很崇高，灵魂与灵魂的摩擦碰撞，往往并发出绚丽迷人的色彩，渲染着整个世界。就当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爱吧，但我们知道，彼此在对方的心目中都拥有着神圣不可替代的地位，都吝啬地不允许对方有任何闪失，在互相依赖中不能自拔。

“我还要继续去救人的，”杨仁坚说着，抬起头，瞳孔里映出高空皎洁的明月。梅依可与他相握的手猛地紧了一下，又渐渐松开，她出乎意料地笑了：“嗯，我也会在这里协助我妈救助伤员的，我们一起努力！”她说得十分坚决，毕竟她也看到了遍地狼藉的废墟与鲜血。既然不想麻木不仁，那就出一分力。

杨仁坚很庆幸小梅并没有阻拦他，他思考了一会儿，又道：“我们的志愿者队伍还远远不够。我得想想办法，拉动更多的人一起振作起来帮手！”他说这句话



的时候没有留意自己的音量，在只有痛苦呻吟的黑夜中显得有些大声，四周的人都略带疑惑的目光向他望来，让气氛十分尴尬。

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他的身旁，他说：“这样的话，我说不定能帮的上忙呢！”杨仁坚和梅依可都被这个阴魂般突现出来的杨勇奇吓了一跳，梅依可更是立即从杨仁坚怀里滑了出来，一边说着“叔叔好”，一边俏脸已经通红。杨仁坚按着心口，有点受惊地道：“爸，你从哪里回来的？”

父亲杨勇奇也微微一笑，有点骄傲地道：“我今天去帮忙救人，救了好几个，不过我这老骨头已经不行了，这种重活，还真是吃不消啊！”说着憨厚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留下一抹尘灰。“要是能够组织一支志愿者队伍，我来做指挥的话，应该能胜任。”

杨仁坚的双眼顿时发亮，他立即想起了父亲是做指挥工作的，而且好像小时候也遇到过地震，知道许多灾后该怎么做的办法，这样最好不过了。但是，怎样组织起志愿者，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梅依可一脸崇拜地看着杨勇奇，说道：“叔叔，你太厉害了，居然救了几个人，我相信你们两父子肯定能成功的！”

杨仁坚眼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一大堆以前看过的书本出重现在脑海里，他思考了好一会儿，说道：“组织起来不是不行，只是有太多的东西要跟进，例如志愿者用的工具，如何分配小队，如何分配任务，如何保证粮食问题，如何保证饮用水，再者，有些心里素质或者身体素质差的不适合救人，要他们去做什么，还有安全问题……”

“得了得了，你再说下去谁都没信心了。”梅依可连



忙阻止杨仁坚继续说下去。杨勇奇没有说话，深深地与杨仁坚对视着，然后重重地呼了一口气，拍拍自己孩子的肩，问道：“孩子，你相信父亲吗？”沉重的气氛又开始弥漫，杨仁坚眼中出现短暂的茫然，然后勉强地点了点头。

“如果我说，这些我全部能计划好，安排好，你相信么？”杨勇奇又问，这次连梅依可都一脸惊讶，脸上分明写着四个字，“怎么可能”。杨仁坚没说话，低下头去，父亲似乎早料到会是这样的情况，于是在沉寂了好一会儿后，突然开口说话了起来。

“志愿者的救援队伍并不安排太多，那样反而阻碍救援进度，工具我知道这里有个仓库里有些铲子，我也可以在一些已经没汽油的车上拆下一些千斤顶，如果不够，甚至可以问救援人员拿，听说他们还有一批备用工具。这个救援工作最好是有专业救援知识的人才可以加入，安全第一。”

“小队分配要按个人的素质和长处，通常可以一支队伍里配上一个稍懂医术和心理的人，但是，这方面不可能达到，那就找一部分人先顶着上，然后让心理素质不太行的人可以做其他一些志愿者工作，志愿者不一定是救援的，还有安抚人心，组织落实安排，运送粮食或者煮食，解决一系列的灾后问题，这太多，我不一一列举。”

“据我所知，灾后国家会支援我们粮食，但由于交通不便，所以还没到而已。这样我们可以让一批年龄比较大的去挖野菜，但也要注意安全。饮水方面医院里有一些药品，例如氯素和漂白粉含氯制剂，这些还可以用来消毒……”



“还有……”

杨仁坚和梅依可表情变化还真是精彩，从刚才开始的惊讶到信服，再过渡成崇拜，他们现在有资本去大干一场了，看来父亲还真不是吹牛的。“唉，别开心得太早，说起来容易，做的时候就难了，我会去挑几个帮得手的朋友一起干，现在你相信我了么？”杨勇奇问道。

杨仁坚把头点得像波浪，既然如此，今天准备一下，明天就去组织吧！

于是当晚两父子加上梅依可，以及走开又回来的陆强，一直讨论到了十二点才累得都倒下休息，然后不到一会儿，呼噜声便响了起来，此刻听起来却多了一分安稳的感觉。

田园诗源

志愿英雄

志愿组织

关于牵手的故事，
是从小时候用胖嘟嘟的小手攥着母亲的
一只手指开始的么？
还是在幼稚园里，老师让孩子们都排好队，
牵好手一起走？
还是在初恋中握起女朋友雪白软滑的小手？
还是在结婚时执起相约终生的手，
温柔地替它戴上亮丽的指环？
越来越少的牵手机会，
是因为大家都变得麻木冷漠饱经风霜了吗？
还是并没有试着再去触动那双温暖的手？
在这个孤独寂寞吞噬人心灵的时候，
我可以牵起你的手么？

由于太过疲累的缘故，本来说好六点就起来的，但醒来的时候发现已经是七点多了，全身上下有一种噬骨的酸痛，像是在用骨头喝酸梅汤。以前也曾遇到过这样



的情况，那是因为突然进行这么激烈的运动所导致的。但是现在不是叫苦的时候，杨仁坚咬着牙强忍着痛爬起来，拍去一夜的尘土。

说实话，这段时间他睡得一点也不好，就算晚上躺下了，每隔一小会儿就发生的余震常常会把他从睡梦中惊醒。那种巨大的震动是大自然的怒火，人类渺小得只能承受而无法反抗。地震发生后，余震基本上没有停止过，就是震幅大或小的问题了。刚开始每次余震都会吓得他全身冒冷汗，跳起来想逃跑，没办法，人们都对地震恐惧得有点儿过敏了。后来次数多了，连他也有些麻木，但有几次强烈的余震还是让他暗暗心惊，其实很多还没倒下的房子都是倒在余震中的。

不知道父亲从哪里回来，梅依可在他的身后跟着，她手里正捧着一个不知从哪里找回来的电喇叭。“小坚，先吃点东西吧！”父亲杨勇奇递过来半杯清水和一小块面包，换在平时，这根本不能充饥，但是现在看来，已经是很奢侈的了，真搞不懂父亲从哪里弄回来这样的东西。

杨仁坚两口把面包塞进了肚子里，“咕噜咕噜”地喝完半杯清水，有点担心地问道：“现在是从广场中央开始么，会不会吵着别人休息？”杨勇奇接过那个水杯，放在一旁的地上，环顾四周一圈，都是一堆堆避难的灾民，把这块空地围得几乎水泄不通。

“没关系的，其实这时候还有谁能安心睡觉，大家都只不过闭目养神而已！”梅依可低声道，脸上露出感叹的神色。杨仁坚看向父亲，杨勇奇微笑着点点头，反正广场上的广播也是经常都响着的，多响一个没什么关系，而且人们都很留意广播的内容，都是准备就绪，随时听从安排撤离。



于是杨仁坚点点头，拿过电喇叭来到了广场中央，奉彬、蒲斌、王强、陆强以及陈滔等人都早已等候在那里，王强的脸色看上去还不太好，杨仁坚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你们一会儿就分散去告诉大家关于加入志愿者行列的事儿，大概怎么说我父亲已经交代过了吧？嗯，这样最好。还有，奉彬和陆强留下来做开场白，王强，如果真的不行不要硬挺，先回去休息下吧……”杨仁坚立即开始安排工作，俨然一个领导者。“蒲斌，你和陈滔是比较细心的人，一会儿有人来报名要做好记录，要大概知道他们以及他们家人的情况，否则以后分配起来会比较麻烦！”杨仁坚说着，两人点点头，也交代给几个一同负责的人。“按部就班，如果遇到一些无理挑衅和混乱情况，保持冷静，不过应该不会。”杨仁坚再次扫视了一遍众人，开口道：“行动开始！”

奉彬和陆强共同讨论了一下，前者举起了手中的电喇叭，打开开关叫了起来：“乡亲们啊！地震的灾难毫不留情地毁了我们的家园。”陆强一把夺过喇叭，接了下去：“但是我们需要坚强，我们要靠自己重建家园！”然后是合起来吼道：“站起来吧，同伴们，亲人正看着我们，我们是志愿者，希望大家来加入，我们为抗震救灾共同出一分力……”

杨仁坚在一旁听得青筋暴起，这两个家伙，他们以为这是学校上班会课啊？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诗朗诵呢！该死。杨勇奇早已和他的几个同龄人忙了起来，看到这里，也不禁摇头，他们还太小了，还未能够完全肩负得起这样的责任。

但是，很多人已经向他们这边看来，不知道是下去宣传的人的功劳还是他们听不明白这两个小孩子说的什



么，总之人群开始向中央靠拢，“大家有能力的都来参加志愿者的团队吧！我们这么呆在这里不是办法，多一些人帮忙，灾难也好早一点过去……”奉彬和陆强开始呼吁大众共同参加志愿者，而人群中做宣传的人也起了很大作用，不断解释一些需要的做法。

但是，人们却也只是听，并没有什么报名加入的意思。有很多人虽然想加入，但又犹豫不决，也有人是直接就走开了，拖着憔悴枯槁的面容走开，他们早就没有这样的心力，心早就累了。一时间，众人落入尴尬的境地。特别是奉彬和陆强，脸上都有些发红了。杨仁坚早就发现情况不太对，他想了想，走过去夺来奉彬的电喇叭，清了清嗓子。

众人见又走出一个气质不凡的小伙子，都纷纷看着他，猜测着他会怎么做。杨仁坚很看不起这些不敢站出来的人，他拿电喇叭其实是来骂人的。

“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的勇气、骄傲都到哪里去了，难道一个灾难就这么容易可以把你们击垮吗？难道咱们四川人就这么不堪一击吗？”掷地有声的字句，让很多人都是全身一震，那些正想离开的也有许多回过头来，停下脚步。“虽然，这次灾难很严重，我也知道大家都可能失去了亲人，告诉你们吧，我也失去了我的母亲。”他的声音在颤抖，鼻子开始发酸，眼眶也湿润了。但是他用上齿咬住了下唇，强把泪忍了回去。“但是，这样就可以成为什么都不做坐着等救援的理由吗？那你们亲人的在天之灵就更加死不瞑目了。难道你们没想过拯救别人？没想过更好的活下去？这样坐着呆等和等死有什么分别！”

杨仁坚说得很激动，特别是最后一句，他是吼着出来的。在场的人都呆住了，他们被这个青年所说的话触



动了，已经有人开始思考着自己的做法，更多的是议论纷纷，但是没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杨仁坚又深深地呼吸了两下，扫视了一圈人群，继续开口。

“我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也像你们那样彷徨过，不知道明天，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但是我和同伴们已经从废墟里救出了四个生还者，他们都伤得那么严重，在这么大范围的废墟里面，总还有生存下来的人吧！他们等着我们拯救，即使你不会救援，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都很难保障，需要很多的人手来帮忙协调震后工作，其实是在帮大家自己啊！”

低沉的声音，仿佛清风雨露，拂进了人们心中，唤醒了那些沉睡中正义的种子。继而，迎来的是激情。

“我不说这么多了，如果你们还有颗爱国的心，那请你们尽一分力帮帮忙。现在是我们祖国的灾难，是我们必须万众一心的时候，也是互相帮助的关键时刻。当然，有人不干我也无权强逼他们，他们依旧是乡亲还是中国公民，但以后不要告诉别人，他是勇敢的中国人！”

激动的声音，虽然有些过分偏激的言辞，但是却冲冲地撞醒了人们，人群中有那么一刹那被那番言论震慑得寂静无声，然后不知是谁先叫了声：“我要加入！”整个广场顿时沸腾了，争先恐后去报名的人不在少数。

“这边这边，报名在这边！”陆强连连下去解说。“请大家排好队，不要混乱，避免发生意外！”奉彬喊了起来……

杨仁坚站在那里，看着去报名参加志愿组织的人群，突然觉得人间还是有希望的。他却不知道，他的号召力不亚于一场心灵地震，带来的却不是毁灭，而是重生！



王 强 疯 了

爸妈，如果可以的话，
请不要离开我。

儿子，如果可以的话，
又怎么会离开你？

爸妈，如果可以的话，
我很想投进你们温暖的怀抱。

儿子，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像你小时候一样拥抱着你哄你入睡。

爸妈，如果可以的话，
我要和你们永远在一起，

儿子，如果可以的话，
就忘记悲伤，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

整整一个上午，群众才报名完毕，接下来便是安排的问题了，杨勇奇和陈滔等人早已忙得焦头烂额，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是，现在每一刻都体现着时间就是生命的真理，时间自然就变成生命了。所以他们一刻都没有停顿，甚至午餐都是工作着吃的，不过他们的午餐很简单，所以没什么所谓。

“每个安排好职位的人都一定要服从命令，听从队长指挥，进行自己负责的工作，若有调动，随叫随到，做事要全力以赴，认真，快速，不得延误。而现在正是安排分配的时候，分好了就会有人去告诉那个志愿者所在的职位。”有人在用喇叭不断播着。



“每天早上七点准时集中，除非特殊任务和情况，晚上七点解散。集中时要快，迟到绝不等候，每个人要找到自己的小队，跟随队长进行当天一整天的工作，诸如运送物资，观察四周情况，照顾失去亲人的小朋友或伤员，还有分派食物给灾民……若要退出或者请假，要提前与队长说明，方可离开。”

“接下来是其他工作细则……”

杨仁坚感受着身体传来钝重的感觉，但手中的铲子仍然不辞劳苦地铲落到碎石上，紧随着武警的救援队伍转移到下一个救援点的他还是坚持工作在最前线，他的表现也算勉强符合了救援志愿队的要求。虽然他直到现在还没再发现生命，但他的信心没有丝毫的动摇。

“小杨，不好了！”奉彬突然慌张地从远处跑来，脸上布满了焦虑的神色。杨仁坚疑惑地停下工作看去，他不帮忙安排分配跑来这里干什么？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小杨，小杨，王强他，他疯了！”奉彬不断喊着，冲过来一把拉起杨仁坚，急得双脚停不下来般跳动着。

杨仁坚的心一沉，本能地问道：“什么意思？”奉彬顾不得满脸的汗水，急喘着气，好像快要哭出来，“王强他自从救完游凯德后一直不舒服，然后刚才，刚才他得知了父母的消息，跑去看遗体的时候，突然就发了疯，说要自杀，你快过去吧！现在他被几个队友按住，你父亲他们又太忙，我不忍心打断他们……”

说到一半的时候，杨仁坚已经拉着奉彬跑了起来。其实王强虽然表面看上去很强壮，但他的内心是柔弱的。当初他死里逃生后，一直生活在恐慌之中，他参加志愿队也是试图不让自己胡思乱想。但是救游凯德的时候又触了满满一手的血，让他的心理压力骤然增加，而



现在突然看到父母的尸体，自然就承受不了刺激而精神崩溃。

杨仁坚能够理解王强的那种绝望，他面对自己母亲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自杀的想法，那是一直陪伴自己的亲人啊，就这么从自己生活中消失了，甚至没来得及道别……

王强的情绪很不稳定，尽管已经有四个人将他抓住，但是他发了疯似地狂甩着手脚，身体上的肌肉因为激动而微微凸起，布满血丝的双眼以及满脸的泪水，最终发出斯底里的野兽般吼声，想把头撞到前方的废墟中去。

四个人用尽全力将他的手手脚脚抓住，在不知挨了多少拳头之下，终于将王强压倒在地，用力按着，再也不敢有一点儿松懈，刚才的情况已经让他们心浮气躁。王强被压着动弹不得，终于放声哭了起来。看着一个大男儿哭得这么凄惨，所有人心里头都难受。

又有多少人，可以幸免于难？

杨仁坚赶到时刚好看到王强被压倒的一幕，连忙来到他跟前，蹲下来看着他，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如果，一切都只是场梦……

杨仁坚不禁叹了口气，轻轻地呼唤道：“王强，你怎么了？”王强的头稍稍抬起，泪眼中模糊地认出了杨仁坚，他的哭声反倒更大了。他的脸色是一种病态的苍白，眼中布满了血丝，喃喃着：“死了，都死了……”很久，他抬头望着杨仁坚，神情恍惚地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他们都死了，都死了！呜……”他的泪沾湿了泥地，在脸上染上了一层尘灰，像是一道触目惊心



的伤疤。

杨仁坚的语气一滞，棱角分明的脸微微垂下，双手按落在王强耸动的双肩。王强硬朗的肩胛骨一抖一抖地仿佛诉说着：其实我很软弱，弱得经不起任何打击。让我去死，让我去死吧！

“你又怎么会没有用呢？”杨仁坚低沉的声音捎上了无际的悲伤，话语中也存在着哽咽。就像不知道是在问自己，还是在问别人，到了最后，只好自己作答一样。不同的是，回答是吼着出来的。“你不是救过人么？那为什么说自己活着没有意义，你说啊，你现在就算一头撞死了，那有什么用？你死去的父母会高兴吗？你有没有想到过我们这帮朋友的感受，啊？！你为什么就这么自私，为什么就这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他一把扯起王强，揪着他的衣领，胸膛因为愤怒而在快速地起伏着，他像一头狮子，怒瞪着低泣的羚羊。王强紧紧地闭上眼，用力把眼泪从眼角处挤了出来，从脸庞滑至下巴，然后随风飘落。

“滴答”，泪水撞击在地面粉碎时发出的声响，一刹那仿如“轰隆隆”的雷声，席卷了整个世界。

杨仁坚的手松了松，然后放开了揪着的衣领，他低下头用不知道是不是只有自己才听到的说话声道：“活下去，好好活下去，即使不为自己，也为别人，好么？”他低沉地反问，才发现自己的眼角也湿润了。

王强睁开眼睛想看清这个世界，眼球却完全被泪水淹没，然后在白光下面，折射成了扭曲碎裂的镜头，只要眼睛轻眨，滚烫的温度就会再次滑落，像是突然间找回了童年孤独无助时的那种哭的感觉。

杨仁坚抬起头，凝视着流泪的王强，他已经停止了



哭声，然后整个世界的声音全部消失，只剩下两人静静的对望。

终究还是杨仁坚先开口，他的声音很平静，却多了一分不容置疑的霸气：“答应我，不要再做傻事了，好么？”

王强点头，这一刻，他终于能感受到，无限如潮水般汹涌而来的，生的眷恋……

王强呆呆地对着废墟坐着，没有了泪水的隔断，眼前的一切又开始清晰，他的理智让自己清醒了一些。他的目光扫过了乱石，扫过了钢筋，扫过了血迹，然后停留在一小叶嫩绿色上面。

心头的某处被猛地摇撼，然后渐次清醒。

那是一抹怎样的绿色？从纵横交错的钢筋截断的天空下拔节而上，划破灰色阻隔，越过层层交叠的障碍，依旧傲气地舒展着自己柔弱的腰身，冷眼轻视那眼前匍伏的巨兽……

那是一株在灾难中侥幸存活下来的小草，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它的半截仍被埋在废墟的乱石下，躬着伸出来的，只是畸形的一叶，叶面上蒙着一层土灰，但却如何也掩饰不了里头光亮耀眼的绿色。

就像无数次在语文应试作文中反复使用的陈旧题材，无非是蝴蝶破茧，沙漠白杨，石缝小草……这些已经听得厌烦了的题材，头一次给自己带来如此深刻的冲击，如同曾千万次幻想过彩虹的样子，直到亲眼所见时，那种恍然的感觉。

那一刻才发现，原来自己有太多生存下去的理由，像扳着手指头数不过来的漫天星星。



张开手掌，可以见到曲折回旋的纹路在掌心处蜿蜒成别人说可以宣示自己命运的图像。横七竖八，交错相连，是一种打破界限不符合规律的凌乱，这是否就是命运几经波折的预兆？

那又如何呢？如果能在这一关挺了下来，以后所有的灾难都只是小儿科吧！就像闯关游戏中把 ~~月亮~~ 打倒了，那还用得着害怕它的手下吗？

于是，王强站了起来，几天的疲惫勾勒出脸部弯曲的线条。决定了，好好送父母一程后，就为活着而努力。既然生存和死亡都是没有意义的，而又不能让死亡负上重要意义，那么，就让我活出我生存的意义吧！

浮光越过多少梦幻的纪年，映照在少年的脸上，盈盈光芒抚慰了那贫瘠的心灵，遗留下一颗勇气的种子，蔓延进胸腔，吸吮着泪水，然后，茁壮成长……



英雄倒下

你有尝试过黑暗的感觉吗？

孤独，寂寞，悲伤……

你盼望下一个路口会出现哪怕一盏路灯，

可是它没有亮起来。

你抬头盼望天上的月亮和星星，

可是它们都躲进云里去了。

你还是一个人在黑暗中缓行，

一个人而已。

你有到过黑暗的转角吗？

你曾经遇见过这样的黑夜么？

眼看着红霞燃尽，黄昏在一片死寂中漫了过去，天空渐渐被四周笼罩起来的黑暗所吞噬，然后越来越暗，越来越黑。

闭着眼仿佛能够看到黑暗从屋子外头窜了进来，包围了桌椅，硕长的触手向单薄的背脊探来，然后摸索到了脖颈，胸骨，再拥住了整个身体……

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沉寂得只能听见自己心跳的黑。

如果你害怕黑暗里藏着一只双眼冒着青光的猫咪，它也不会出现，因为除了个黑暗已经没有了任何其他的一切，甚至连刚才错落有致的心跳也缓缓减慢，减慢……

杨仁坚的铲子咣当地掉落到地上时，奉彬还以为他



是得知王强振作的消息而过于激动的缘故，所以上去想拉住他的肩拥抱一下，谁知刚碰到他的肩，他的身体就如铲子一样直直地向后躺去，像是一支伫立已久的石柱被轻轻推倒，跌撞到地板上……

“坚……哥……”奉彬的动作和声音都猛地停滞，然后又是一个箭步的加速，稳稳地抱住了那具向后摔去的身体。杨仁坚棱角分明的脸庞抽搐着，痛苦在无声之中加剧向全身蔓延开去。他的眼神从北极星般的犀利淡化成失去光泽的贝壳，嘴角甚至溢出了白沫。

“坚哥，你不要有事，坚哥！来个人啊，快来救救他，要死人了，快找医生来！坚哥，呜，你要顶着啊……”奉彬的喊声呜咽起来，他很惊恐，那个在他心目中永远像擎天柱般屹立不倒的坚哥毫无预兆地就倒下了，他不明白那种悲痛欲绝的感觉是什么，只知道就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自己也没有像这样子彷徨不知所措过。

只是因为眼前倒下的人，已经代表了整支志愿者队伍的所有信念。

有个救援队的医生提着药箱就跑过来了，几个和杨仁坚一起奋斗了两天的救援队员也焦急地看着杨仁坚，心里祈祷着这个坚强的小伙子不要有什么事。医生看了一眼病症，伸手把脉，然后又把耳朵伏在胸口处听了一下，这时杨仁坚的呼吸已经若有若无，就像一条拉得超过了弹性范围的线，随时会就这么断掉一样。

医生的手在几天的压力下变得灵巧轻快，拿出一瓶葡萄糖药水吊瓶两三下就把针扎进了杨仁坚手背的血管



里，然后又做了人工呼吸等一系列的动作，喂了一些药水进杨仁坚的嘴里，才伸手擦了额上的汗，道：“好了！”

那位武警指挥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焦急的看着躺在地上的杨仁坚，问道：“他怎么回事？”医生吓了一跳，连忙回答道：“是因为过分的高强度工作和压力导致的全身肌肉抽筋，而且因为食物短缺，他吃得又少，所以低血糖等症状也相继并发，差点就要没命的了，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最后一句医生有些感叹，奉彬扶住吊瓶和杨仁坚，脸上有些发白，差点就要没命了吗？坚哥，幸好你支撑了下来，否则，我们还有什么精神支柱可言呢？

指挥官的脸色很不好看，他打开一个急用背包，从里头掏出一袋方包，递给奉彬，僵硬地说：“这个，等他醒来的时候让他吃了，他不吃也得硬塞进他嘴里，妈的，真是，竟然拿命来开玩笑，等你醒了看我不……”他突然又说不下去了，把方包放进奉彬的袋子里，站起来，又发话：“你和你，马上把他抬回临时集居地！”听到指挥的两士兵点点头，马上帮助奉彬抬起杨仁坚，放上担架，然后由奉彬拿着吊瓶，三人快速地向伤员集居点走去。

“什么？小坚昏迷了？”梅依可惊呼一声，放下手中装着消毒药水棉絮铁钳的盘子，拉起陆强就跑。远远地就看见奉彬、王强、陈滔等人围在一起一副焦急的样子。“让开，让开，小坚，你……他怎么样了？”梅依可挤进人群，呆呆地望着躺着的杨仁坚。

“现在好些了，起码呼吸已经比较均匀，但是不知



道什么时候才能醒来。”奉彬在一旁抱着双膝，苍白的小脸略带愁容，他说着，又不禁低下头去，头发从耳边垂下，遮住了半张脸。

梅依可缓缓蹲下，雪白的手呵护着杨仁坚棱角分明的脸庞，傍晚时分的夕阳散发着淡金色的红芒，镀在她一头柔顺的长发上，长长的眼睫在脸上落下一层剪影。“医生，怎么说？”梅依可又缓缓开口。

没有人回答，四周围静成一片，梅依可疑惑地抬头，撞上了陈滔悲伤的目光，陈滔别过头去，眺望着满广场的灾民。“医生怎么说？”梅依可重复了一次自己的问题，手指的关节似乎因为用力弯曲起来而微微发白。奉彬抬起头，然后站了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尘，走两步，给陆强做了个手势，道：“你说吧，我去看看杨伯伯那边有什么可以帮忙……”说着缓步离去。

梅依可的眼神很平静地望向陆强，陆强不敢对视，低下了头，只听到喉咙里发出：“他，医生说……”的声音，陈滔转身离开了，王强迟疑了一下，也快步跟了上去。陆强望着他们的背影，终于听清楚了自己在说什么：“医生说，他差点儿就死了……”

差点儿，就死了……

梅依可不禁为之一阵心寒，转而黯然的落泪。

死这个字，至今似乎太令人伤心和敏感了！

是心脏停止那一刻代表着死亡。还是思维完全失去的那一刻代表着死亡。

然而，思维这样东西，有点像人的灵魂那么玄乎。它隐藏于你的身体里头，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没有硬件，它，只是一件虚无缥缈的软件，指挥着思考、



行动。

梅依可发现自己的指甲嵌进了紧握的手掌的皮肤，一阵阵剧痛刺激着神经，她惶然清醒，想这些东西，又有什么用？反正无论如何，小坚都不可以死。

不是不会，而是不可以。

圆月缘

第一小队

噩梦惊醒

抛弃那些浮光掠影般飞过去的梦，
睁开眼睛有光线很刺眼。
原来黑暗早已过去，
她的儿子是光明。
我明明知道是你的，
黑暗中陪伴在我身旁的你，
纵使我不曾看见你，
但我闻出了你的香味。

眼皮很重，现在终于明白千钧之重到底是有多重，
因为眼皮正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体内的血液从动脉流
到静脉，途经某条毛细血管的时候会钻进去看一下，然
后又流回心脏，循环着再次启程。就一直这么流着，像
是时间和生命。

想说思考些什么吧！例如自己现在在哪里？为什么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人知道我正在这里？现在是
第几天了？地震过去了没有？可是只要脑神经刚刚想



动，一阵痉挛的痛就会封闭所有路口，上面写着：禁止通行。

全身没有一点儿力气，稍想移动一下，肌肉的酸痛会淹没自己的神经，所以最终还是没有动。全身的细胞可能死了一半，所以才会有这么无力的情况吧！而且好累，像是几天几夜没有睡觉，累得动弹不得。

还是先睡一会儿吧，睡一会儿的话，说不定，一切都会好起来。

闭着眼，还是能够看见一团乳白色的光晕在眼皮上游移，这时候千钧的重量已经融化在血管里面，以“疲惫”的形态存在着。终于可以睁开眼看看了，视网膜上出现了扫来扫去的白光，那是广场上的扫射灯。然后由短暂的朦胧变得清晰起来。

“嘀咚”一滴药水从上方滑落，击在软绵绵的装了半截药水的塑料罩内，声音扩散出好远。看着悬挂着的吊瓶内不断冒着汽泡，思维有了些复苏的趋向，最起码已经能够想起昏迷前的一些细枝末节。

除了扫来扫去的灯光，四周还是十分黑暗。像闭着眼早已习惯了的空间。口中有些干涩，于是用没有打针的左手支撑自己起来，找点水喝。才略微一动，全身上下就像撕扯般疼痛。

然后是那温柔亲切却带着颤抖的女声。

“你醒啦？”

杨仁坚转过脸望去，刚好看到梅依可放下擦拭脸庞的玉手，对着自己挤出一丝苦笑。

其实早就知道你一直在我身边了。



即使我还被无尽的黑暗包裹着的时候，思维已经完全停滞无法思考的时候，还有全身痛得无法动弹的时候……我依旧能从手心感觉到你紧握的温度，还有飘飞而下溅到我脸上的滚烫热泪。直接地，烫伤了我沉睡的心。

杨仁坚小心地吮吸着梅依可用纸杯喂来的水，双眼从见到她的那一刻就没有从她的脸上移开过。他贪婪地喝着，像是一个生病的小孩正在喝妈妈喂来的药，是一种久违的温馨。梅依可小心翼翼地举着纸杯直到倒出最后一滴水，才轻轻抬头抖开掩住额头的发丝。

“小梅，我……”

“听说温总理过来了呢！”梅依可突然说道，眼神中明显既有欣慰又有淡淡忧伤，“可惜我在这照顾伤者，都没有见到！”她望向欲言又止的杨仁坚，发现他的脸上也显出了一些激动，不过很快就消沉下去。

“温家宝总理一定很累吧，之前又雪灾又‘藏独’，现在还地震了……希望奥运会顺利啊！”杨仁坚的气量不够，脸上也露出了无限的疲惫，但言语清楚，哪怕瘦削的脸庞仿佛会透出淡淡的光，也好让人从黑暗中辨认出他的轮廓，知道他的心扉。

女生过长的头发又垂了下来，那是因为没有经常梳理的缘故，发丝尖端有些不规则的卷曲。“是啊，一定好累。”她说。“小坚，你不会轻易离开我吧！”她试探着问。

“当然不会！”答得斩钉截铁，女生的脸上重现了笑容。“那好啊，这可是你说的哦！你要给我好好休息，以后不许这么拼命，知道不？”洁白的牙齿纵使在夜里



还是能闪闪发亮。杨仁坚抬头看了一眼她，又低下头，声音很低，却很真实：“我能不拼命吗？”

我能不拼命吗？

像是在问别人，又像是在问自己。是啊，自己肩上的责任有多重自己知道，那些是无法推卸的责任吧！可是你才十多岁，还是那个本应在校就读的高中生，受到《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的特殊群体中的一员，你这样做有必要么？

“那……”梅依可有些急了，脸上泛着红晕，薄薄地像一层胭脂水粉，“至少也要在你的身体恢复了再干，好吗？”疑惑的语气，这很像那些没有主见的家庭主妇，这么想，杨仁坚差点笑了出来，他微笑着道：“好啊！这没问题，我想我明天就该好了！”

梅依可皱皱眉，突然将他摁倒在地，在杨仁坚痛得哇哇乱叫的时候，吻上了他的额头。

杨仁坚呆成了木头。

梅依可“噗哧”一笑，说道：“那你好好休息，明天才有可能康复啊！”

然后是银铃般悦耳的笑声。



地底故事

有没有想过幽暗的地底会发生什么故事？

除了温热潮湿的蚂蚁洞穴，摇摇摇摇
以及在泥层中蜷曲的蚯蚓。

是不是看到了爱丽丝的童话，
那个连接着童话世界的兔子洞。

还是只有抑压得让人喘不过气的黑暗，
随着带来死亡的威胁？

杨仁坚再次醒来是第二天的中午，其实也不知道是不是第二天。因为他昨夜醒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十二点。所以其实应该这么表述：他再次醒来是 缘月 缘日的中午十一时许。

毒辣的阳光透过眼皮落下一大片猩红，带来若有实质的钝重感。于是睁开眼睛变得无比艰难，阳光会在那一瞬间从眼角的缝隙中狠狠刺入，直刺得溢出了泪水。

休息够了，该做些什么了吧！杨仁坚想。

于是他摇晃着站了起来，松了松身体的骨头，发现已经没有太严重的痛感了，动作中变得轻松活络起来，久违的力量重回到身体，又可以去做很多的东西了。

他刚想离开，被梅依可一手拉了回来，重新摠坐在地，在医生进行检查认可之后，才同意杨仁坚重回救援岗位的要求。于是，无奈的杨仁坚又痛失了三个钟头时间进行抗震救灾，顺便吃了顿午餐。

不知道是不是总理来过的关系，随之而来的还有很



多顶帐篷以及几十箱的饼干、泡面等食粮。所以他们的生活改善了不少，至少这顿午餐是地震以后杨仁坚第一次敢吃这么饱，也是第一次吃这么饱的午餐。

尽管只是一个泡面，还因为热水不够开而显得干硬，但是在这非常时期里这已经是美味佳肴了。

但其实说饱也不过是只吃了一个泡面，他早就忘了自己还在发育期需要补充各方面营养的诚言。

缘月 缘日，其实只是地震发生后的第四天而已，掰着手指算出了这样的数字。生命的七十二小时早已过去，或许现在在废墟中活下来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但活下来的都是生命意志力特强的人。

怎么救得了这么多人？他叹了口气，再怎么也救不了更多的人啊，尽管他们都已经尽力了。

可是这些天，需要被救的人，想救都救不了的人，救了都没有用了的人，太多太多，那是一个可怕恐怖的数字，自己怎么算得过来。杨仁坚低头踢开一颗小石子。自地震发生以来，这些小石子满街都是。

如果这里还可以称作街的话。

“爸。”杨仁坚看见父亲，他柔软的头发却乱蓬蓬的，就没有再说下去。亲人互相存在着隐隐作痛的悲伤，可以靠无形的电波来传递，更何况是两父子？！

“小坚，你是第一小队队长，蒲斌只不过担任代理，队员名单在这里，你速速归队，今晚有个重要任务，就是把物资运送去附近的一个村寨，你现在去把队员组织起来吧，带上物资，立即出发。”父亲没有任何安慰的话，语气甚至是命令时的严肃。



他当然也知道自己的儿子差点命丧黄泉，他也有去看过他，那时候杨仁坚睡得正熟，他看了几眼就悄无声息地走开了。而现在，他还是把重任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杨仁坚与父亲对视着，然后嘴角露出淡淡的笑，他说：“好的，我一定按时完成！”

转身，跑出帐篷时阳光下反射出闪烁的水珠在风中飞逝。

这个任务，其实看似简单，其中隐藏的危险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一个圆滑表面的方块，打开，里头有闪烁着寒光的毛茸茸的刺。

一辆满载着物资和队员们的车辆，正往受灾目的地缓缓驶去。摇晃的车内，杨仁坚看着那份名单：奉彬，王强，蒲斌，陈滔……游凯德，总共十个人，大部分都是十分熟悉的人。

等等，游凯德？游凯德不就是那个当初自己和救援队一起救出来的那个工人么？他怎么也在这里，难道伤好了？他在狭窄的面包车内扭头找到了游凯德，当初因为太急而且他伤好了之后看上去有些不同，所以没有被认出来，现在才发现对方，想不到洗干净了也是挺帅的嘛。

游凯德穿着一件淡黄色的衬衣，正和奉彬聊得起劲，见到杨仁坚望着自己，不禁点头致意。杨仁坚也微微一笑，想不到这家伙和自己是一样的怪物，这么快伤口就好得差不多了。

“其实我很感谢你们当初来救我，所以我要求上面把我调来和你们一队，希望可以帮得上忙吧！”游凯德



突然很神情地说道，认识他的人都别过头来看着他。“小游，我可以这样喊你吧！不必客气了，以后我们都是兄弟，一起执行任务、一起吃住，以后大家还要互相帮忙的呢，所以，都努力加油喔！”杨仁坚心情出奇的好，还伸出手与游凯德握了一下。

“坚哥，小游早就和我们打成一片了！倒是你，一睡就是一天半，有些兄弟都还未认识你呢！”奉彬挤眉弄眼地笑道，惹整整一车人都笑了。王强也跑出来道：“是啊！坚哥你这一睡，差点就把我们也睡死了，当时连奉彬都哭了呢，是吧！”王强从心理阴影中摆脱了出来，整个人显得活泼了许多。

“去你的！自己不也是躲到帐篷后面擦眼泪了么，别以为我看不到！”奉彬脸一红，连忙反击。杨仁坚心头流过一阵暖流，鼻子一下一下地发酸，一只手拍到他肩上，是蒲斌，满脸的胡茬因为几天没刮拉碴了不少，他说，“以后要注意身体啊！别累坏了！”

杨仁坚的呼吸漏了一拍，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其实我们依旧很幸福的，不是吗？

我们还有胳膊还有腿，还有眼睛还有嘴，只不过是经历了一个比较可怕的灾难而已，谁又能说这以后对自己一点帮助都没有呢？

幸福的定义，其实并不是想象中那么深奥吧！

你看，朋友们在一起，一起聊天，一起打闹，一起工作，这不就是幸福么？不一定要吃着鲍鱼鱼翅，不一定是拥有一个艳美老婆，不一定是在舒适地环游世界，也不一定是被万人所瞩目。其实，活着，本来就是一种幸福。



像是那片波澜不惊的爱琴海，一刹那，匍匐起七彩的泡泡……

“话说你这小子还真行啊！在地下躺了一天还能够活着，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精神支柱啊？”奉彬挑着眉毛用手肘碰了碰游凯德。“去死！”游凯德虽然是个工人，但也不过二十多岁，现在看起来还挺孩子气。

笑闹声渐渐沉了下来，最后游凯德缓缓开口说了一句：“你们想听听我在地底时的故事么？”

你们想听听我在地底时的故事么？

“地震的时候，我正在厂里热机，那地面突然震了起来，你们知道，我没读过什么书，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躲避地震，那时我怕的要命，就躲到一面墙的底下，谁知那墙一倒下来就把我压住了……”游凯德只顾自己讲了起来。

“当时就是一片混乱的晃动感，我的精神也恍恍惚惚的，那墙塌下来压在我身上，我只感觉到钻心的痛，我知道我受伤了，但是我没有力气推开压着我的石板，眼睁睁的看着四周全部倒了下来，将我也埋在地下，而且那灰尘呛得我差点就要窒息了。”游凯德微微抬头，深深的进入回忆中去。

“我当时好怕，真的好怕，我甚至以为自己已经死了，但是身体上的伤痛感意味着自己还活着，意识还算清醒。我就大喊救命，可是没人回应，我喊了很久，然后就有点绝望了。四周都很黑，黑得有些离谱，而且也静得让人心生恐惧，我的身体和脸都被压着，幸好不影响呼吸，我的手却还是可以左右移动一下的，你们猜我摸到什么？”



一只手，一只人的手，我当时不知多么高兴，用力拉一拉那手，可是那手没有反应。刚开始时还是暖暖的手，后来变得一片冰凉，我顿时明白了什么，连忙松开了手，那种感觉足以让我几晚睡不好觉了。我的心当时更乱了，真的好怕好怕，自己竟然和尸体睡在一起，我这时才发现什么叫恐怖！

我当时就要坚持不下去了，可是我突然想起了我老爸老妈，我不禁担心起来，他们不知道有没有事，我又想起了刚刚才在网上认识的女友，我们本来还约好出来见面的，可是现在她怕是也……我跟着又想起了很多的人，很多的事。

特别是想起上次去海南岛玩的时候，那是和初中毕业同学一起的旅游，我们在黄昏的时候在沙滩上玩，夕阳把沙滩都变成了粉红色，我们玩起那些小时候的游戏，什么红灯停绿灯行什么的，我还记得当时的浪声听起来很舒服，让我至今留恋不已。

于是，我在那一刻突然又想生存下去了，我还不死。

但是，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的背部传来一阵让我全身痉挛的剧痛，那感觉我还心有余悸。我这才发现自己受了很深的伤，血从背后渗流透周遭的泥土中，就连痛感都麻木了。我的手触到了自己的血，我又一次陷入无边的恐惧中，实在太可怕了。

然后我又想，一定也有许多人和自己这么绝望吧！可能救人的还没有救到我而已，我相信祖国一定会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中的。但我又担心了，我担心这消息不知道能不能传到北京去，现在看来我是白担心了。

那时候我觉得好累，好想睡。但我知道我不可以



睡，只要一睡就再也醒不来了，所以我不断告诉自己不要睡。但后来我还是迷迷糊糊地不知睡了没睡，四周太静，静得没有一点儿声音，我怀疑是不是我失聪了！

之后我想到，对啊，明天是我的生日，我通常生日的前一天都是通宵不睡的，这次也要！所以我熬了下来。之后又过了很久，我隐隐约约听到远处有人声和挖掘的声音，我又大喊起来，但是还是没人发现我。

再之后就是你们发现了我并且将我救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时间观念，也不知道原来自己已经熬了一天半，但是我真的很谢谢你们！”

摇晃的汽车在奔驰，车窗外的乱石堆和绝处逢生的树也飞速倒退。天黑了，其实看得并不真切，依稀地从黑暗中辨认出这些东西的轮廓，像一只只匍匐前进的怪兽，浮现出来，腾云驾雾。

车内并不比外面亮多少，只有前方司机座绿色的转弯灯在一下一下闪烁着，车子拐过去后，灯灭，一切又重归于无尽的黑暗。唯一的光源车头灯，它只是直直地向前指着，没有回过头来照亮一下车内的意思。于是可以听到浓重的呼吸声此起彼伏，有人躺下依靠在车椅上，闭上眼各自想着什么。

没有人说话，所有的一些都像某个以前觉得荒谬的童话，童话里说世界上有个很美好的地方，叫天堂。只要你们鼓起勇气去寻找，那么你就会在努力中恍然到达。

游凯德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天堂，那我们呢？

前方一直没有开口的司机突然说：“我们到了。”

我们到了……



徒步行军

我在想，
路，到底在哪里？
我低头可以看见路，
抬头，山岳也有蜿蜒而上的羊肠小道。
那到底路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呢？
有人告诉我，
路在脚下。

车子在一抖一抖中震了两下，接着是引擎熄灭的声音，四周依然一片黑寂，特别是连车头灯都失去了光亮的情况下。

“咔嚓”杨仁坚起来拉开车门，率先跳了出去，道：“大家下车，快！”

所有人都戴上了安全帽，帽端有盏低瓦的照明小灯，打开，淡淡的黄光仅可照亮前方一寸多的位置。已经足够了。杨仁坚抬头看见云层中时隐时现的月，在乌黑的夜幕中染印出一抹淡金。

司机说前面过不去了，地震造成了山体滑坡，不仅封堵了道路，更严重的是在上方，形成了一个堰塞湖，只经过一些简单的排洪处理。这边和村寨隔了一条浅浅的溪河，足有十几米宽，而且有很多震下来的尖锐的碎石头，车子要是开下去，胎子肯定要穿洞。所以，现在只好用人力把物资搬着，渡河过去。



幸好之前就料到有这样的情况，车子上还装有一些沙袋，现在都被扔到水流湍急的地方和一些石头十分尖锐的地方去了。没有水鞋，所有队员便脱掉鞋子挂上肩，撩起裤腿，露出光溜溜的脚掌，把一袋米往肩上一扛，又或是把一箱方便面往怀里一捧，开始涉水过河。

水是彻骨的冰凉，越往河里走，水位越高。从刚开始漫上脚背越过脚踝，一直到淹没了小腿，幸好最深的地方也只是淹没了小腿而已。水并没有太多的混浊感，反而显得有些清澈。

月光下小腿移动荡起粼粼碧波，一闪一闪地扩散开淡金的光芒。

冰凉的水让众人清醒了些，夜风徐徐而来，拂在脸上不会感到闷热干燥。几天没有洗澡的大家都有种想躺下去洗澡的冲动，不过怀里肩上还有物资，所以他们尽力压抑住欲望。但还是故意地弄起些水花，溅湿自己的衣服和身体。

一行人排成一列，由杨仁坚带头，缓慢地往村寨方向前进着。他们不敢走快，河里有许多锋利的石子和杂物，很容易割伤脚掌，所以他们只好小心翼翼地走着，石子印在脚底有种痒痒的感觉，也算是一种按摩，队员们于是乐此不疲。

渡过浅河中央，杨仁坚不禁停下来环视四周，这一刻的世界是美好的，天地是平静的，环境是安谧的。这让他一直绷紧了好几天的神经终于获得了松弛。

物资并不是太多，十多个人来回了两三次，就把车上的全部搬到了对岸。河岸上有一层薄薄的水雾，额前的灯光照上去泛出浅浅的光华，像是一个虚渺不真实的



梦境。杨仁坚辨认了一下方向，领着大部分人前进，留下几个守着一搬不完的物资。

岸上的环境比水里可要差得多，遍地的石屑与玻璃碎片，断壁残瓦在黑暗中匍匐不动，像东倒西歪的雕像。队员们都穿回鞋子，有的脚上也留下了几道浅浅的刮伤。“看好路，注意四周情况！”杨仁坚提醒道。

额前的灯光在黑暗中开路，转一下头就能让这灯光在黑暗中划动，划破黑暗。他们像是一支探险队，一步步进入一座黑寂的死城。这个想法把奉彬自己吓了一跳，连忙甩甩头把这个念头甩走。

地震过后，城郊或是一些野外往往会出现一些野狗，可能是地震中逃过一劫的流浪狗，它们会发了疯似的四处游走寻找食物，甚至会吃掉尸体。

一阵风卷过来，在断壁残垣的缝隙中穿进去，反弹交错，发出“呜呜”的鬼哭狼嚎般的声音，就连满身肌肉的王强都有点发自内心的害怕，以致冒了一身的冷汗。杨仁坚自己都吓了一跳，停了一下，但又装出无所畏惧的样子快步前进着，队员们都瑟缩着跟了上去。

游凯德脚碰到了一件硬物，竟然扯住了他的腿。“哇，救命啊，有鬼！”他大喊一声，差点把怀里的方便面箱扔了出去，猛一用力，只听见“噼啪”一声，扎脱了开来，直冲出好几米，惊魂未定。其他人的反应和他没什么分别，唯一的区别是他们在游凯德叫的时候就已经吓得跳了开去，杨仁坚最快把灯照了过去，大家才发现那是一截断落的树杈，这才松了口气。

不敢再等，队伍加快了行进速度，终于盼到了不远处微弱的灯光。那里就是这个村寨幸存者的集中地，恐怕这么大的一个村寨也没有多少人留下来吧，要不也不



用这么长的一段路都只有死亡的气息，像是走在地狱的路上，那种感觉让人害怕。

这么一想，胸臆中又塞了一团惆怅。像是横亘在血管的棉絮，吸得饱胀，占满了整个狭窄的通道，连呼吸起来都有些哽咽般的停顿。

恐惧与悲伤，交错着爬满了胸膛。

很大的一片空地，听说以前是用来举行村民选举的。

现在却像撒落的芝麻般，蜷缩着一堆堆幸存者，三五成群。眼睛里没有丝毫往昔的神采，是一片大雾般的空洞。就像是心头突然崩陷的一块，无法用什么来填补进去。

村长助理连忙派了几个人去帮忙搬剩下的物资，然后又组织了一下，开始分发物资。人群开始有了些骚动，但也没有人捣乱，不时有人想多拿一个方便面，但又在后面排队的人的目光下尴尬地放回去。

“好了，好了，终于有东西填饱肚子了！”有个大叔兴奋地感叹，抱着那盒方便面像抱着块金子般跑去找开水。“对不起，我可以要多一份吗？我家里还有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家……”有位大婶小心翼翼的问道，奉彬什么都没说，直接拿了两份给她，她欢喜得像青春期的姑娘般一跳一跳的，连说了好几声“谢谢。”……

总有太多的人和事，让人不禁潸然泪下。

总有那么一股暖流，让人不禁眼鼻发酸。

总有一种奇妙感觉，叫感动。



一批分派下来。仍剩下不少的食物，村长助理说先不分下去，清点安排一下，明天到点再派放，好让物资用得规划性，不会浪费。但是这么一堆大包小箱的放在这里，总让人不安心，所以还是找几个人看管的好。

晚上十点多了，杨仁坚看着天色，决定先留下来一晚，第二天等这里安排得差不多了再回去，于是也顺便吩咐晚上值班看守物资的任务。由队员们轮流把守，每两个小时换一次班。

天空有几颗微弱的星辰，却早已没人欣赏。

兄弟之间

谁偷走了救济粮

再高的山也终会淹没成海洋，
再深的水也终有干涸的一天，
这是那个叫“沧海桑田”的故事。
那么，我和你那曾经的山盟海誓，
会否也像它一样，
在时光中，
变得不堪一击？

物资中丢失了两包方便面，这是第二天早晨队员们得到的消息。

紧张的气氛在一瞬间从空气中蔓延，正在寻觅着各种缝隙，进入每个人忐忑不安的心中。村长助理只是摇摇头，不断重复那句：“这样下去可不好，形成了风气的话就麻烦了……”

他没有正面责备负责看守的队员们，但是谁都知道他的话语中隐含的意思。像是隐匿在棉花里的银针，按上去，便会鲜血飞溅。



杨仁坚的脸色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一番询问之后，知道在奉彬换下来时还在，但是之后到蒲斌接班时就发现失掉了。这其中的时间，曾换了三批轮守，其中包括游凯德和王强，陈滔以及一个队员，还有两个平时也干劲十足的队员，但是，他们都说没有看见有人靠近过，更不要说从眼皮底下偷了。

那么，作案者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能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盗走两包方便面的呢？

“这也太玄乎了吧，想不到有天我还会做侦探这个感性的职业。”奉彬一边搜查现场，一边说道。可惜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而且没有什么检验指纹什么分析仪器，况且即使有，恐怕也不会为了这两包方便面而动用。

只是对于灾区来说，如果还有物价的话，这两包面恐怕已经涨到一百倍不止了，完全到达一个恐怖的地步。“我说王强，真的没人靠近过吗？”奉彬有些失望地站起来问，杨仁坚坐在队员群中一言不发。

王强再次认真地思索了一下，摇摇头：“没有，真的没有，真是的，怎么会这样！我都快要焦急死了！”而出乎意料的是游凯德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没有作声，有些局促不安地四下扭动，总觉得浑身不舒服。

用钓鱼竿伸过来勾走？不可能。挖地洞过来……更不可能。难道是鬼？奉彬被突然蹦出来的念头吓得面色苍白，可能是近来生死见得太多了吧，心中一直存在着一份深渊般的恐惧，只要往那方面一想，就会占据了整个思维，在瑟瑟发抖中惶恐不安地张望，由心而发的寒冷如入冰窟。



“其，其实……”陈滔欲言又止，不太甘心地望着了一眼地面，才徐徐道，“其实我们换守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他的语气似乎带有一些叹息。众人心头一惊，杨仁坚抬起头，眼光扫过王强、游凯德，最终落在陈滔身上。“你为什么不早说？”冷冷的质疑语气，带着一种芒刺在背的气氛在蔓延。

“哎？”陈滔脸上微微泛出潮红，尴尬地吐出一口气，迟疑了一下，继续开口，“因为我也不太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啊！”他再次欲言又止，行为着实让人捉摸不透，抬头望向王强和游凯德，脸上阴晴不定。

“什么意思啊？”又有几个人向王强望来，让他觉得头皮发麻，大脑短路，直接就问出了口。陈滔没有回答，奉彬欲言又止。杨仁坚的语气又冷了一分，他以前从未这样说过话：“他的意思是……你们两个偷了面。”

明明是不愿承认的语气，眼光却依然带上了狐疑。“哎？什么？”王强顿时傻了眼，他有点不相信眼前的事实，游凯德也一脸焦急，完全是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一种莫名的难受涌上心头，难道几天以来建立的彼此信任，就这么被怪异的一句话而质疑吗？

不过也是啊，才几天而已，能有什么信任可言？

王强突然意识到什么，脸沉了下来，他气得浑身微微颤抖，他想开口，却发现喉咙是这样的干涩。终于，他还是鼓着气说了出来，“你凭什么这样认为，我们是清白的，该不会是，是你想推卸责任，污蔑我们吧，真是，真是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人，陈滔，我交错你这个朋友了！”

王强的表情是不太可能装出来的，他说这话的时



候，真的连自己都不太愿意承认，但又有一种声音在鼓动自己，说吧，说吧，要不就要被糊里糊涂地失去清白了。陈滔吃了一惊，他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上前一步，脸上略带着愤怒的红晕。

“你，你不要胡说，我才不是用这么低俗卑鄙手段的人，想不到啊，王强，我以前一直都以为你是个纯朴的男生，真是想不到……”

还未曾用上恶毒的言语，但是紧张的气氛已经开始在小队中蔓延，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们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而且谁也不想承认两者之一谁是作案者，相处了好几天，他们都明白互相的性格，但是，如果真的是他们中某人的话，那种无法信任身边任何人的感觉让他们害怕。

就连一向沉稳的蒲斌，也把眉头皱成一团，他心里挣扎得很是痛苦。

“你妈的……”王强终于忍耐不住，脱口一句，挥着拳头有种想打人的冲动。陈滔也上前一步，毫不示弱地迎上去。在这么发展下去，团队的一切将变得不可收拾。

“够了！”杨仁坚一声怒吼。

如同猛然浇下的一盘冷水，浇醒了两个冲晕了头的人。他们都停止了动作，望向杨仁坚。杨仁坚深深地呼吸着，用尽全力不让泪水溢出眼眶，“够了，不要再争了！”语气变成了疲惫，两人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软在了原地。

其实事有蹊跷，他和奉彬都看出来了，但是同样，不愿意承认而已。

“游凯德，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杨仁坚沉默了一会



儿，终于吐出一句话。游凯德浑身一震。王强也吃了一惊，想不到他们会怀疑游凯德，他深知被人怀疑的感觉，心中不顺气，开口替游凯德辩护：“小游不会的，他和我一起……”

“王强你闭嘴，我问的是游凯德。”冷冷地打断，而且是无情地直呼名字。游凯德一阵苦笑，看着王强，说：“你不用为我辩护了，的确是我做的，我甘愿接受一切惩罚。”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有人甚至控制不住音量叫了出来：“怎么会？”王强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的，表情惊愕。陈滔却皱皱眉，神色间闪过一丝不忍。杨仁坚腾的一下站了起来，两步上前，一拳打落在他的脸上。“你这个混蛋！”

你这个混蛋！

他其实多么希望游凯德说一声，不是我，即使是说谎也好，可是……

殷红从嘴角涌出，唇上爆出一团血花，游凯德退了两步，重心不稳地跌坐在地，望着杨仁坚的眼中多了一分恐惧。杨仁坚很生气，奉彬和蒲斌连忙将他拦住，他自己也被挥出的这一拳吓倒了，在浓重的喘息中尽力安定下心神。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杨仁坚的声音显得暗哑。

游凯德低下头，又抬起头，苦苦地挤出一句：“不为什么。”

“你！”愤怒的眼光像一支支利箭，四面八方密不透风地刺来。游凯德爬起来，低着头眼睛进入了阴影，补



上一句，“你不明白。”

然后举足，走远。

身后是其他队员忍无可忍的叫骂声，直接地，淹没了整个世界。

偏偏这些声音，如此熟悉。



信摇摇任

都是这样的，

潜意识里我们对别人的不信任。

就像谁谁谁说某个你的朋友在背后说你坏话，
我们通常的反应是：“是吗？”又或者“不会吧？”

疑问的的语气，带着一种莫名的失落和惆怅，

然后在潜移默化中成了肯定。

我们如果能说：“不会的，他不是那样的人！”

那该多好！

就像是狂暴的雷电，硬崩崩地从地上劈开一道鸿沟，雨哗哗直下，一瞬间，鸿沟变成了翻涌奔腾的河流，隔绝了两岸迥异的风景。

如果，河面上再涌起伸手不见五指的雾……

游凯德摇摇晃晃地走了一段路，脚下一滑，跌趴在地，碎石割伤了他的一边脸庞，鲜血汩汩。他的拳头抓紧，松开，再抓紧，用力地把手中那块石头扔出了好远，终于狠狠地问出一句话：“为什么？”

接着是小孩子跌在地上撒娇般的痛哭，拳头和脚猛锤踢着地面，直到石头上又添了一道殷红。“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不明白我？”撕心裂肺的喊声，甚至忘了男生的尊严。

为什么你们不明白我？

为什么？



其实游凯德只是在换班之前，无意中发现了两个饿得再不吃东西就可能活不下的孩子，他们嘴唇发白，双眼无神地盯着那一箱箱食粮，流露出渴望的神色。游凯德的心动了，他觉得不能放任孩子不管，可能这两个孩子父母早已经不在了，而他们又不知道可以领取粮食，所以根本就没有吃过东西。

又或者是，当他们知道并赶来的时候，已经迟了。

“你们是想吃东西吗？”游凯德蹲到他们面前微笑着温柔地问。他们退后一步，没有作声。游凯德叹了一口气，他知道震后孩子们的心灵不知道已经承受了多大的创伤。他不忍心看着孩子们就这么下去。

本来他应该去报告的，但是他想，这么夜了，还是别打扰大家休息吧！所以他偷偷地拿了两个面，递给了那两个小孩，道：“好了，回去吃，明天也有得分派食物的，早点过来喔！”他像一个成熟的大哥哥，摸摸两个小孩的头，看着他们走远，然后才猛地惊觉，自己竟然忘了告诉那两个孩子是明天的什么时候。

这时王强才打着哈欠走了过来，招呼游凯德一起看守。

游凯德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所以心情大好，回去时竟然忘了和王强讲起这件事。所以……

其实，就这么简单。

真的，这么简单。

就像你买彩票时不知道自己已经中了奖，游凯德也难以想象事情居然会发展成这样。他归结于自己读的书少，不太懂得组织语言表达，其实他可以早些说出来的，但他发现自己竟然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所以他一直



焦急地欲言又止。

但是，事情发展的比他想象的还要猛烈许多。他在承认自己拿的面的时候，已经失去了一切退路。

那么，自己就要退出这个团队了吗？游凯德看着泥浆和鲜血混淆成深红色，这么想着。

退出了这个团队没有关系，自己最害怕的其实是，退出了那些并肩作战好几天的朋友们的心！

真的，要退出了吗？心里好痛，那是一种隐隐的绞痛，却传遍全身。

回顾好像某种藤蔓般的植物，从裸露的心房出扎根，汲饱了血液，长出带刺的枝叶，狠狠地钉扎了一身。曾经的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嬉笑，一起哭。现在你们在努力，在嬉笑，在哭，都没有我。

怎么样勘测寻找，都没有我！

杨仁坚有点麻木地坐在那堆物资面前，盘着腿双手垂放在膝间，像是在打坐一样。只不过眼神没有了犀利，没有了冷静与骄傲，反而溢着淡淡的忧伤。他在想，自己是不是太冲动了，小游那么做，一定有他的原因吧，而且只是两个面而已。但是，另一种负面情绪会再次把思维占据，说他是在偷东西啊，偷窃是不可原谅的，而且还欺骗了我们一队人的信任，这是他应该的。

可是游凯德已经走了，是不是应该将他从团队中除名，直接回去报到？

杨仁坚感到很迷惘，烦乱像在耳边飞来飞去“嗡嗡”作响的苍蝇，在挑战着人忍耐的底线。杨仁坚猛地甩头，想把一切都摆脱开去，停下来时仰首看天，有白云静静地悬在蓝天一端，俯视大地的沧桑。心情稍微好



了些。

杨仁坚站起来，恰好见到两个八九岁大的孩子在望着自己，幼小的脸庞没有洗干净蒙着一层黑土，额头处还有一道结痂的伤口，他们疑惑的大眼睛失去了儿童应有的天真烂漫的神采，却像晚年老人的瞳般雾霭沉沉。

杨仁坚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杨仁坚，都没有任何要退让的意思。

杨仁坚觉得奇怪，心头有种莫名的召唤让他走了过去，微笑着亲切地问道：“小弟弟，你们是找谁或者有什么事吗？说不定哥哥可以帮到你们呢。”他的笑在阳光下显得灿烂，但是笑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男孩没有了当初的胆怯，伸出一只小手摊开，稚嫩的童声极力模仿着成人的语气，道：“请你分派给我物资。”

杨仁坚楞了一下，觉得这样的语气有点可笑，然后他摸了摸两个男孩的头，道：“对不起喔，你们下午猿点的时候再过来吧，那个时候才派放物资。”他本来以为可以哄走两个小男孩了，可是他们谁都没走，倔强地瞪着一双你不敢对视的眼睛，望向杨仁坚。

甚至还佯装出成年人的老气横秋，一撇嘴：“我才不信呢，不管了，我们现在好饿，昨晚的面吃不饱，而且你们不是来帮助我们的吗？”那样子实在太滑稽了，杨仁坚终究是没忍得住笑出了声，他说：“饿的话就不会这么神气了，难道没人告诉你们，物资是规定时间发放的，昨天是源点到猿点，今天是下午猿点到源点，乖喔，先回去坐着，等时间到了再来！”杨仁坚觉得这两个孩子好可爱，但是，看他们瘦弱而且衣衫褴褛的样子，一定是在灾难中承受了很大惊吓吧。可是那两个小男孩却不管这么多，其中一个指着杨仁坚说：“你骗人，



你是坏蛋，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有个哥哥派了物资给我们……”

杨仁坚觉得奇怪，昨天晚上……

他突然感到眼前光线陡然涨大，淹没了所有视线。有什么东西正在裂帛声中串联在一起，然后变得完整无缺。所有的理由在回归，所有的答案都在讲述，所有的所有，都清晰地呈现在面前，比真实还真实。

“那个哥哥是？”

“是和你戴着一样帽子的啊，他见我们饿得可怜，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他就过去拿了两个面给我们，所以我说嘛，你不用骗我，我现在好饿，是他让我们今天再来的……”

游凯德，我，我是错怪了你吗？

无边的悔意如同潮汐般铺天盖地而来，有点像小时候因为淘气而把妈妈气哭后的心情，又或者是一时气愤倔强地对某个好友嚷道：“我们绝交”，之后又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还有把女孩子弄哭后在一旁嘲笑，之后那个女孩再不理睬自己的失落。无边无尽的悔意，蓄谋已久，在那一刹如同山洪爆发，淹没了整个世界。

“游凯德，你在哪里？”杨仁坚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废墟上回荡，然后身旁传来奉彬的喊声：“小游，你在吗？”……

打发走那两个小孩之后，杨仁坚立即让队员们四处寻找游凯德，听完杨仁坚所说的一切，他们都觉得无比的愧疚，毕竟错怪了好人。

然而，如果游凯德稍有闪失，他们怎么对得起自己



的良心？

你在哪里啊，游凯德？

因为地震过后房屋倒塌而四下散落的碎石块堆积而成的河滩，倒下的树林多不胜数，更多的是被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永远地掩盖了，或许在几千百万年后会变成石油和煤炭吧，游凯德想，就像自己的心也在埋没中腐朽成尘土。

他倚坐在一棵没有倒下的树下。这棵树生长在河岸边，可能因为长年累月的扎根，在地震到来时坚持了下来，尽管身体上不可避免地伤痕累累，但它还是活了下来，只是举目望向整个河滩，也只剩下它自己孤独寂寞地伫立在那里，没有伙伴，没有亲友，没有同类。它也在哭吗？游凯德抚摸着这棵树上几道触目惊心的“伤口”，悲伤地想到。

举目无亲的感觉是什么？他很清楚，特别是此刻，那种无法抑制的悲哀会从四面八方涌来，将他淹没，令他窒息。

他又叹了口气，坐了下来。一人一树就这么静静地挨在碎石遍布的河滩边，听得流水击石发出的“叮咚”声，或许这么苟且地活着，还没有死去的幸福吧。如果失去了同伴的话。

他朝岸的另一边看去，载他们过来的车子已经开到高处去了。因为这个河滩并不稳定，上面的堰塞湖随时有崩塌的危险，所以杨仁坚让司机先开到高地上去。这时这刻看来游凯德眼中，却像是同伴们将他抛弃在这，一同离开了。他们会不会已经把我忘了？不，一定不会，他们可能还恨得咬牙切齿呢！

他们把我忘了还好，最少我不会觉得这么痛苦。



这几天以来不断的余震没有停止过，但大规模的也只是几次，不过已经足以让人心惊胆战了，因为对地震的恐惧已经深深根植于众人心中，挥之不去。

就在这时，游凯德似乎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那声音从遥远的天空传来，虚渺而不真实。但是他还是四处张望了一下，又暗自苦笑，又怎么会有人来找自己呢？这里已经没有谁认识自己了。难道是死神的召唤？

大地猛然颤动起来，对面一个小山坡“轰”的一声，又塌下一大块，游凯德一下子从地上一跃而起，连忙往村寨方向跑去。大地在抖动，根本就跑不起来，像是跑来跑去都在原地一样，甚至一个不小心，跌趴在地，割伤了手掌。几道伤口又出现在上面，鲜血潺潺。

“游凯德！”他突然听到一声惊呼，并不是出自他的口。他惊诧地抬头，正好见到一脸惊喜的杨仁坚正在向他招手，在不断晃动的景色中显得那么坚定。游凯德心头一暖，不知哪儿来的力气，一把爬起来，借助一些比较大的石头和物体一按一攀一步地朝杨仁坚方向靠近。

杨仁坚也从上方伸出手来，张开的有力的手掌，这是对他的肯定、承认与接受。游凯德的眼睛湿润了，他用力伸出手去。两只手紧紧地我在一起，暖意在彼此传递。他一用力，就被拉上了杨仁坚所处的小山坡。

这才发现除了杨仁坚，奉彬也一脸微笑地看着他。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杨仁坚已经紧紧地将他拥在怀里，温暖的肩膀给了他力量和信任。他能听到杨仁坚语气中的颤抖，“终于，终于找到你了，小游，是我错怪了你，对不起，对不起，你可以原谅我们吗？回来我们的队伍吧……”

世界再怎么破败又怎样，那一刻对于他们来说已经



没有意义了，就算天塌下来，他们都会齐心协力地顶住。地震中，游凯德伸出自己的双手，也紧紧地抱住了杨仁坚。

奉彬也激动地扑了上去，挂在两人的肩膀上，大声道：“太好了，欢迎你回来，小游！实在太好了……”

就在这时，天地间传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轰”，大地抖得更恐怖了，三人一个不稳，全部跌趴在地，抬头，见到了一生都不可能忘记的，震撼的一幕。



杨仁坚之“死”

佛说：天地万物，都有一个终点。

玻璃瓶有破碎的时候，

新学期有结束的时候，

爱情有合久必分的时候，

人也总有死的时候。

有时候我想，

没有一个终点的话，

可能会很痛苦吧！

千篇一律黯淡无光地，

或者倒不如轰轰烈烈伟大地死去。

那么，死得还算痛快。

虽然是在百米之外远的地方，但是那铺天盖地来势汹汹的洪水发出“轰隆隆”的巨响，傍依着山体如猛虎般势不可当地往这边推进，威力绝不亚于好莱坞电影《后天》里冲进美国的海啸，杨仁坚等人绝不怀疑它扑下来会把一架汽车压成铁板。

“走啊！快！”短暂的失神，迅速恢复的理智加上人逃生的本能，杨仁坚拉起奉彬，推搡着游凯德赶命似地往村寨方向的高地跑。五十米，三十米，二十米……洪水迅速靠近着，如狼似虎，一路吞噬着山体和废墟直扑而来。“快，跳上去！”杨仁坚把游凯德往一块高石上推，已经上去了的奉彬则拼命地拉，游凯德两脚往石上一蹬，借力窜上去，立即转身拉杨仁坚。



十米，五米，三米……甚至已经看到洪水里卷席旋转着的巨大石块，撞上的话绝对不会是粉身碎骨这么简单。“用力，拉！”游凯德大喊一声，杨仁坚猛一跃起，“轰”！洪水从脚下擦边而过，弹起的水花溅湿了裤腿，他赶忙爬上高地，三个人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太可怕了，幸好这里有许多没有倒塌的高地，要不肯定没命了。惊魂未定的三人目光呆滞地看着眼前湍急地流过的水，不用猜也可以肯定是上面的堰塞湖崩溃了，刚才的地震应该有六级以上，幸好，幸好一早让司机把车子开了上去。

特大山洪一路狂奔，最怕的还是它的洪峰龙头，现在龙头过去了，后面的水虽然湍急而且碎石乱流，但已经少了那种惊心动魄的震撼。“哈哈哈哈哈……我们竟然没死！”奉彬突然疯了似的大笑起来，其余两人对望一眼，也不禁笑了起来，然后又是深深的拥抱。

“这个村寨建立的临时据点是正确的，要是临河而建，那一切都完了……”杨仁坚冷静地分析，游凯德点点头，“不过事发突然，不知道有没有遇难者……”话音还没有落下，就听见一阵呼救声，四处张望却见不到人。

“你们快看！”奉彬猛地向对岸一处低石指去。是一个黄色衣服的小女孩，正趴在那不到一平方米的石头上痛哭着喊救命，而那块石头随时有崩裂或者被淹没的危险，这么下去，那女孩一定会没命。

应该是来河边取水的村民，遭遇大水时正好也逃上了一块比较低矮的高地，暂时幸免于难。但是现在，大水已经把那个落脚点冲得摇摇欲坠，而且以现在的水位，那里实在是太低了。



救还是不救？

“他妈的，拼了！”杨仁坚突然骂了一句，就要往水里跳，被游凯德用力拉住，“你疯了，水里有许多碎石的，还有一些不断漂下的大型物体，你这么下去会死的！”杨仁坚即时一愣，但是对岸的哭声拉扯着他的神经。我不死就是她死了！没可能见死不救的，否则我可能会后悔一辈子。他猛一转身，面对着游凯德：“小游，你信不信得过我，我一定会救她回来的！这里游过去，不过十多米而已，没有时间了，再不去她会死的！”

“可是……”游凯德还想说什么，都被杨仁坚充满信心的眼神望着，顿时说不下去。奉彬虽然也担心，但也没办法，他说：“那趁现在水里还没有什么重物，快去快回！”

杨仁坚笑着点点头，拍了一拍两同伴的肩，转身扑了下水。

刚一下水，顿时感觉不对了，这些水全部都是彻骨的冰凉，而他刚刚才跑了全身大汗，现在又这么快接触冷水，全身顿时爬满了鸡皮疙瘩，他知道一定要更快了，现在手脚已经开始僵硬并逐渐演化为抽筋趋势。

冷水在肌肤上爬过，寻找着各个缝隙侵入身体，杨仁坚张开双手快速拍打起水来，双脚也用力地踢水，他的方向是女孩所处石头的更上方，因为湍急的水流不断将他向下冲去。用力地游，他真的用尽了全身解数，这时候任何的放松，都有可能被水流冲走。

不过杨仁坚的水性比较好，他很快游到了女孩所在的石块，他爬上去喘息了一会儿，抱起女孩安慰道：“不用怕，哥哥来救你，等一下你记住要抓紧哥哥的肩



膀，千万不要松手，知道没？”女孩惊恐地点点头，停止了哭泣，爬上杨仁坚的后背，重力顿增，这回杨仁坚的信心都有些动摇了，但他一咬牙，道：“抓紧了！”然后再次跃入水中。

身上陡然增加的几十斤重量差点就把他压入了水底，他用尽全力把头伸出水面吸气，双手双脚不敢怠慢，用力划动着，有几次淹着了女孩，咳出了好几口水，他说：“把头向上伸，尽量！”又不顾一切地游了起来。

回程比来时艰难很多，即使水性再怎么好的人，身上多了几十斤东西，也不会好受得哪儿去。但是杨仁坚没有选择的余地，他知道，他现在已经是在超常发挥了，他现在可是更加不可以放松啊，因为他身上还寄托着另一个生命。

几块尖石从他身上滑过，顿时割出了血，他全身一痛，差点沉了下去，脑海中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如果抛下女孩的话，自己一定可以安全回去，自己必须安全回去，要不小梅他们肯定会担心的。该死，我怎么可以在这种时候想这样的东西？我必须回去，女孩也是！他猛一咬牙又用力地全速往前窜。近了，更近了，杨仁坚坚持着，他从后背把女孩子抱了起来，双脚踏水，把女孩高高地往上举，他的双脚都已经用力过度而有些力不从心了。“快！”他张嘴一喊，喝了好几口水。游凯德和奉彬在上面接过女孩，立即伸手来拉杨仁坚，但是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力了，杨仁坚被水流冲出了几米，现在正艰难地向回游。

就在这时，游凯德和奉彬一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上游飘下一大截断树干，正急速地朝水中的杨仁坚撞



去。“不，不要！”奉彬大喊了出来，他都急得快哭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游凯德拼命伸长手，近了，快，快啊，杨仁坚的手指终于和他的手碰了一下，可树干也刚好撞到。

“不！”撕心裂肺地喊着。

杨仁坚被粗大的树干击中，飞速地被冲向下游，几个回旋后，已经连随着树干消失在三人视线范围中，他思维停滞前听到的，是女孩大呼：“哥哥，哥哥……”的声音，以及游凯德和奉彬沙哑的喉咙里发出的，不甘心的“不”。

响彻云霄。

最起码我是救人而死的。有什么关系呢？

这些水从堰塞湖形成的那一刻就已经浸泡住许多尸体，现在，也不过是再多一具而已。他在黑暗中自嘲道。

存在失去

存 在 于 世

握紧拳头，有凝实的力量感觉；

捏一捏脸，有轻微的疼痛感觉；

闭上眼，放松精神，有心脏一下一下跳动的声音，
像时光的钟摆。

这代表着什么？

你知道吗？

这表示我还存在，
在这个充满悲欢离合的世界。

眼前是无数白寥寥的光影，他们浮动着，融合起来又散开，像是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在嬉闹着玩游戏。毛茸茸的白光，毛茸茸的像棉絮，全部压在身上，很轻很轻的重量，以及温柔轻和的抚拭。

不，那真的是棉絮吧！杨仁坚猛地感觉到什么，硬是睁开了双眼。眼前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生正在替他全身上下的许许多多伤口止血和消毒，浸泡了消毒药水的棉絮轻轻地往那些伤口按去，一阵阵微小的痛感传来，



让他不禁发出“啊”的低声呻吟。

女生吓了一跳，刚才她是蹲着替这个伤者消毒的，长长的头发从额前垂下，正好挡住了自己的右边脸，所以并没有发现杨仁坚已经醒来，现在突然听到他的叫声，吓得差点把手中装着药水和棉絮的铁盘向后扔了出去。她一屁股跌坐在地，头发也顺应回到两鬓上，一双有些慌乱的大眼睛看着杨仁坚。

不得不承认，这个女孩是挺漂亮的，穿着白色衬衣和灰色长裙，刚才的跌倒就差点把裙底露了出来，她连忙一手按住裙子，瞪了一眼杨仁坚，似乎有些生气地道：“怎么醒了也不说一声啊！”

杨仁坚那个无奈啊，他呶呶嘴：“我怕我突然说话，会把你吓得更厉害吧。”说完觉得很好笑就笑了起来，扯动了脸上的伤口，又痛得笑不出来了。这回轮到那女生捂嘴偷笑了，他说：“大叔，你的笑比哭还难看啊！”说完又靠近了上来，用钳子夹起一块干净的棉絮，继续替杨仁坚消毒。

“你刚才喊我什么？”杨仁坚有些诧异。

“大叔啊！不是吗？”女生满脸疑惑。

“我的样子似大叔么？”杨仁坚这回真的是苦笑了，他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脸庞，发现皮肤很干燥，而且好多伤痕，皱巴巴的。

“那你多少岁，看上去最少也有三十四五吧！”女生的好奇心来了，一边消毒一边问道。杨仁坚汗颜，自己真的看上去有这么老吗？我才十七岁而已啊！他沉吟了一下，问道：“你有镜子么？”

女生点点头，放下镊子，从裙子的袋子里摸出一面巴掌大的镜子，道：“只有这么大的了。”然后伸手递了



过去。杨仁坚接过镜子，看着自己的脸容出现在镜子上，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都有些认不出自己来了。

乱糟糟的头发一团地贴在额上，鼻梁上和左脸边有两道较大的伤口，不过应该不会毁容。原本还算白的皮肤在这几天的暴晒下变得棕黑，唇上和下巴那些胡子因为没有剃过，拉碴地生长着，自己看上去都有些扎眼，怪不得人家说我老了。

端视了好久，他才放下镜子说：“你是说，我有三十多岁吗？”女生已经处理好了小伤口，伸手去解原本小腿上包扎好的那一道很深的伤口，那里该换药膏了。听到他的话，十分肯定地点点头。“天啊，你知道我多少岁吗？”杨仁坚的表情很难看，还带有些苍白，“我才十七岁啊！”

女生的动作停了下来，扭过头很认真地端视着这位“大叔”然后扭扭头，说：“不信，你怎么可能比我还小，我都二十岁了！”杨仁坚不用猜都知道是这样的结果，撇撇嘴，“你不信算了！我真的才十七岁，看来一夜白头的说法真都没有错，才几天我就变三十岁了。”说完叹了口气。

女生也不和他争吵，“算了，你要当十七岁小孩子就让你当下好了，不过大叔你的思维真是奇怪，不用这么执着自己年龄的，老了有的时候也要承认呀！”

杨仁坚：“……”

过了一会儿，女生终于解开了纱布，换药的时候小腿传来钻心的疼痛，杨仁坚咬牙忍住，冷汗直冒。“真是难以理解，你怎么会受了这么多伤！”女生看着都有些不忍，不禁问道。杨仁坚呵呵一笑，“告诉你也行，



可别吓着了喔！对了，你们是从那里救到我的？”

女生发觉眼前这位“大叔”很会挑起别人的好奇心，就回答道：“我们的人在河滩上发现你的，你也算命硬了，竟然没有被大水冲走，那时候你抱住一大块树干，像抱着你老婆似的，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你们拆开呢！”女生说着笑了起来，杨仁坚又有些汗颜，不过这个女生面对灾难还能这么乐观，真有些像奉彬的性格，让他不禁怀念起北川来。

“这里到底是哪里呀？”杨仁坚忍不住问。

“你不知道？”女生有些惊讶，她一直以为大叔是这里的人。

“嗯，我是北川县里的人，对了，不要叫我大叔，我叫杨仁坚，你叫什么？”杨仁坚这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他不知道被大水带到哪里去了，希望不要离开北川太远！

“喔大……不，我就叫你坚哥吧，我叫淳再，你现在在离北川县不太远的一个小镇子里。”女生已经包扎好了伤口，站起来让双腿放松了一下，再次坐下在杨仁坚身旁。“淳再，淳再……你的名字真好听，姓淳的人应该比较少吧！”他发现这个名字的某个玄机，存在，是的，这真是个好听的名字，我们都为着自己的生命和理想存在着。

“嗯，不过大……坚哥，嘿嘿，差点改不了口，你不要转开话题了，快告诉我你是怎么飞到这儿来的，北川县来这里恐怕也很困难吧，而且还抱着木头，我好奇耶！”她就像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般坐着，乐观的性格甚至可以影响别人的心情。

“你真要听么？可不要吓着了喔！”杨仁坚轻轻一



笑，挣扎着想坐起来。“你还是躺着吧，这样会拉动伤口，很痛的喔！”淳再按住他。杨仁坚露出痛苦的神色，无气地道：“我躺累了行不行，扶我起来吧，让我坐一会儿！”

淳再只好抱怨着：“哪有人躺着也会累的。”然后，扶起了他上半身，让他和自己坐在一起。杨仁坚抚摸着身体上的伤口，神情变得有些黯然和感慨，还带着一些骄傲。迟疑了一会儿，他还是开口了，从去寻找游凯德一直讲到救小女孩的过程，再如何被树干击中如何被冲走，虽然他像是平淡地叙述着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但是淳再又怎么听不出其中的惊险呢，她都快吓坏了，想不到眼前这个男生经历了这么多事，他是多么沧桑的一个人啊！

“你真的不相信我才十七岁吗？”杨仁坚突然问道，抬起头望着澄澈明净的天空，四周是人们走动大声说话的声音，都是再说国家政策好什么的。哭的人也少了很多，但是却多了许多沉默寡言的人。淳再嘟了嘟小嘴，说：“现在倒是有点相信了！不过呀，还不肯定！”杨仁坚无奈地叹了口气，横了一眼这个大姐，一点办法也没有。

是啊，时间才不过过了六天而已，这些天自己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度日如年。不过自己也算是个很早醒悟过来的人了，与其在悲伤中惶惶度日，倒不如出一份力，尽快让灾难过去，那才是最重要的啊！不过话说自己好像一直没有停下过工作吧，还真是厉害啊，自己竟然坚持了下来，以往做三十个俯卧撑都可是要累得趴倒的，呵。

现在还哪里有什么梦想，什么未来。全部都是过了



这场灾难再说吧，那什么高考，什么大学，都见鬼去吧！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啊！对了，我还得带小梅去环游世界，这可能是唯一支持我的梦想了吧，但是看着这遍地狼藉，梦想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

糟了，我在这里的话小梅一定会很伤心，她肯定以为我死了，还有队员们，他们会很担心的啊，怎么办？不行，我怕他们会做出什么傻事来，要快点回去才行。想着，杨仁坚开口问道：“想不想和我一起去北川？那里有我父亲成立的志愿者组织，你加入了肯定会帮到忙。”

淳再被这句话吓了一跳，她凝视着杨仁坚，能够看出他眼中出现的坚毅。她突然笑了，笑得有些黯然，她说：“其实我父母就在北川啊，我一早就想回去了，可是却一直没有机会，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杨仁坚的双眼亮了起来，他说：“那就这么定了，走！”他满怀激情地想站起来，顿时全身上下一阵痉挛的痛，让他动都不敢再动了。“行啦！就你这样的状态也想回去啊！想过去最快也要一天多呢，现在你就好好休息，等明天吧，我再找几个朋友，他们也是打算回北川的，多些人结伴比较好！”淳再说，把杨仁坚按了下来，然后走开去找人拿担架抬杨仁坚进帐篷。

她自己又何尝不急呢？但为了更好地行动，必须等待。

杨仁坚有些颓然地躺了下来，他当然也明白现在的情况，不过可真的没有办法啊！他闭上眼养神，希望可以尽早恢复行动能力。这时旁边两个人的对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听说胡主席也来灾区了呢！”



“是啊！有他亲自指挥，一切肯定会很快好起来！”

杨仁坚心头一阵激动，他是多么感谢国家带给灾区人民的帮助，这一刻，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一定要继续努力，用行动来报效祖国！

而当务之急就是……

好好休息。



爱，离别

“来生我再爱你”这样的话，
我不会相信的。
这都是骗人的谎言，
因为来生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控制得了。
那么，要爱，就在今生今世，
哪管得天长地久，海枯石烂？

梅依可已经忘了自己是第几次悲伤地落泪了，自从昨天听到第一小队带回来杨仁坚被大水冲走的那一刻起，眼泪哭干了都还能继续挤出来。谁都明白在那种情况下被大水冲走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存活下来的机率已经到达了一个微乎其微的程度。但梅依可还存有那么一丝侥幸，说不定这个命硬的家伙还没有死，被人发现救了上岸，自己想办法游了上岸，被水冲了上岸……

所以她还必须活下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找回一个人的尸体谈何容易，简直无异于大海捞针，但梅依可深信，只要杨仁坚没死，就一定会回来找她，他们还有未完成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她可以等，一天，两天，一个月，或者是一年，她都愿意，但是她也明白，如果一个月以内他没有出现，那么，她自己也可随他而去，她不知道失去了他，生存还剩下什么意义。

杨仁坚当初送给她的指环，她说要等到在礼堂里那天让杨仁坚亲手帮她戴上，现在她还不肯把这个雕心的



铁指环套上手指，所以她用一条线把指环串了起来挂在脖颈上。每到想念杨仁坚的时候就伸手握住指环，这样会让她的心情变得十分安稳，十分平静。

她还记得那时候的情景，她和杨仁坚去逛街，当然，杨仁坚是被她连拉带扯逼去的，专门负责拿东西。一路走到步行街尽头，杨仁坚左手两袋东西，右手三袋东西，肩上挂着一个鼓胀的书包，裤袋里也装了好几颗棒棒糖，他差点就要头顶上也放一袋了。和女生逛街真是可怕的事情。

不过终于到了尽头，这下解放了。如果继续买下去先不说钱包已经空空如也，他怎么拿得下，他想如果再来一大袋的话他干脆就晕过去，让 ~~员~~救护车帮忙把这些东西运回去吧。但是天意弄人，梅依可在一家精品店门前停下了脚步，她透过玻璃往橱窗里看着。

她看到了一双雕着两个心形图案的指环，它们粘在一起就像是一个完整的一箭两心图案，她在那一刻就喜欢上了这对指环，而且旁边还写着八个大字：限量发售，最后一个。她感觉到杨仁坚也来到她身边，顺着她的视线看到了那双指环。眼瞳微一收缩，看到了标价牌上面。“~~缘~~元。”

~~缘~~，我爱你。

杨仁坚心中咒骂商家的奸猾，用这样的手段导致年轻人们根本不会去讲价钱。不过幸好只是“~~缘~~”，要是来个“~~员~~”那就麻烦大了。“小坚，我想要，好漂亮喔！”梅依可含情脉脉的大眼睛望向杨仁坚，又望向指环。

杨仁坚只好放下手中的东西，从裤袋里艰难地摸出钱包，打开，伸手数着“一，二，三……”然后没了。



他无奈地望向梅依可，道：“小梅，不够钱了耶！要不，下次再买……”他其实知道小梅一定很喜欢这双指环，因为很少有东西会让她如此动心。梅依可不高兴地嘟了一下小嘴，唯喏着说：“那好吧，可是只剩下一双了。”然后也没有再说什么，多望了两眼橱窗，不舍地拉着杨仁坚走了。

杨仁坚看着她失落的眼神，心头没由得一阵内疚。

其实，这次逛街主要是为了两天后梅依可的生日做准备，买好零食，订好蛋糕，以及看看有没有梅依可喜欢的生日礼物。但是，梅依可是个很适合的妻子人选，她不会乱花钱，这是对家庭主妇的基本要求。

少女的心怀总是难以揣摩的，梅依可回到家开始就一直患得患失，到最后她终于忍不住了，拿到钱往那家精品店跑去，可是在她赶到的时候，服务员很抱歉地告诉她：“对不起，小姐，那双指环在一个小时前被一位先生买走了。”那一刻她突然觉得自己如此的无助，有些东西，是错过了就已经错过，再怎么也不可能找回来的了。

这让梅依可伤心了整整两天，直到生日的时候，杨仁坚递过来一个首饰盒，打开，那双情侣戒正安静地躺在里面，像是对梅依可报以最灿烂的笑容。她释怀了，破天荒地第一次主动给了杨仁坚她的初吻，这让杨仁坚在短暂的震惊之后羞得满脸通红，不过他心里甜滋滋的，他想：赚五元而已，赚到了！那香吻可真是摄人心神啊！实在是太美妙啦！

这一刻梅依可玩弄着手中的指环，轻轻放下，它垂落在脖颈之上。这是其中一只，另一只在杨仁坚手上，他一直戴着。到了现在，她还是被当初的那份甜蜜迷得



不知所措，当她知道那个买走指环的先生是杨仁坚时，她可以想象得到杨仁坚刚回家就立刻飞奔回去那家精品店的情形，一定是满头大汗，男生棱角分明的脸孔在接过指环的一刻洋溢满了欣慰的笑容，如沐春风。可是，在这样举目无亲的荒野，我怎么能不想念你？

“小梅，发什么呆啊，快跟上！”一位大婶喊道。

人群组成一支队伍，缓缓地向城外迁徙着。由于已经确认北川县城没有修复的可能性，政府决定把北川县城迁址，具体迁去哪里还没有定下来，但是要先把活着的灾民都救出去。梅依可其实很担心，不想走，因为她怕杨仁坚回来的时候找不到她。

但是，伴随着直升飞机铁翅上发出的阵阵轰鸣，一批又一批的灾民被运走。杨勇奇也说了，他是一脸痛苦地说的：“这是命令！”

志愿者们自愿最后走，所以梅依可有机会跑过来偷哭一场。四周是一些还未曾完全倒塌的房屋，有的墙壁上开了一大个窟窿，里面黑寂一片，像是藏着某些未知的危险。可能刚才她偷哭的时候握指环太用力了吧，现在站起来刚一松手，才发现那条细线竟然断了，指环“叮叮”地掉在地上，一路从石层之间弹了开去，一直滚进了前方一座房子，消失在它的阴影中。

她顿时急了，连忙追上去。后面一直尾随着她的王强见状，立即大喊：“不要啊，小梅，危险，不要去！”他更急更恐惧，是杨勇奇派他来看看梅依可，免得她有什么轻生行为的。梅依可向他挥挥手，“没事的，我去捡个指环就回来。”在她看来，这些房屋这么多天经过余震都没倒，其实也应该会安全。

“不，不要，那很危险！”王强已经开始跑过去，他



可是焦急死了，本来杨仁坚的事他就很愧疚，现在如果梅依可出了什么事，他不知道该怎么原谅自己。梅依可已经来到了小屋子，稍稍探进身去，寻找着那只指环。那可是杨仁坚送给自己的礼物，绝对不能丢。

有什么在黑暗中反射出银光，她眼前一亮，终于找到了指环，她高兴地伸手去抓。肩膀依着墙壁发出“吱哑”的声音，她也没留意，猛一伸手，终于够着了指环，将它牢牢地握在手里，冰凉的触感还是和以前一样。她兴奋地转回身，就在这时，身边一阵摇晃，她只看见有什么从屋顶猛地撞落到她的头部，耳边“轰”地一声，然后，然后有温热的液体从脸上淌下，意识开始模糊。

“小梅！”王强眼睁睁地看着那座房子在眼前崩塌，却无能为力。他的双眼猛地红了，发出惊天的吼叫，“小梅！”他飞身冲了上去，用挖，用刨，用踢，疯狂地掀开那些石块和木板等杂物，已经有人发现了这边的情况，救援队正飞快赶来。

王强已经挖出了梅依可。实际上压在她身上的石块并不多，只是头部受到重击，鲜血已经染红了一尺的土地，长发几乎被泡在鲜血里，纠成一团。“小梅，坚持住，医生，快叫医生！”王强抓着她的手，回头大声喊道。“小梅，小梅，你为什么这么傻啊！”王强哭着说。

梅依可的嘴唇动了一下，传出微弱的声音：“王强……我不行了……对不……起……帮我告诉……小坚，……我在这里……在这里……等他……还有……如……果你见到他……他的话……把这个交……交给他……”梅依可淡淡地笑着，鲜血涂满了她整张脸庞，显得那么恐怖。王强哭着把耳朵靠近她嘴边听着，梅依可用尽最



后的力气把什么塞进他的手里，然后闭上眼，头向下倾斜，手也轻轻地垂了下来。

“不会的，小梅，你不会死的，我们一定可以救回你的，你醒醒啊，醒醒啊……呜……”王强轻摇着梅依可沉寂的身体，大喊着终于哭了出来。

医生终于赶到，几个人同时进行急救和止血。经过一番抢救和努力后，医生轻轻地摇了摇头。

世界仿佛在那一刻再次崩溃，所有的光线，所有的声音，都在一刹那消失不见，

黑暗中传出一声叹息。

杨仁坚，我在这里等你。

愿随你

心向北川

向北川出发

不论隔着多么遥远的距离，
我也要回你身边。
不管面对的是刀山火海还是枪林弹雨，
我要回去。
爬山涉水也要回到你的身边，
重新握起你的手，
安慰你这个爱哭的孩子。

杨仁坚穿好衣服，从多人帐篷里走了出来，随便地找到水洗漱了一下。狼吞虎咽地吃掉了分派给他的早餐，然后找到了淳再。淳再正在和一帮人说话，其中有一个女的，两个男的。她到这个时候吃东西还不失雅态，真是个很有教养的人。杨仁坚想着，走过去打招呼。

淳再有些惊讶地望着站在自己面前的杨仁坚：“你，你没事了？”杨仁坚微微一笑，“没事啦！”其实他的伤口还很痛，只不过还勉强能忍受。“是吗？”淳再眨眨大



眼睛，突然闪电般出手，拍落在他的肩上，杨仁坚身体一僵，直痛得龇牙咧嘴，惹得旁边的人都笑了。

淳再也捂嘴偷笑起来，白了他一眼说：“还说没事呢，不过像你这么变态的恢复速度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正常人受了你这么严重的伤起码两三天不能行动。”杨仁坚无气地瞪一眼这个完全不把他当伤者却在他面前装医生的女孩，一脸晦气。

“好啦！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淳再见没戏，自己打了个圆场，把杨仁坚拉到面前，对那些人说，“这个就是我跟你们提起的救人大英雄杨仁坚同志。”那三个人都向杨仁坚点点头，杨仁坚也微笑致意。

“这个女孩是我同班同学古立簪，我们在同一所大学的医学系，是个十分善良的女孩子，你可不要欺负人家喔！”淳再指着女生道，杨仁坚与那个女生握了一下手，心道：你不要欺负我就好了。

“这个帅帅的男生是蒙虔骏，可是我们大学的校草，帅吧！”淳再花痴了起来，杨仁坚与这位头发微微泛金的男生击拳。说实在的，比我帅那么一点。杨仁坚想。

“至于……”“我叫何品博，很高兴认识你！”那个高高大大的胖子未等淳再介绍就上来热情地握住杨仁坚的手，“听说你救了个女孩，真是英雄啊，我超崇拜你喔！”看着他那双小眼睛闪烁着光芒，杨仁坚不太好意思地挠挠头。“没什么，那是我该做的，呵呵。”

五人很快混熟了，蒙虔骏是地理系的，平时比较严肃，不太爱说话。但是地震显然给他带来很大打击，他迫切地想回北川看看父母有没有事。此刻他正手持一张微型四川省地图，指着一个位置说：“我们从这里过去，要翻过这座山，行程大概要两天，中途有一个小镇子，



我们可以在那里稍作补给。”

“是现在出发吗？”何可博背起一个旅行包，问道。其实里面就装一些水和食物，还有一些工具，这样的行军不宜带太多的东西。蒙虔骏点点头，道：“要带好我之前所说的东西，大家准备一下，午餐之后出发。”于是淳再、蒙虔骏和古立簪就各自回帐篷收拾东西，何品博留了下来，陪同杨仁坚一起收拾行装。

杨仁坚有点好笑，问道：“博哥，你去北川做什么呢？”何品博愣了一下，轻轻地摇摇头，叹了口气道：“我是外地的学生，父母都不在本地，所以不用担心，令我担心的是阿骏，他的妹妹在地震中丧生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有这么悲痛的表情，抱着妹妹的尸体整整哭了一夜，唉，这天灾都是啥子玩意，怎么说来就来呢！”

杨仁坚听着有些黯然地低下头，在这片庞大的废墟中，不知道有多少人痛失家园，失去亲人。可怜我们这些生存下来的人，面对这些灾难是多么的痛苦。他下意识地拍拍何品博宽厚的肩，安慰他不要伤心。

徒步行军是艰辛的，特别是对于这些平时没有多少锻炼的青年人来说。平时把时间都放在作业上了，还哪有时间去运动。于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开始出现。阳光虽然没有正午时分那么毒辣，但早已被它晒得头晕脑胀的五人浑身上下都已经被汗水湿透，像是刚从水里捞上来一样。

最明显的是何品博，由于体型庞大，所以阳光与他的接触面积自然也大，他边走边挥汗如雨，嘴里“呼哧呼哧”地更如牛喘，不时抱怨两声这见鬼的烈日。

淳再，古立簪和蒙虔骏虽然没反应这么剧烈，便也



同样汗流浹背，那件单薄的衬衫如果脱下来扭一下的话，绝对可以拧出一大滩水。杨仁坚可就痛苦了，他本来就满身伤口，这些汗水不断渗透感染着刚经过简单处理的伤口，剧烈的痛疼让他实在难忍。

可是，偏偏蒙虔骏开口问“大家要停下来歇歇吗”的时候却都得到了反对的回复，理由很简单，两个字：赶路。早点到达，也好早点结束这痛苦的历程。

但是他们却不是神，所以还是会累倒的。在蒙虔骏第十一次问“要停下来歇歇吗？”的时候，两个女孩已经连腿都抬不起来了。杨仁坚自然不用说，他的伤口痛死了。何品博也觉得自己全身上下肌肉酸软无力，像快要散架般。大家心领神会地对望了一下，一致决定先休息下再说，毕竟他们已经走过了几公里的路程了，足足走了猿个钟头。

回头看去，还惊讶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

走到最近的树底下，何品博一屁股坐了下来，幸亏并没有引发地震。他骂骂咧咧地道：“真他妈的鬼天气，想把老子热死啊！”两个女生毕竟是医学专业的，坐下来轻轻地按摩着小腿上放松的穴道，一边劝慰道：“行了吧你，一路过来就没完没了，先休息一下，等会儿还要继续呢！”

淳再的话让何品博很快安静了下来，肥肉靠在大树干上舒服地蹭了蹭，不一会儿就响起了呼噜声。杨仁坚本来想学两位美女也点点穴，但又怕一个不好点中死穴，所以最终作罢，扭过头来一边擦汗一边看蒙虔骏。

蒙虔骏到这个时候依旧不失王子风范，站立地倚住另一旁的树干，一只脚弯曲踏在上面，正拿着水壶仰头喝水。阳光从稀疏的叶缝中透进，斜斜地透过溢着清尘



的空气，在他的脸上落下几点亮丽的光斑。额头上的汗水顺着头发滴下，他也不以为然，只是轻轻用手一抹，把水壶递给没有水的杨仁坚。

“谢谢。”杨仁坚笑着接过，把头抬起将水壶倾斜着隔空倒水进口，技艺高超得没有落下一滴，这都归功于这些天来的熟能生巧。放下水壶，他重重地舒了口气，用舌头把依旧干燥的嘴唇舔湿，见蒙虔骏正研究着地图，就开口问道：“还有多远？”

“猿园公里，而且山路比较难走。”他语气很淡，但也不忘提醒。杨仁坚的目光有些游离，他转过脸望向前方的路。全是一片废墟，他们挑着容易走的路线前进都依旧走得很辛苦，不过这里是郊外，所以也比较好走，总比在瓦砾中凹凸不平的好。

“那，离那个小镇子有多近？”杨仁坚迟疑了一下又开口。“应该很近了，不超过缘公里。”蒙虔骏斜斜地扫了一眼杨仁坚道。这时古立簪走了过来，看看手表，笑道：“我们走得还真快，现在才是下午三点多钟。”淳再那边也笑道，“你不想想我们多么顽强，走了这么久现在才休息。”说起来还是挺骄傲的。

古立簪坐到杨仁坚身旁，认真检查了一下他的伤口，重新消炎包扎后已无大碍，就纳闷地说：“这样子会很闷的喔！”蒙虔骏瞥了一眼睡得正香的何品博，把手插进裤兜，淡然道：“的确如此。”杨仁坚有些局促不安地扭动着身体，与靠在自己身上却不以为然的古立簪保持一段距离，可是古立簪似乎看穿了他的动向，一愣之后就捂嘴偷笑起来，故意紧跟着他贴在他身上。

杨仁坚躲不开，又不好意思说，只好当成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却发现那边的淳再在吃吃地笑。为了引开



大家的注意力，他灵机一动，道：“你们想听听我成为志愿者的故事么？”

两个女子同时一愣，蒙虔骏也向他望来。“我想你们也加入我们队伍，毕竟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杨仁坚话音刚落，蒙虔骏冷冷的声音就传来，“我不会去的。”说得很是坚决。这让杨仁坚不禁呆了，他皱着眉，问：“为什么？”

蒙虔骏的表情松了些，他低下头，过了好一会儿，站起来踢开一颗小石子，说：“我妹妹就是因为志愿疏通人群才留在最后，她已经死了。”冷冷的语气，却蕴涵了多少不忿与悲伤，气氛变得有些尴尬。淳再轻咳一声，却没有得到理会。

杨仁坚冷眼望着蒙虔骏，短暂的沉默后，突然开口道：“不，你错了，她并没有死。”蒙虔骏忧伤的眼神向他看去。杨仁坚露出微笑，“她是个英雄，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说着还在胸口处比划了一下。

“即使……”蒙虔骏抬起头看天空，仿佛就知道他会这么讲，“即使你这么说，我也不会参加。”语气中带着一份倔强。古立簪觉得气氛不太对，慌张地看着两个男生，有些不知所措。“我不强求你参加。”杨仁坚的笑容很和熙。“但有兴趣听听我的故事吗？”他与蒙虔骏双眼对视着，蒙虔骏深呼吸了口气，点点头。

“地震发生的那天……”杨仁坚细细道来，“那天我因为迟到，所以……”他把自己从学校废墟救出三人一直到自愿救援，并且救出游凯德，以及组织志愿者的事都说了一遍。古立簪和淳再的表情都丰富地变化着，想象不到他短短几天就已经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到了一些惊险的地方，甚至还禁不住低声惊呼。



“所以，其实你妹妹是光荣的，我也是，我为我是一个志愿者而感到骄傲。救人，救灾，这是我们光荣的使命，即使我死了，我也不会有怨言的！”杨仁坚看着蒙虔骏，说道。蒙虔骏瞥了一眼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醒了，并且听得津津入味的胖子，拿起行囊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继续出发。”

众人不好意思违背他的指挥，都纷纷开始收拾。脚步踏出树阴的那一刻，蒙虔骏转过身来说道：“那个，加入的事我会考虑下。”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别过头。

杨仁坚从地上跳了起来，笑道：“一定喔！”继而快步跟上。



送不出去的糖果

有的糖果是甜的，例如麦芽糖。摇摇

有的糖果是酸的，例如话梅。

有的糖果是辣的，例如姜糖。

有的糖果是苦的，例如巧克力。

有的糖果，

是不知道味道的，

例如：

送不出的糖果。

鞋子都快要穿底了，才终于看到那座期待着的小镇子。

六点的夕阳燃着通红的躯体，散发着当天最后的热量。晚霞飞舞，彩带般缥缈轻盈，如幻似真。

再次看到这样的景色，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油然而生。这里曾经，可是闻名天下的天府之国啊！现在却都变成了残垣断壁，遍地瓦砾，什么繁华，什么热闹，都像是那轮燃尽了的夕阳，在顷刻之间，变得灰飞烟灭。

幸而还有我们存在，那些流芳百世的文化和传奇，将由我们珍藏在心里，并将它们传播给下一代，让他们都知道曾经，我们的家乡是如何地名扬八方。

但那些都是曾经了，都是过往了，做人要学会面对现实，尽管现实往往是残酷的，但它不可改变。

“朋友，可以帮我们一个忙么？”杨仁坚等人进入小



镇后就直奔聚居点，走进了才发现那是一间小学，教学楼宿舍楼都已经变成了一堆砖石，还算宽阔的操场上挤满了人，而且有很多是孩子。这时他们在外围被一个高大的男子拦住，他有些忧伤地说出他的请求。

“好的，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吗？”淳再率先开口，依旧保持住优雅的品质。反正他们来到这里也要寄宿一晚，能帮一下别人似乎也不错。蒙虔骏望了她一眼，没有说话。那男子眼中流露出欣喜，他连连说了几声很简单，招呼身后几个伙伴拿了一个旅行袋过来，打开，里面是装的满满的各类糖果。

这让五人同时愣住，脸上写满了不明白。“你们可以帮我们把这些糖果分给这里的每一个孩子么？拜托了。”五人这才明白过来，眼中的疑惑消失了几分，但还是有很多不解。比如这些人的来历，比如这些糖果的来历。

“我也来帮帮忙吧！”这时走过来一名女士，大约三十岁，她把一个笔记本收进背包，边拉上背包的链子边说道。人们同时看到了她胸前夹着的记者证，才明白她原来是个记者。

“谢谢你，其实刚才的采访我们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比较伤感，并不想说太多！”那个男子感激地看着记者，有些难堪地解释着。“没关系。”记者脸上的笑容如一朵鲜花绽放，“嗨，你们五个年轻人也过来帮帮忙，他们是从深圳来的特警，是给孩子们送来一份糖果祝福的好人。”她边说着，边捧起一大堆糖果，走向帐篷边的孩子们。

五人面面相觑，不过既然答应了人家，也只好去做。他们每个人都捧起了一堆糖果，走向孩子。深圳来



的特警们感激地看了他们一眼，也紧跟着忙了起来。

一发现糖果派发，孩子们都马上蜂拥了过来，把几个人团团围住。“哥哥，姐姐，我也要糖果，我也要，给我个！”……看着开心的孩子们，众人的心也随之释怀了，派起糖果来也十分起劲，像个大孩子似地开心。“别抢，别抢，哥哥还有，你们等下，哥哥去拿给你们啊！”杨仁坚也觉得很开心，手中的糖果派完了，他马上跑到那个旅行袋去拿。

淳再刚好也在那里，见到杨仁坚过来，她微微一笑，低声道：“呐，你看！”杨仁坚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发现蒙虔骏正一边派糖果，一边温柔地笑着。还摸了一下一个小女孩的头，说：“不可以喔，每个孩子只好一份，呐，拿好了，回去好好品尝！”女孩乖巧地点点头，转身跑开去，裙子如蝴蝶般飞舞。

“他笑起来其实也很好看！”杨仁坚不禁道，淳再点点头，声音有些沉重，“这些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笑，他已经好久没笑了！”说着舒了口气，杨仁坚拍拍她的肩。这时旁边传来何品博的特大号嗓音，“嗨！你两个家伙，居然在偷懒！”两人抬头望去，顿时笑了起来。

只见他身上前一个后两个地挂住几个调皮的男孩子，可能因为他太胖的关系，孩子们都喜欢往他身上蹭，他也开怀地和这群孩子嬉闹，变成了人肉软椅。瞥见杨仁坚和淳再不知在说什么，自然就大喊了一声，让两人也立即一溜烟跑回工作岗位。

“呼，累死我了，这里的孩子还真多呀，幸好糖够分！”古立簪擦着脸上的香汗说道。这场持续了许久的派糖果行动终于结束，每个人心里都多了一份满足。蒙



虔骏虽然再次沉默，但嘴角边仍挂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都完成任务了！好累！”何品博一屁股坐了下来，浑身是汗，全场就数他和孩子们玩得最疯。这时突然跑过来一个男孩，他对这众人鞠了个躬，说：“谢谢哥哥姐姐送我的糖果，妈妈说受人礼物要说谢谢，我现在才记得，真的很对不起啊！哥哥姐姐不会怪我吧！”看着这个可爱的男孩，众人心中一阵触动。

淳再走过去摸摸男孩的头，说：“没关系，你开心就行了，快回去吧！”她笑得很灿烂，男孩点点头屁颠屁颠地跑开了。这时那个女记者轻呼一声，所有人都向她看去。她有些尴尬，指了指那个袋子，问：“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糖果？”

杨仁坚等人一惊，走过去发现竟然还有半个旅行袋的糖果，都有些惊讶。那个高大的深圳特警叹了口气，眼神从糖果飘忽过操场，游移过废墟最后停落在那座教学楼的位置，他幽幽地开口：“这些送不出去的糖果啊，都是给他们的。”

众人心头一震，眼睛都禁不住一热。女生们都低下了头。

是啊！那些送不出的糖果，都是他们的，都是属于那些永远躺在那个教室里的孩子的，可是，他们都再也品尝不到糖果的滋味了。

所以那些送不出的糖果，谁都不知道……

它们的味道。

天已黑透，漆黑的天空像有几十个黑洞，吸扯掉全部光线。不时有孩子哭闹大人打骂的声音传出，让人心



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杨仁坚等人作别了深圳特警们，围坐在那个记者的帐篷内，听着她说她知道的情况。

女记者有个微型的干电池台灯，用于晚上赶稿，现在正在帐篷内散发着晕黄的光芒，给黑寂中的人们带来微弱的光和热。杨仁坚一边听着女记者沉重的声音叙述着灾区以及全国人民的情况，一边翻看着那本记者专用笔记。

突然，他的手停了下来，目光呆滞地看向上面一段文字：

缘月 员猿日，绵竹市遵道镇欢欢幼儿园，圆岁的幼儿园老师瞿万容，被扒出废墟时，人们看见她扑倒在地上，用后背牢牢挡住一块垮塌的水泥板，紧紧护住怀里的一个孩子，孩子只受了轻伤，而女老师却因为头部和背部骨折，早已停止了呼吸。

缘月 员猿日 圆时 员分，德阳市汉旺镇东汽中学废墟，缘岁左右的教导主任谭千秋，张开双臂趴在课桌上，永恒地定格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后胸甚至被楼板砸得深深凹进，而他身下护着的 源名学生，全部都活了下来。

缘月 员猿日 苑时，崇州市怀远镇中学，当一夜未眠的搜救人员找到吴忠洪冰冷的遗体时，他正背向着上方弓曲着，双手撑地，身下是两名已死去的学生，但是他的动作却异常坚定，僵硬地定格在那一刻。

缘月 员猿日 早上，什邡市龙居中心小学，一个死去的女子同样正努力护着 猿个孩子，她的脑袋已经被砸下的重物削去了一半，后来幸存的老师从血肉模糊中艰难辨认出，她正是学校最年轻的女教师向丽。

缘月 员猿日 员时，绵阳市平武县南坝小学塌下的一



根钢筋水泥横梁下，源岁的代课女老师杜正香，头朝着门的方向，双手死死地各拉着一个孩子，胸前还护着 猿 个孩子。汶川县映秀镇小学教学楼一角，圆岁的男教师张米亚跪扑在废墟上，双臂紧紧搂住两个孩子，孩子们都还活着，而这位平时爱唱歌的老师却永远离我们而去，他紧抱着孩子的手臂已经僵硬，为了救出孩子，救援人员不得不含泪将其手臂锯断。

.....

无限的悲伤，从那些鲜活的文字传进脑海构成了一个个催人泪下的画面，触动了某条脆弱的神经中枢，然后那些泪水再也没法抑制住，从眼眶中疯狂地汹涌而出，滑过脸庞，从下巴尖处无声地滴落。

那些定格的姿势，隐含的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悲壮！

杨仁坚隐隐约约听到女记者泣诉着：“其实我们是可以进行直播传回去的，但是，但是我们却做不到。面对着镜头，我吐出那些叙述的文字的时候，我就会控制不住哽咽，而且很快流下泪来，止都止不住.....”

是什么，从九幽般的黑暗中，传出一声叹息？

淳再终于发现了杨仁坚的异状，她皱了皱眉，轻轻夺过那本笔记翻看起来，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脸上已挂上两行热泪。

如果说什么东西可以瞬间将人淹没，那不会是水，而是心里头抑压不住的悲伤！

“明天就是国悼日了，国务院通过决议：明天下午二时二十八分，全国默哀三分钟，会有警笛鸣放下半



旗，共同悼念在这场天灾中死难的同胞。”女记者抬头，问道，“是了，你们是要去北川么？”见众人点点头，她叹了一口气，道，“你们还是不要去了，那边恐怕已经没人了。”

“什么？”杨仁坚慌张地叫了出来，猛地按捺住冲动，问道，“什么意思？那边难道发生了什么事吗？”淳再和蒙虔骏也十分激动地看着她。她摇摇头，知道他们都误会了，“不是不是，政府已经用直升机把那里的民众转移出来了，因为北川县城将会考虑易地重建。”

众人这才舒了口气，蒙虔骏开口问道：“那他们都被转移到哪里了呢？”

“嗯，这个！”女记者从怀里翻找了一下，掏出一个小本，掀了几页，“找到了，就在这里不远嘛，向北走，不到几公里的路程。”包括何品博和古立簪在内，五人都同时露出了欣喜的神色，毕竟很快，他们就可言见到日思暮想的亲人朋友们了，他们能不激动吗？

杨仁坚甚至想现在就出发，可是看到帐篷外死寂的漆黑，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圆月照进

沉痛哀悼

合 离 散 聚

有相遇的话总有离别，
有欢聚的话总有散场。
事物都有自己的反面，
那些被称作反义词的东西，
我有点希望那个戴黑色帽子的魔术师，
把它们都变成近义词，
让我们永远在一起。

铁铲轻轻插入泥石中，奉彬满脸愁容地叹了口气，一屁股坐在一块大石上，双手撑在大腿上，无力地托着下巴，眼神有些呆呆的。自从杨勇奇对申请退出救援队的他们说：“想退出的话可以，如果杨仁坚五天之内没有回来，我就批准你们。”当时，杨勇奇的双眼已经凹了进去，浓浓的黑眼圈看上去像一副死人的脸，他的头上这几天来白发病长，已经又半个头都变成了白发。

谁都明白，他比任何人都要悲伤。但是谁也都明白，他不可以被别人知道他那过度的悲伤，他要隐藏得



很深，很深。

王强这两天来老是望着天空发呆，那傻愣似的表情让人心碎。游凯德则经常看着自己的双手，握紧，松开，又握紧，上面似乎还停留着某刻瞬逝的温度。直到因为过分用力而使手腕旁的青筋凸起发白。

他们都是可怜的人，眼看着同伴在眼前死去，都无能为力。那种无可奈何逐渐在心里衍生成悔恨，再转变为悲哀，灌满了胸腔，压抑得让人无法喘息。

往往是拥有时不懂得珍惜，失去后才独自千百万次地叹息。

在天灾面前，人的力量是如此的渺小，一如幽暗洞穴里栖息的蝼蚁。那么一巴掌拍下去，就会死去一大片，如果地缝再裂成碎片，如果那滚烫的岩浆再进射而去，汽化了每一样与之接触的事物，如果……

渺小得是何等的微不足道，本来就是。世界上有几十亿人，死去了一两个又造成不了什么风波，对整个物质维系的世界造成不了一丁点儿的影响。

可是那些人，对于我来说却是整个世界啊！

我的世界已经崩溃，我就像那些行尸走肉，那些孤魂野鬼，游荡在它的废墟上面，寻不着光明，寻不着雨露，寻不着哪怕一丝一毫心灵上的慰藉。

除非人死可以复生……

但那只有玄幻小说里才有可能的。

人死不能复生。

所以，当杨仁坚突然出现在正回到帐篷的奉彬和王强等人面前的那一刻，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几秒之后一步一步站不稳身子似地向他走去，然后猛地向前一扑，紧紧地拥抱着那健硕的躯体，生怕那只是一场



虚幻的梦魇。

大家都流着泪笑了，全身上下在激动地颤抖。大家拥成一大团，手和手紧握着，紧紧地，紧紧地。泪水湿润了衣襟，温度在互相传递，触人心弦。

“你没死，你真的没死！”奉彬感受着那健壮的肌肉，高兴地喊道。杨仁坚尽管全身很痛，却因为十分感动，他用力地点点头，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现实。

“小坚！”一把略带疲惫的声音传来，众人散开，杨勇奇无法掩饰心中的那份兴奋，他跑了过来，杨仁坚也上前两步，喊道：“爸！”然后将父亲拥在怀里。“爸，我没事，我回来了！”杨仁坚的声音带着哽咽。

杨勇奇含着泪点点头，伸手摸着自己孩子的脸庞，手心的皱纹在脸上摩擦着一些粗糙的触感，却让杨仁坚更珍惜这个时刻了，他说：“爸，你老了！”爸说：“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是的，回来就好，什么都不需要再去计较了。

看着这两父子重逢的情形，淳再等人和奉彬他们都觉得很欣慰。淳再他们因为不熟悉这里，又得知杨仁坚父亲是志愿者组织的总指挥，应该了解灾民们的大部分情况，就打算先问下再说。

杨仁坚把淳再他们介绍给大家认识，得知是淳再他们救了杨仁坚，杨勇奇紧握着他们的手，郑重地说了好多声：“谢谢！”却把古立簪和何品博感动得一塌糊涂。

“当啷”有铁锹掉落到地上，刚刚回来的游凯德一脸难以置信，喃喃道：“小坚，小坚？”王强走过去伸出手在他呆滞的眼前晃了晃，道，“小游啊，你这么迟才回来，我们都和坚哥叙完了呢！”



“真的是你，真的是你！”游凯德激动得快要跳了起来，一个前冲，向杨仁坚抱来，杨仁坚却故意闪开，游凯德停不住身体，一下把杨仁坚身后的淳再抱在怀里，还弄得淳再连退了几步，才稳住没有跌倒。却羞得满脸通红。

游凯德扑了一空，完全慌了神，愣了半晌，在淳再骤然加速的呼吸中连连低头说：“对不起，对不起啊，小姐，我，我不是故意的，我……”说真的，他又怎么会想到杨仁坚会跳开的呢？淳再的脸红得像个熟透了的苹果，终于，她与游凯德同时恼羞成怒，两双眼睛很凶地射向正在偷笑的杨仁坚，直把他吓得吞了吞唾沫，再也笑不出来了。

“杨仁坚！”淳再从牙关中挤出几个字，苍白的小拳头捏得“噼啪”作响，眼神就像是狮子见了猎物一样犀利，仿佛要一口把对方吞了下去才解气，“你是不是找死！”拳头举起，杨仁坚甚至可以见到她背后变成了地狱火海。杨勇奇没气地瞪了一眼杨仁坚，不怒而威地道：“都多大了，还这么捉弄人！”然后对淳再笑了笑，道，“淳再小姐就原谅他一次吧，呃，你父母我也许知道呢，还有后面的朋友，都跟我来吧！”他其实是在替杨仁坚打圆场，毕竟气氛太尴尬了。

果然，淳再听到他的话气顿时消了几分，瞪了杨仁坚一眼，不小心发现游凯德迷茫的眼神，脸又开始泛红，她连忙和蒙虔骏他们跟了上去。杨勇奇走过傻笑的杨仁坚身边时给了他一手肘，杨仁坚“喔”了一声，捂住肚子一阵痛苦，紧接着是淳再重重地一脚踩在他的脚背上，“啊！”他连忙捂住嘴，眼泪都痛得出来了。

不过别人都看不到那些小动作，只有杨仁坚知道得



罪别人的痛苦，果然不好受。

事情往往没有这么轻易结束，杨仁坚刚缓过神，一只手已搭上了他的肩，回头，是双眼闪烁着凶光的游凯德……

杨仁坚捂着开了包的头，与同伴们嬉闹了一阵，不断地东张西望，问道：“是了，我家亲爱的小梅呢？怎么不见她送来香吻和拥抱啊？”他的语气带着调侃，本来以为大伙会哄笑的，谁知道此话一出，全部人的笑容都消失了。

“哎，怎么都不说话？我知道了，一定是我说错了是不是，她会生气地给我一记飞踢吧！”杨仁坚觉得气氛不对，想让大家开心点，谁知道回应的只是一片只有呼吸的沉默。

他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但却很快被自己否定。他扫视了一圈这些人，奉彬低着头，王强表情痛苦，游凯德抬头看天，陈滔欲言又止，蒲斌重重地叹了口气，别过头去。“到底怎么了？”杨仁坚的语气变得平淡，戴着浅浅的质疑。他发现自己异常地冷静，冷静得一切都已纳入他的分析，而背后却被不断冒出的冷汗湿透。

还是没人敢说话，陈滔只说了“小杨……”两个字，就没了下文。

对未知事件的后怕衍变成莫名的被隐瞒真相的愤怒，杨仁坚“腾”地从地上站了起来，怒道：“到底怎么了！你们说话啊！”他的双手已抓成拳头，目光猛地落在陈滔身上，不容置疑的语气，“陈滔，你来说！”

陈滔刚想开口，王强的声音传来，“坚哥，还是我来说吧！”他的手向杨仁坚伸出，摊开的掌心处静静地躺着一枚熟悉的指环。“她说，她在那里等你！”



她在那里，等你。

就像是所有的商店都打烊了，
喧闹的人群在狂欢之后作了鸟兽散。

我没法去祭奠那些堇色年华，只在唏嘘中留下了满嘴的胡子拉碴，以及所有，你对我说起过的话。

我本来以为只要破釜沉舟地熬过这次，我们就能向憧憬进发，所以我在逆境中依旧安之若素，甘之如饴。

可是为什么，你却先一步离我而去？

杨仁坚百思而不解，他紧握着指环的手也因为过分用力而发白，指环几乎嵌进肉中，是一种骨裂般的疼痛。

我又听见了上帝在那方揶揄，嘲笑我绮丽的臆想，假惺惺地说着那些冗长的箴句。

就连上帝都乏善可陈，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美好可言。那一隅拢入的阳光就是它丑陋的奸笑，一点也不和煦，还透着阴森寒意。

精神怎么方才不匮乏？心情如何能够不滂沱？

原本载满了梦想的心被突然缕空，柔光猖獗地蚕食着整个世界，把那些刻着我们拓印的石柱推倒在地，都说这些我视为珍宝的物体是横亘在心头的累赘，居然都这么说。

失去你我可以佯装痊愈，可以蓄意地显得自己并不木讷，我可以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明白我是在敷衍，我隐藏在辗转中的悲伤底色欲盖弥彰。

从塌方一直到灰蒙色的天空，我寻找着你的影子，



滴血的心脏伤口裂开未能结痂，血管里湿漉漉的血小板和纤维蛋白怎么也凝结不成块状物，所以目光开始涣散。

你说，你在等我。那请你再等一会儿，我很快就来找你。

池中的浮草不再迎着阳光拔节，连蓓蕾也被禁锢在桎梏中，像一块块皮肤上的淤青。渔樵抛弃了一江的行李，最终它们都泯灭在青冥之下，都泯灭在青冥下，没留下一丝一毫痕迹。

某天我背着行囊在上下索求，只希望能看见你那拂动的裙摆。而最终我却仍旧蝇营狗苟地呼吸着，只找到一座没有留下名字的花冢。

我跪在那里跪了很久，我亲手编织的花圈已经被我挂了上去，请你不要嫌弃我的手工太粗陋，我已经编了整整一个上午。泪水早就干涸了，风拂着泪痕将它的痕迹印在脸上。很久，很久，我想站起来的时候才发现腿已经麻木，连站起来都有些困难。

我抚摸那还算光滑的石碑，就像抚摸你脸蛋般温柔。

我这时才发现。

我们，相隔着一个世界的距离。



默哀三分钟

沉默的时候特别容易悲伤吧。

小时候觉得时间过得真慢，
长大了，开始怀疑钟表的指针是不是走快了，
回首的话，会惊觉岁月飞逝。

三分钟的话，不算什么。

小时候躲起来偷偷地哭也起码超过 猿分钟，
可是我从来没有像这三分钟时间这么难过。

正在工作的朋友们，先放下手中的事好吗？那边谈话的人，请降低你的音量，最好就不要说话，对，就是这样。那位先生，你是在打瞌睡么？请你保持清醒。只占你们三分钟，三分钟而已。

还在驾驶的司机把汽车停在路边，手按上了喇叭。准备上课的老师放下了粉笔，让同学们都从座位上站起。煮完午餐的厨师关掉了火炉，洗去手上的油污，双手合十。路边扫地的清洁工人放下了大扫帚，抬头望向天空。电脑前的白领关掉显示屏，将双手从订货单和键盘上移开，从座位上站起，把窗帘拉开，眼底向远方眺望。

所有穿梭在街市又或者静坐在室内的人们，都做了同样的动作。默默地站起，双手或是紧握在胸前，或是合十又抑或仅仅是垂在大腿两边。无论平时多么高傲的人，也都同样低下自己的头颅，眼角边闪耀着泪花。

没有人说话，漂亮的，帅气的，平庸的，皱纹纵横



的，都因为伤痛而微微抖动。广场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他们没有任何指挥，却都默契地做着同样的动作。国旗依旧在风中飘舞，鲜艳的红色却渲染着无限的悲伤，国旗也许，从未像今天如此悲伤。

是这个时间，~~四十四~~年 缘月 缘日 缘时 缘分，这个聚集了全国乃至全人类心跳的时刻，分针蹒跚着踏上了它的位置。有这么一个时候，我们为死者共同祈祷，我们为生者送上祝福，我们为灾难感到悲伤和痛心，哀伤的气氛让天空也变得昏暗低沉。

国旗开始缓缓下降，警笛声从四面八方响起，那苍白的频率跳动出枯燥的音节，冲破耳膜，直抵心的最深处。下半旗，鸣警笛，还有那些阵阵传来的抽泣声，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声响。

本来并不会会有眼泪，可是前面那位大婶哭了，哭得那么伤心。那位漂亮的卷发女郎也用纸巾轻拭着眼睛，鼻子中带出阵阵抽泣，无数个惨烈悲壮的画面从眼前掠过，那些鲜血与伤口，碎石与逆境，断臂与残垣，死者与活人……全部凝聚成那咸苦的泪水，从眼角里不可抑制地倾泻而出。

心情从未像如此沉重。像是有千钧的重量压在上面，直压得沉进了深海。跳动着沉痛的频率在人群中蔓延传递，更多的人，忍不住流泪了。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也和广大老百姓一样，低着头，悲伤的情感溢于言表，他们默默地站着，听着那悠长的警笛在城市上空轰鸣，就像他们此刻沉重的心情。

北京、广东、湖南、四川、香港、澳门……中国无数的城市，无数的人们都沉浸在同一片悲伤之中，甚至外国的许多华侨、华裔，以及外国朋友们，也同样沉浸



在这片波及全球的悲伤中，而它的起源地，汶川，也扩散着它的伤痛的波纹，一圈一圈，向四下荡漾。

突然想起了一首歌，那是在小学时就童声合唱过的歌。稚嫩的童声或许不懂得哽咽，但他们的声音像候鸟般婉转低鸣，敲击着人们的心扉。

让世界充满爱

轻轻地捧起你的脸，
为你把眼泪擦干。
这颗心永远属于你，
告诉我不再孤单。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不需要太多的语言，
紧紧地握住你的手，
这温暖依旧未改变。
我们同欢乐，
我们同忍受，
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共风雨，
我们共追求，
我们珍藏同样的爱。
无论你我可曾相识，
无论在眼前在天边，
真心地为你祝愿，
祝福你幸福平安。
祝福你，幸福平安。



我们的思想在警笛声中共鸣，我们的祝福将与警笛一同传达。我们曾把许多积蓄投进捐款箱，只为希望灾难尽快过去。我们曾把家中的一些用品送出，为的是灾民们生活过得更好。所有的物质和汽车沿路向四川汇聚，就像是我们龙的传人的血液，共同汇聚到心脏中去。

三分钟已过，警笛也停了，可是哭泣的声音却没有停下，沉重的心情也还未释放。不知道是谁一时的冲动，大叫了出来，“中国加油！”然后一石激起千层浪，整个广场的人们都喊起来。“中国加油！”“四川加油！”“汶川加油！”

中国加油！四川加油！汶川加油！

响彻神州，响彻天地，久久不绝。

杨仁坚从脸上抹下一大片泪水，暗哑的声音紧跟着大家一起喊道：“中国加油！四川加油！”喊着喊着就哭出声来了，呜咽着不断抹脸上的泪，多少个已逝去的日子，我们携手度过？

哀悼的时候他想到很多，想起了已逝的母亲，想起来这些天自己一路走来情形，想起来梅依可还在等自己。还想起了以前北川的样子，想起来同学们灿烂的笑容，想起来所有快乐欢愉的日子。他突然觉得自己活得好累，是啊，真的好累，真想倒睡过去，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理，没有烦恼，没有一堆的工作，什么也没有，仅有一片无尽的黑色。

一片似乎可能吞噬一切的黑。

但是，极强的责任心并不允许他这么做，无论多艰苦他都必须捱下去，他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坚持到什么时



候，但他知道那一天总会降临。到了自己再也坚持不下去，就让一切都化作漫天的尘埃，伴随自己一同消失吧。

“你去干什么？”游凯德拦在向杨仁坚走去的淳再面前，脸上是一片悲愁。淳再看着他，叹了口气，低下头道：“我只想向他道个歉，我并不知道他女朋友已经……”她顿时说不下去了。游凯德还是劝住：“你还是不要去了，他一定不希望有人提起这件事，或者只会令他更伤心。”说着向杨仁坚看去。

如今，在淳再的眼里，普通的碎发下，一双眼眸似是历尽了沧桑，脸上也有些凹凸不平的斑点，让本来皙白水嫩的面庞多了几分成熟的感觉，高挺的鼻子显得桀骜，本来还是挺阳光的男生，只是那份阳光也被无法隐匿的抑郁所冲淡。

破碎的城市淹没了欢乐，遗留给他们的只有落寞。他们是被灾难拉到一块儿的人儿，阻隔着千万个城市废墟走到了一起，互相扶持着紧紧地牵系在一起，拴在同一命运柱上。

蒙虔骏找到了自己父母，而淳再的父母失踪了。

失踪只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说法吧，它到底给人带来希望还是绝望，谁也分不清楚。淳再是个很坚强的女生，她没有过多的哭闹，只是找了个位置，呆呆地坐了一个早上。古立簪和何品博过来劝说她，她只是挤出淡淡的苦笑，说：“我没事的，让我自己静一下就好……”纵使早就料到了这样的情况，但是面对和预料是截然不同的，真正面对起来，无论多么坚强柔韧的心都会像玻璃心一样。重重地敲下去的话，裂纹从中央蔓延，直到树藤般爬满了心脏，“轰”的一声，炸成碎末。



泪水终于再次决堤，蜂拥着洁白的水花溅湿了衣襟，无论头顶阳光多么猛烈，阴森的寒意由心而发地把身体冻得颤抖。多么渴望一个温暖的怀抱，一个有力的臂弯，一声恬静安谧的安慰。

游凯德看着低头捂脸痛哭的淳再，那哽咽着断断续续的哭声触动着他的心弦。他也失去了父母，尽管在离家打工之前，与父母的感情始终有着一层隔膜，但如果心在父母还在，那层区区的隔膜又算得了什么？人是奇怪的动物，总是要快失去或者失去了之后才知道要去珍惜。

游凯德不知不觉地张开手臂，或许是希望安慰一下别人，或许是希望安慰一下自己，或许只是两人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时的互相扶持，他紧紧地把淳再拥入怀中。淳再浑身一颤，但她没有反抗，反而把头埋进他的肩膀，放声痛哭起来，软绵绵的双手搂住游凯德的脖颈，就这么放声嚎啕大哭，像是用力忍隐的情感终于禁不住爆发，山洪倾泻般的凶猛与迅速。

游凯德也微微有了些抽搐，他伸出宽厚的手掌，扶上了淳再柔顺的长头，蝴蝶发长上都沾满了轻尘，触上去冰凉的铁质感让人心痛。他俩就这么相互拥着站了很久，心灵上的相互安慰终于得到了满足。

淳再抬起头看游凯德，脸上泛着微红，她抿抿嘴，轻声说：“谢谢你。”游凯德微笑着摇摇头，伸出拇指轻拭淳再脸上的泪痕。

“他们两个发展得还真快。”何品博远远地望着两个依偎的人儿道。身边的古立簪点点头，“嗯”了一声，目光落在从废墟那边走出来的杨仁坚身上，出现了短暂的模糊。



他跌倒过多少次，却都站起来了。但是毕竟一个人的力量过于单薄，他会不会耗尽了力气，再跌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呢？



出征青川

我要一个人离开，
去面对那伟大的征途。
背着行囊走在路上时，
虽然会觉得有点孤独，
但是我不想你们跟来，
我不想你们担心啊，
哪怕世上只剩下我一人！

有那么一朵盛放的鲜花，水嫩的枝茎蜿蜒上挺向四面八方绽开，叶子绿得像是可以挤出水来。黑棕色的花托众星捧月般高高举起那朵红色的蓓蕾，花心处瓣片卷曲成一圈圈波浪，泛着微微的苍白。

然而，就是这花儿，被人用铲子从泥土中残暴地连根拔起，失去了泥土作为它的家园，它拼命想汲取根茎上仅剩泥土的养分，却无奈地发现水分越来越稀薄，给它带来一种窒息的感觉。

纵使它拥有着无人能及的顽强，但在烈日狂风的暴晒和撕扯下，它已黯然失色。叶片枯萎，花托下垂，紫红色的花瓣片片飞逝，在痛苦中苟延残喘，知道浑身伤痕累累，等待着凋零殆尽的一刻。

在四川，有多少朵这样可怜的花儿？

“你们都给我行动快点，记得上头的話嗎？现在时间就是生命！快，都给老子加快，收拾东西都要这么



久……”那位武警指挥官还在咆哮着发号施令，严峻的环境，恶劣的天气，还有强烈的余震，繁重的任务，夺命的分秒必争的时刻……一切一切，让他那本来就是暴躁的性格更加暴露无遗。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他猛地转过身，正欲破口大骂，但见到是杨仁坚，那些骂人的话全部又一骨碌地吞进了肚子，变成了：“你小子居然没事！回来啦！真是命大！”说着用力地拍打着杨仁坚的肩，也不顾人家受不受得了。

杨仁坚被他拍得甚痛，却苦笑着问：“叔叔，你们还要去哪里啊？”他同时注意到所有军人都在收拾抗震救灾的工具，等待出发。宫华治似乎还不忍心离开这里的乡亲，这样的烂摊子，在这样糟糕的情况带走部队，心情沉重也语露其情地说：“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只好暂告一段落了，上头有命令，我们要赶去支援青川的救援队……”说着似乎桀骜得不可一世的脸上也出现了痛苦的神情。事实上，从地震起至今，各路救援队损失不少，尤其是一马当先，冲在最前列的人民子弟兵。

“这么看来青川那边出了什么事吧！”杨仁坚抿抿嘴，抑郁的眼神扫过宫华治，叹了口气，安慰道，“别太伤心了，老兄，这场战斗还需要咱们奋力支撑下去的啊！”宫华治点点头，苦笑道，“兄弟，你说得对，该面对的总需要去面对。”说完转身猛地怒吼一声，“你们收拾好了没有啊？”

“报告指挥长，已经收拾完毕。等野战装甲车一到，我们就可以出发！”一个传令官跑过来说道。宫华治一点头，道：“命令，集结队伍，原地休息，准备出发。”

“是！”传令官马上跑了出去。

宫华治再次转过身，有些悲伤地低下头，道：“兄



弟，这次我们恐怕要离开了，今此一别，不知还能不能再见！”说着握紧了杨仁坚的手，杨仁坚摇摇头，笑道，“恐怕我们没那么容易分开！我希望跟你们一起去！”他的语气又回到了当初的坚定。

宫华治眼中一亮，但旋即摆摆手说：“不行，我们载不动这么多人，你们志愿队太多人了。”杨仁坚似乎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抓住他的大手，道，“不是我们小队啊，你误会了，只是我一个人而已。”

“一个人？就你一个？”宫华治皱了皱眉头，“你和他们说好了吗？你一个人当然可以！”然后就笑了，爽朗的笑声让四周的人一阵诧异，因为这里已经好久没人笑过了。两人击掌，杨仁坚说，“我先去收拾一下，马上过来！”然后就跑了开去。

走进帐篷，杨仁坚背起那个装着一些衣物和食粮的旅行包，从自己地铺的枕头下摸出那只心爱的指环。紧握在手里，闭上眼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毅然向帐篷外面走去。

掀开绿色的帐门，他的脚步又立即停下。因为父亲杨勇奇就站在自己面前。杨勇奇的脸色很冷静，只是眼底深处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焦急，目光落在背包上，他的声音也很平静：“你要去哪里？”

杨仁坚皱起了眉头，上前一步，道：“爸，我希望这次你不要拦我。”杨勇奇静静地看着他，苦笑道：“我有经常拦你吗？”杨仁坚一愣，抬头看见父亲头上斑驳的白发，额前遍布的皱纹，这些似乎都是近段时间才出现的吧，而父亲才四十多岁而已，他心里不由得一痛，差点就想说自己不去了。



但是他的信念使他并没有动摇，他上前一步，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父亲，自从母亲去世之后，只有这个最亲的人一直扶持自己坚强地生活。父爱是多么的伟大，他沉默稳重如山，同高山般高峻壮伟，他并不彰显在你眼前，但当你回顾起哪怕每一件小事，都能发现父爱的存在和不可缺少的份量。

杨勇奇的心也软了，他也用力地搂紧了和自己差不多高的儿子，用动作来回应他。“爸！”他这才听到杨仁坚语气里的哽咽，原来自己的儿子在哭啊！他释怀了，既然儿子是去做好事的，他为什么不放手呢？诚然，他只剩下一个儿子与他相依为命了，但那是儿子的理想，如果阻止他的对话，可能会恨自己一辈子吧！

杨勇奇是害怕的，这种害怕从得知杨仁坚被大水冲走后那一刻一直延续到现在，他比谁都要在乎自己儿子的安危，那是他的儿子啊！但是也因为自己深深地爱着儿子，所以他必须放手，这个过程的痛苦，全部表现在内心的激烈斗争，到最后他仰望苍穹，笑叹道：“老婆，我们的孩子已经彻底长大了哩！”

杨仁坚听到这句话，泪水止都止不住，他也很爱父亲，也舍不得父亲，若不是逼不得已，谁愿意离别？谁不想永远开开心心地在一起？他之所以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将离开，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担心，但这似乎瞒不过自己聪明的父亲。“爸，不要告诉其他人好不好，我不希望他们伤心，我，我，一定会尽力做好，一定会回来见你们的。”

有了这句话，杨勇奇的心稍安，他先抹去脸上的水分，然后支起杨仁坚，点点头。杨仁坚看着父亲又哭了，低下头伸手拭泪。“我会支持你的，别哭了，男子



汉大丈夫怎么可以哭呢？你去吧，记得回来就行！”杨勇奇的声音终于颤抖了，他轻轻将杨仁坚送了出去。

杨仁坚走出两步，回过头又看了父亲一眼。他拭一拭泪水，好让自己看清父亲的样子，永远铭记这个样子，如果还有来生，还要一起走。

转过身，坚定又回到了他的身上，慢慢地，迈出有力的脚步……

“车要开了，坐稳喽！不过咱们中国的军车可不简单，我都爱死这辆车家伙了！”宫华治在杨仁坚身边突然说道。来了五辆军车，他们坐在第一台。杨仁坚从呆滞中反应过来，点头笑笑，“中国的军事也算是世界上领先的，当然差不了哪去。”他的话顿时引起了宫华治的兴趣，他说：“老弟你也喜欢军事吗？我可是从小就能把那些战机、坦克、步枪的型号名字都背出来喔！”看来他是个军事爱好者，而且够疯狂的。

杨仁坚正要回答不是，外面传来传令员的声音，他说：“指挥长，有两个人说也要去，是一男一女，让他们过来吗？”杨仁坚和宫华治对望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疑惑，最后杨仁坚点点头，宫华治说：“让他们过来吧！”

很快，两个人登上车厢，见到杨仁坚，眼神有些兴奋和无奈。竟然是游凯德和淳再。两个走过去坐下，道：“小坚，怎么你也在这里啊？”杨仁坚苦笑着摇了摇头，对宫华治说：“指挥长，我看你还是快点出发的好！”

宫华治点点头，立即下令出发，车队向青川进军。



不知过了多久，车厢里好多人都沉沉地睡去了。杨仁坚本来就坐在淳再和游凯德身边，他知道两人都还没睡，压低声音开口：“是父亲让你们来的吧！”此话一出，淳再和游凯德的身体都不由得一阵剧震。

“想不到穿帮了，你怎么知道的？”淳再苦笑着反问道。杨仁坚无奈地摇摇头：“看你们两个一起来就知道了，如果像你们说的那样小游想来随便找个人一起来的话，怎么也不会找上你吧，淳再小姐！”游凯德“呃”了一声，满脸窘态，淳再一把捏上了杨仁坚的大腿，痛得他直倒吸凉气。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选上我呢？”淳再愤愤不平地说完这句话才意识到其中的暧昧，俏脸顿时一红，不过在黑夜中看不清晰。杨仁坚哧笑了一下，用手肘撞了撞游凯德，凑到他耳边低声道：“你小子行啊！才抱过人家一次就把人家抱回家了，厉害！”游凯德的脸顿时比淳再还要红几分。

淳再自然也听到这句话，她留意着游凯德的表情，心里不由得甜甜的，像是灌了蜜。看着这对情侣其实杨仁坚手里有一分羡慕，他又握紧了那枚戒子，和手指上套着的那枚紧紧相连着。

“不过小坚，你这么逃出来又不告诉大家好像很不好吧！”游凯德为了避免尴尬，立即支开话题。杨仁坚与他对视一眼，从车窗里往外看。是寂静的黑夜，繁星在空中闪烁，不断有零丁的杂树从旁倏过，车轮碾过岩石有种“窸窣”的声音。

他叹了口气，道：“我只是不希望他们太伤心而已，因为这辆车也载不下这么多人，肯定要离别的，而且不知道能不能再见面了。”他的语气比起以往多了一分



看破红尘的感觉，淳再也向他看来。

“这次青川之行绝不会平坦，我听宫指挥长说，这里山体滑坡比较多，而地震把石头都震松了，很不安全，希望不要发生什么事才好，抗震救灾是务必进行到最后的。”杨仁坚的话解释了两人心中的疑惑，不过幸好两人在北川都没有什么牵挂，所以也还算放心。

“是了，小坚。小蒙和小博还有小簪都加入了你们第一小队，你父亲说小蒙好有领导才华，让他来顶你的位置应该可以呢！”过了一会儿，淳再突然说道。

“是吗？那是好事啊！蒙虔骏这样的人才，要是埋没了怪可惜的。”杨仁坚笑笑，真心祝愿那些兄弟们活得快快乐乐。

“好了，安静些，不过，宫指挥长的鼾声还真大啊！”

“我也是这么认为。”……

中国救援队

爱的誓言

缓 解 仇 恨

“对不起。”

这是我最平常的道歉，
一言便可能缓解仇恨。

“谢谢！”

这是最简单的致礼。
却是比花言巧语珍贵。

“祝好人一生平安。”

中国人民和所有外国救援队员的共同语言。

清淡的早晨，天空泛着鱼肚白。呼吸间夹杂着露水和蹴起的轻尘。这是车队出发的第二天早晨，听说前面的一段路被乱石阻断，宫华治立即带头前去开路，却没有喊上杨仁坚他们，以至于他们醒来时，揉揉惺忪的双眼，发现四周没了人都吓了一跳。

不过他们想赶去帮忙的时候，那段路已经打通了。不同于平坦的公路，他们行驶在山上的路上，一边是倾斜的山坡，因为泥石流的关系都露出了红色的泥土，另



行的几棵杂树还呆呆地伫立在上面。另一边则是万丈幽壑，云雾缭绕在上面，居高临下的有种惊心动魄的感觉，只要稍一失足，那将会是万劫不复。

路面凹凸不平，像是车里人们的心情，忐忑不安。值得欣慰的是军车的性能很强，轮胎不会打滑也难以冲破，一路过来有惊而无险。早餐和午餐都是坐在车里吃干粮，有些同志吃不下，还在为刚才开路时挖掘开泥石发现了一台完全被掩盖的客车而胃液翻腾。

这条以前开往旅游胜地的道路，现在转为了开往天堂。不知道有多少亡魂葬送于此。

车子停了下来，终于到了第一个军用临时补给站，军人们立即忙了起来。杨仁坚，淳再和游凯德跳下车，不忘深呼吸一口空气，舒缓一下心情。淳再说她记得这里，小时候她父母开车带她来旅游过，她还在路边买了条热喷喷的玉米棒子吃，只是不知道那位卖玉米棒的老婆婆现在怎么样了。

总有回忆，让人心痛。因为今非昔比。

总有过去，让人缅怀。因为物是人非。

那朵带露摇曳的花骨朵儿，在风雨之后，已绽放成滴血的玫瑰。

世界上本来就没有错与对。

要不，是谁在那地底下安谧地沉睡？

那个活着，却无比痛苦的，又是谁？

杨仁坚的目光被停在另一边的几辆军车所吸引。不是因为那些车子有什么奇异之处，而是这些车身上都插着一支小型的日本国旗。白色的长方形底面，红色的圆形中心团。这面旗曾让上千百万的中国人仇视着，它曾



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残暴和杀戮的记号。

但那毕竟是曾经，上一代人犯下的过错不应该波及我们这一代人的友好往来，其实，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热爱和平的，其实，在地震之前，胡主席还正在日本做访问哩。从破冰之旅、融冰之旅再到暖春之旅，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中日关系也已逐渐改善，向美好的合作未来迈进。

其实，大家都是人！

人是情感动物，在面对着这么可怕的灾难的时候，人性会让他们都伸出援手，他们也会悲痛，也会伤心，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

应该这么说，当时造成民族之间的仇恨，必须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中国和日本自古以来就是邻国，互相学习，互相促进，若不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犯下滔天罪行，很可能中日关系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实，从秦始皇特派方士徐福率众乘船去海岛采长生不老草药始，中日两国人民的关系太密切了且源远流长……

日本救援队是最早到达灾区抗震救灾的国外救援队，他们诚挚地向我们伸出援手，带来祝福和希望。尽管他们深感抱歉未能救出一条活的生命，但是他们也觉得内心愧疚。他们向发掘出来的那对母子敬礼默哀，他们低下头，黄色皮肤黑色眼睛也同样伤痛，他们感慨地哭诉：“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悲惨的抢救现场。”他们的热泪也为中国朋友而流……

杨仁坚有些感慨地叹了口气，道：“日本人也并不是全都冷酷无情的，他们也会来救人呢。”游凯德也觉



得很感动，一支外国的救援队也如此尽力地帮助抗震救灾，他觉得很诧异，点点头笑道，“看来我们要改改对日本人的看法了！”淳再白了他一眼，“可不是吗？自小我们被灌输日本人就是日本鬼子的概念，都快把日本人和恶魔联系在一起，变得万恶不赦了。还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由中国与日本打起来，一派胡言嘛！”

“小再，你这么看好日本，难道你想找个日本老公啊？”杨仁坚调侃道。淳再顿时爆发，推了他一把，瞪着他道：“你去死，谁愿意找日本老公了，还是中国男孩们比较帅！”说完竟然偷瞄了一眼游凯德，看着杨仁坚不诳的邪笑，游凯德脸部有些发热。

“让开，让开，有辆载孩子的车要通过，指挥长下令让路！”附近有个军士突然大喊着跑了过来。杨仁坚三人对望一眼，立刻到一边去了，前面本来排列好准备出发的军车也都靠边停下，让出一条大路来。

两辆中小型巴士缓缓驶了过来，听说是附近一所幸运没有倒塌的幼儿园进行迁移。当车辆驶经杨仁坚三人身旁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些可爱的脸蛋贴在玻璃上，瞪着纯澈的大眼睛，好奇地看着忙碌的哥哥姐姐们。有的是睡着觉了，头靠在窗户上，遇上了车子颠簸，也只是抿抿小嘴，继续睡。

两辆巴士安全通过，淳再喃喃道：“这些孩子还真可爱啊！”游凯德连连点头，道：“是啊！是啊！做孩子真好！什么烦恼也没有。”杨仁坚看着这两个家伙一唱一和，笑道：“你们要不要也来个！”

两道凶光毕现，连随着四个字电射而来，“你找死啊！”



“报告，刚收到消息，因为有轻微的余震，温总理将前往最近的补给站，正好是我们这个补给站！指挥长，我们是否迟些再出发！”重新登上车厢的众人正准备继续出发突然收到报告。

“什么，这是真的吗？”宫华治兴奋得站了起来，不小心撞到顶板，“哎哟”一声连忙坐下回座位。能够与总理见面，这时足以让人兴奋的事情。不过宫华治很快冷静了下来，他望向同样镇定的杨仁坚，从对方眼中明白了意思。他说：“不等了，立即出发。”

其他人听了都是一愣，那个传令员更是开口道：“指挥长，你确定？那可是与总理见面的机会啊，你不是在军营的时候就希望有这么一天吗？”这个传令官是宫华治的心腹，在军队里一起过来的，深知宫华治的为人。

“确定了，立即出发，不得故意延误！谁若拉后腿，军法处置。”宫华治的声音变得严肃，传令官敬了个礼道：“是！”立即下去通知车队出发。宫华治环视不解的众人，苦笑道：“确实，我年轻时有一个梦想就是立下一件大军功，可以与总理见面，可是现在不是时候。”他的语气变得坚定，“现在我们是干什么的？救人的，时间就是生命，一分一秒都不可以耽搁，我怎么可以为了这点私心而牺牲大众利益，所以我们有我们的任务，就算是总理，除非是命令，也不可以阻止我们执行救援！”

一番话说得每个人都冷汗直冒，是啊，他说得对，我们是来救人的，而不是见总理的，刚才真是失态啊！沉寂中杨仁坚带头鼓起掌来，顿时引发一车子掌声。士兵们敬礼道：“是，我们明白了！”然后低头为自己之前



的行为忏悔。

游凯德拍拍宫华治的肩，道：“你一定会实现你的梦想的！”宫华治微笑着点点头，国字脸正色道：“出发！”

出发！



还能再救一个

军人是不是不可以违背命令的？

是的。

特殊情况也不可以？

是的。

可是我还能救的！

是的，我知道。

那为什么？

因为你去你会有危险。

可是我不怕！

这是命令。

.....

车队顺着蜿蜒的山路继续出发，因为刚才发生了一个轻微的余震，所以山坡上不断不断有些散碎的石头滑飞下来，撞到车上发出阵阵“噼啪”声，让人倍感烦躁。

厚重的车轮开过碎石时常把它们碾成粉末，留下一道道车痕在路面上。断裂的地方已经抢修好了大半，所以行车只是有些摇晃而已。宫华治正拿着计划表琢磨着上头的命令，杨仁坚装作闭目养神却暗自关注着四周，淳再和游凯德正聊得起劲，几乎无话不谈。

这时前方的司机一个急刹，所有人同时因为惯性向前倾去，一个不小心就整排人压成了人堆。淳再和游凯德正好又压在一起，再一次亲密接触。爬起来的时候两



人都羞红了脸。

“靠！妈的，什么事！”宫华治猛地坐起来喝道。司机指着前面的路惊恐地道：“看，快看！”

众人像机械般都向前方望去，只见十多米外两辆巴士一辆被滑坡淹没了一半，另一辆则侧翻在路面上，焦急的老师正拼命组织着孩子们往外爬，叫声、哭声传来十分刺耳。

“糟了，是刚才那些孩子！”淳再惊呼一声，杨仁坚凝神看了一下，道：“一定是刚才的余震，快，去救人！”说着拉起游凯德和淳再率先冲下车去。

“他妈的什么贼老天，连孩子都不放过！”宫华治咒骂一声，“还愣着干啥，全部下车救人啊！”他这一喊使那些吃惊的队员们全都反应过来，抄起工具就往前赶去。

路上全是左穿右插的泥石，不但容易扭伤腿，而且锋利的边缘往往可以割破皮肤。而另一边则是可怕的深谷，若不小心跌了下去，一定粉身碎骨。杨仁坚顾不得这么多了，一跃上了山坡，山坡的泥石很滑，但比较平坦。他快步向孩子们那边接近。

一去到不用言语，老师们已经心领神会，抱起两个小孩丢给他，他一把接过，差点站不稳，连忙一脚插入泥土中，定住身体，把两个孩子转身递给跟来的游凯德，游凯德接过孩子，跑出两步，传给后面的救援队员。

淳再跑到车子旁，从车门口翻进去，抱起两个受伤的孩子先递出来，又赶快把其他吓得不知所措的孩子往门口抱。她终于到了最后一排座位，发现有个孩子竟然晕了过去，她一把将他抱起来，也顾不得这么多，拥在



怀里就往外跑。车子反侧的时候冲力很大，把玻璃和椅子都扭曲了，玻璃碎片遍地皆是，一些铁制的椅柄更是穿插在过道上，锋利无比。

淳再虽然小心，但也在大腿上留下了一道伤痕，但她没有喊，只顾抱着孩子往车外冲去，递交孩子后，她也只是随便捂住伤口用裤子擦擦血，又立即往掩掉一半的巴士跑去。白色的裤腿染红了一大片，血迹在扩散。

被掩盖的中巴铁门已经被救援官兵用工具拆开，里面还有三十多个孩子，两个老师和一个司机。头部受到重击的司机已经被抬下车进行急救，老师们也赶忙组织没受伤的学生们往外走。但是，因为被掩盖的那一边泥石的冲击过来，车厢内已经变了形，玻璃也被冲碎，一些泥石滑下来压住了部分孩子。

快速疏散了十多个没受伤的孩子后，救援官兵和淳再立即着手拯救那些被压着的孩子。过道十分狭窄，再加上扭曲变形的车厢，可用的空间实在小的可怜。幸好孩子们都压得不深，也没有伤亡，只是无法移动，有的孩子害怕到只管张口大哭。

淳再弯下腰用手抛开那些软泥和碎石，背部早已压得酸痛，她轻轻地抱那个小女孩抱出来。小女孩低声啜泣着，把头依偎进她的怀里，两条小辫子在后面束成团，煞是可爱。淳再又怎么忍心让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受到伤害呢？她边安慰着：“乖，姐姐在，没事的，别哭喔！”一边连忙往车外跑去。

游凯德和杨仁坚一人抱着两个孩子也不断往军车方向赶，毕竟这个位置不够安全，疏散到空地是最好的方法。当淳再把小女孩抱过来时，已经气喘吁吁，脚上的伤也让她倍觉痛苦不堪……眨眼间，杨仁坚和游凯德又



跑了一个来回。

是什么，让上天非要这么残忍地对待他们？

是什么？！

异变突生。杨仁坚脚下一不稳，差点向前扑倒在地，他连忙转过身把孩子向上，自己的背部落地，摔了个正着。路上跑着的官兵几乎全数扑倒，指挥救援的宫华治瞳孔猛一收缩，稳住身子吼道：“是余震，全部给我回撤！”

这次余震显然比刚才那次强烈很多，大山上的石块在一阵晃动后轰然碎裂，向山中央这些人冲滚下来。众人本来扑倒在地就站都站不起来，孩子的哭声揪紧了众人的心。一个站得太靠边的官兵，脚下一滑，“啊！”的一声，往山谷掉了下去。

他及时地单手用力攀住地面，碎石往身边滑下。“阿诠！”另一个官兵见状连忙扑过去拉住他的手往上扯，大地摇晃得厉害，那个救人的官兵自己都差点站不稳。“阿诠，挺住，我拉你上来！”他快要哭了，全身用力把队友往上拉起了半个身。阿诠脸上出现了感动的表情，这时，他抬头正看见巨大的山石往下滚来，他微微一愣，猛地把拉他的队友推到一边，山石“轰”地一声压在拉他的队友刚才的位置，然后正好撞落在他身上，一同往万丈深渊飞速落去！

“阿诠！”撕心裂肺的喊声，以及风中飞逝的泪光。

宫华治目睹这一切，自己的士兵又一个牺牲了，壮烈也似乎是哭无泪。其实，他的泪却早在眼角隐约闪现，只好忍了又忍。待到杨仁坚和游凯德等人终于连滚带爬把孩子们带到了军车所在的地方，军车已经后退好长一段路了。而眼前山石横行霸道，一路飞滚而下掀起



漫天尘土，四周已变成了一片黄色的朦胧。

可是，还有六七个小孩和三个官兵在车里啊！那辆车这样下去就要被完全掩盖了。

几个官兵放下救回来的孩子，就要往校车那边冲，被宫华治大声喝住：“都给我站住！停止救援！等余震过去再说！”他异常激动，但其他人又怎么能抑制住那种救人的冲动！

一个官兵“嗖”地跪了下来，脸上早已泪水遍布，他说：“指挥长，我求求你，再让我进去救一个，我还能救一个！”所有人的身体都颤抖着，大地已经停止了剧烈的摇晃，是山石飞撞下来引起的震动。

宫华治像老虎一样吼道：“不行！我可不能让你们把命都搭上来，不准去，这是命令！”这么一说，其余几个官兵都流着泪不甘地望向那辆车，他们的队友抱着孩子却被巨石阻碍出不了来。提出救援请求的那个官兵更是伏地抱头痛哭。

他们都是不惧死亡的男子汉啊！此刻泪水却都流下了。有一个身影跑了出去，是杨仁坚。“混蛋，没听到我说什么吗？这是命令！”宫华治快要气疯掉了，跳起来指手划脚。“我不是军人，你的命令对我无效！”杨仁坚抛下这句话，义无反顾地一头冲进危险的落石区中。

淳再和游凯德浑身一颤，互相对视一眼，都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也同时窜了出去，紧跟着杨仁坚背后。“疯了，都疯了！这样你们会死的！妈的！”宫华治挥舞着拳头哭吼道，却无可奈何，只可以为他们祈祷了。几个官兵见到杨仁坚三人冲过去都眼睛一亮，这下如果成功的话，孩子们就有救了。

巨大的山石最小的也有车轮般大小，铺天盖地地翻



涌下来，不断在山坡上改变路线，有时腾空而降，直砸入深谷。“轰”杨仁坚眼前落下一块巨型大石，震得他连忙站在原地不敢稍动，大石在撞击后又向下继续滑去，但巨大的恐惧已经烙在了众人心头。

暗暗捏了一把汗，三人咬牙前进。巨石虽然可怕，但也因为巨大，所以提前避开比较容易，但碎石子像下雨一样抛散下来，无从躲避，坚硬的石子把他们的头身砸得发痛。杨仁坚一手扯住一棵还没倒下的树，游凯德也跳了上来，回过身拉一把淳再，三人在乱石中穿行，天上地上尽是可以取他们性命的石头，不过幸运的是，他们终于穿过了十米左右的落石带，到达了车子那边。

这出生入死的数十米，带来的是生命的震撼。

这时车子已经几乎全部被上方滑下的泥石盖住了，正往山谷的方向推去。“该死！”杨仁坚骂了一声，连忙去帮那三个官兵从车里逃出，三个官兵向他们点点头，各自抱住两个孩子向军车方向跑去，不忘说一句：“里面还有两个孩子！”

这个时候落石已经平息了不少，但风险也还很大，“我一个，你们负责另一个，走！”杨仁坚爬上车里抱出两个恐惧的哭泣的男孩子，他这样做可以增大某一方生存的机率。三人默契地行动着，抱过孩子拥在怀里就往回跑。

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强烈震动和撞击，蓄势已久的泥石流终于爆发了，半山坡“轰”地冲下一大片黄色泥土，巨石夹杂在其中，飞腾在半空向三人盖下。

“轰”三人被瞬间吞噬，杨仁坚最后一瞬的感觉是血一样的红色。



震撼的爱

爱是什么？

我不知道。

总之我爱你，好爱你，

爱你爱得不可自拔。

从同生共死出来的爱情，

一定很震撼人心吧，

一定也会长久吧！

四周又回到了那片让人窒息的黑寂，无法移动，狭窄的空间让人感到压迫。怀中传来一阵阵冰冷让人难受，于是泪水落下，流到脸上，变成了红色。

前方不远处在喊声传来，杨仁坚试着用力睁开眼睛，但是双眼就像被粘稠的胶水粘着一样，很艰难地，才撑开一条缝，却还只是见到一片血红。意识渐渐回归，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回光返照？到这个时候，居然还有心情自我嘲笑。

“小坚，你没事吧！”“小杨，你说下话。我们在你隔壁！被困着了！”“小坚……”是游凯德和淳再的叫声，传进耳中，经过神经中枢，进行着分析。想开口把真实情况说出来，最后却变成了：“孩子死了，我没事！”

然后是一阵短暂的沉默，是在为那个死去的孩子默哀。“小坚，不要太责备自己，这也是无法控制的！”游凯德沉重的声音响起。“我知道。”杨仁坚的声音颤抖着



虚弱，“你们怎么样？”他还是很关心同伴。

“我没事，但是游凯德这个笨蛋，他为了保护我被压着腿了，孩子也没事，哎，宝贝你别哭啊！”是淳再的声音，带着哽咽，夹杂着孩子稚嫩的哭声。“呵，其实我也没什么事，腿也没啥太多感觉，不怕的，不怕。”游凯德连忙解释道。

杨仁坚发现自己的心情此刻异常轻松，可能是终于可以抛下一切包袱了吧！这时孩子的哭声变大了，不断喃喃道：“呜，我要爸爸，我要妈妈，呜~”哭声纵使让人揪心。

淳再此刻几乎是和游凯德贴在了一起，由于空间太小，中间还夹着一个小孩，他们只好保持住这个姿势。淳再此刻轻抚着孩子的头，露出了母性的温柔：“孩子乖，别哭了，妈妈在这！”还真神奇的是，孩子哭声低了少许。

“对啊，孩子别哭，爸爸也在这里呢！”游凯德强撑着虚弱说道。孩子在黑暗中抱住他们，让人心痛地道：“爸爸，妈妈，你们不要离开我。”带着恳求和强调，触动人心的话。

“不会的，爸爸妈妈一直都会和你在一起的！”淳再流着泪拉起游凯德的手，道：“是吧，爸爸？”游凯德浑身一震，泪也滑了下来，“当然啊，爸爸永远爱着你和妈妈，永远永远。”

“那就好了！”孩子好像很欣慰地沉默了，原来是睡了过去，安谧恬静地睡得好熟。“爸爸”淳再握紧了游凯德的手，“妈妈！”游凯德用力回应着。

“爸爸，这可是你说的喔，永远别想离开我！”淳再变得像个孩子。“当然，只要你不离开我就好了！”游凯



德笑说。“不会呀！爸爸！”淳再把脸伸过去，在游凯德嘴唇上吻了下去。良久，两人的呼吸有些急促了才松开，淳再的眼中充满了爱意，她说：“因为妈妈我已经爱上爸爸你了！”

被忽略了的杨仁坚这时终于发话：“你们真是恩爱啊！”带着些许感叹与调侃，无奈与感伤。“哇！谁的手？”游凯德突然低呼道。“是我的！”杨仁坚声音很虚弱，“我挖到你们那边去了。”说着手继续伸过去，抓住游凯德的另一只手。

“小游，如果我死了，请你让大家都不要把我的事迹说出去，好不好？”杨仁坚突然问道。游凯德急了，抓紧了杨仁坚的手道：“小坚，你为什么这样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杨仁坚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我没事，只是有些内疚，我连这个孩子都保护不到，你先答应我吧！我其实不太喜欢出名。”杨仁坚的话让游凯德稍安，他说：“其实你不用太内疚，小坚，这，这也是无办法的，大家都明白的……”

“行了，你别婆婆妈妈了，先答应我！”杨仁坚打断他的话。过了一会儿，游凯德说：“好吧，不过你也别把我说出去，我也不太喜欢出名。我只想，只想和小再在一起就好了。”说到后面有些羞涩，杨仁坚甚至想象到淳再在捂嘴偷乐的样子。

“你放心，我肯定不会。”杨仁坚平静地回答。然后手收了回去。又过了一会儿，似乎是想通了什么吧，他把手伸到小洞处，道：“淳再，把手递给我！”淳再虽然疑惑，但还是“哦”了一声把手伸了过去。

有两件冰凉的物件进入掌心，“先不要告诉小游这



是什么，等你们出去了自然就会明白，对了，淳再，你出去后一定要和小游结婚，一定要好好爱他知不知，他虽然没读什么书，但是个老实人。”杨仁坚说着也紧握了一下淳再的手，才不舍地收回。

“小坚，你怎么可以……”“我会的，我初吻都给他了，不嫁给他嫁给谁啊！”淳再笑着说。

“小游！”杨仁坚转移了谈话对象，“你也要好好对待淳再，她是个好女孩，虽然有点，有点儿粗暴，呵，不过真的是个好女孩，你们一定会幸福，请把我和小梅的爱延续下去。”

“啊！啊！是。”游凯德脸越来越红，甚至连这句话有些怪异都听不出来了。

杨仁坚微笑着，虚弱地道：“这样，我就放心了。”

……

如果不是爱，那个老婆不会在天花板塌下来的前一刻扑到老公身上。

如果不是爱，那对正在拍婚纱照的新郎新娘不会在地震的一刻拥抱在一起。

如果不是爱，那个男孩不会在那一刻发短信给千里之外的女友，说：“亲爱的，我好爱你，我们结婚吧。”

如果不是爱，那个志愿者不会留下遗嘱说道：“如果我三天后还没有消息，请你转告这个号码的主人，我很爱她。”

如果不是爱，怎么会有这么多感人肺腑，这么多催人泪下的故事。危难中的朋友们，请诚挚地牵起你最爱的人的手，不为什么，只因为我们爱。

我们爱着。彼此。

从今天开始，学会对爱珍惜。

终章：沉默的死者

那些人们一直很安静

和故事的开端一样吧，
都是那么地宁静安谧。
一切都遵循着命运在变化着，
或许受到某些人和物的影响，
会改变命运的轨道。
但还是很安静啊！
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真的像吗？

“现在进行截肢，你能忍住吗？”医生问道。

“没问题。”游凯德看着淳再，露出淡淡的微笑，两人的手一直没有松开。孩子被送回去了，费了一整夜的工夫，宫华治的救援队终于把他们救了出来。

可是有一个永远地沉睡了。

杨仁坚被挖出的时候，可以见到他额头上触目惊心的伤口，鲜血从脸上流到身上，已经凝固。死去的孩子还趴在他怀里。宫华治一拳击在地上，流泪道：“你这



个笨蛋！”

是的，从昨天晚上，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就像是睡过去了一样。

淳再打开掌心，那双情侣指环静静地躺在那里，在阳光下闪着精芒。她明白了，他的意思。游凯德回想着昨天杨仁坚说的话，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请把我和小梅的爱延续下去。

你们一定会幸福的。

“你会不会因为我截了肢而不要我？”游凯德轻轻地问。

“不会。不论你变成怎么样我也只爱你一个。”淳再坚定地回答。

其实并不是很震撼。

其实一直，很安静。

“把他送到小梅那里葬了吧！”杨勇奇背对着众人以及那具躺着的冰冷身体说。

蒲斌和陈滔点点头，把担架抬起，离开。

每一天都会有夕阳，夕阳烧尽了，就变成了守候大家的星星。

王强面对着一棵小草，喃喃自语：“你还是那么顽强啊！”

奉彬打开帐篷走了进去，脸上挂着淡淡的忧伤，却成熟了很多，他对蒙虔骏说：“骏哥，今晚教我怎么在手下面前建立威信吧！”蒙虔骏点点头，语气已经少了几分冷淡，“过来坐吧！”转身对这坐在一旁的陆强说，“我重新再说一遍。”

如果你爱我，为什么不开口呢？

“人死了会变成星星，守候着活着的人。”古立簪在



废墟上仰望夜空，说道。

何品博看着她的背影，叹了口气转身离去。

生活不是直线，
而是弯弯曲曲的交错线段。
不会对称，
但可以折叠。
折叠成祝福的千纸鹤，
飞进你早已彷徨的心。

后来的事，抗震救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后来的事，北川新城，定址安昌。

后来的事，如果你在旧北川地震博物馆参观时，请
放轻你的脚步，降低你的声音。如果你发现某个无名花
冢，可以的话，就在上面挂个花圈，祈祷那些已逝的英
雄安息吧。

圆月元年 圆月完稿

圆月元年 苑月修订

于广东佛山源田

后摇摇记

地震发生的那天，似乎身边的人都变得沉默寡言。媒体也全是灾区的最新消息，那些感人至深的新闻内容和图片，会令人把持不住闭上双眼，揉弄发酸的鼻子。手机和随身听下载满了低沉的歌曲，哀调似乎穿过无数支离破碎的梦境，压抑在我的心里。

那些日子，似乎所有哀伤与勇气，所有冷酷与温暖，所有泪水与希望，所有彷徨与震撼都不约而同地奔赴一个方向，奔赴那突如其来灾难的现场。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总觉得需要做点什么。除了把父亲给的现金塞进捐款箱，除了时刻关注灾区动态并于数个夜晚托明月寄去我无声的祝福，也许还需要做点什么的。不符合志愿者的要求，也不具备足够的工作能力，想来想去，我力所能及的只有用我的笔，写一些发自内心的文字，记录一些值得铭记的事。如此而已。

时光流转，匆匆地已是一年。灾区在重创中重建，同胞们有了新的家园。也促使我完成了这本《震撼》，完稿之际，心里仿佛放下了一团说不清的惆怅。我没想过用它来填补满地纵横的裂缝，甚至觉得自己这等未曾经历过地震灾难的人，然而，通过文字亦可以记录下那难以忘怀历史的一刻。

我还有一个很纯粹的想法，若然它能出版，愿将稿



费捐献给灾区。但似乎没人留意，它于是静静地躺在我书柜里，只是一份被遗忘的手稿罢了。连我也打消了那天真的念头，潜心回到学习生活之中。

感觉生活像那个让人搔首踟蹰的女子，躲起来和我开了个玩笑，我没想到《震撼》真的有出版这天，我只是在和中山大学一位教授谈话时提到我写过的作品，然后一切都很戏剧化地发展延续，演变出新的结果。

我欣喜的是我的梦想成真，我感激的是陈颂声、沙舟两位前辈赏识和鼓励以及父母一直以来的支持。父亲常说：“要有一颗感恩戴德的心，当你有能力的时候，回报家庭，回报社会。”我似乎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尽我之力回报了一份赤诚。

《震撼》是一出播放在我脑海里的电影。我怀念其中那些执著而可爱的主角，曾在许多个不倦的夜晚，我对他们的经历都不禁流泪，却仅只能用稚嫩的笔触，刻画一幅幅连绵的悲壮。

“你们一定会幸福，请把我和小梅的爱延续下去。”杨仁坚用尽最后一口气呢喃。如同无比铿锵的曲章，按下最后的琴键时，飘旋而出的，颤动的尾音。

李泓业

二〇〇九年九月五日